

楔子

传说中，凡带有“青焰”二字的任何行业或东西，甚至于地方，均属于“青焰门”所有。事实上，青色如盘龙般的金色火焰正四处狂烧，不断的扩张，不断的散发著热度，似乎想染红整个世界，直到整个地球都归它所有！

“青焰门”这个以青焰为标志，视青焰为最高精神象征的组织，它所拥有的力量、金钱，甚至于权力，绝对可形容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无人可替代。

那么“青焰门”究竟视什么组织或帮派呢？有人口沫横飞的发誓道：“这个世界上的黑道份子其实早已被“青焰门”统合、并加以企业化、国际化的管理了。“青焰门”的力量，庞大的资产，及优秀难得的人才，适足以将“青焰门”带上顶尖的统领地位，若以“青焰帝国”拟之，实在再恰当不过了。

有人更信誓旦旦、以生命为赌注的指出，随便一名青焰分子便坐拥十几个国家黑道的生杀大权，每年光是收进的黑道献金就有上百亿美元之谱。换言之，“青焰门”根本不需有自己的手下，他们所拥有的皆是才智高人几等、容貌胜人几分、身手俐落且终日不见人影的高级幕僚。

据说，“青焰门”所拥有的不仅止各国帮派精神上的效忠及金钱上的贡献，它本身所蕴藏的财富更是不计其数。如果传言不假，那么南太平洋上那个外人始终无法进入、集闪亮与神秘于一身、人称“黑岛”的小岛屿上，所盛产的钻石及最近才产出的石油，再加上领导者黑氏一族的成员个个精于理财及投资，光是黑氏所投资在各地的不动产、运输业、休闲开发、餐饮……等等所获得的利润，便足够让“青焰门”跻身为世界首富了，它又何需靠各个帮派的年度献金来壮大自己呢？原因是，每个帮派的头头都急于巴结这个亦正亦邪的神秘帮派，也都乐于听他们调度。

总而言之，“青焰门”所代表的绝对性权威及富贵是不容人忽视的；拥有“青焰门”，便等于拥有全世界，也是人人皆有之的共识。

如果以一个王朝为喻，“青焰门”的主导者黑氏兄弟无疑是势均力敌的皇帝，而权力仅次他们，人称“风、火、雷、雨”的阙家兄弟及“影子双煞”的石家兄弟，便可喻为辅佐皇帝的左、右丞相。他们不仅是“青焰门”重要的主事及管理者，也是世代生长于“青焰门”的忠臣。

其实要区分“青焰门”高级幕僚的身分并不是件困难的事，因为此门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在上位者都必须佩戴一只如戒指般大小，由火焰造型圈成的金耳环，并以颜色来区分其地位的高低。如“青焰门”的主导者黑氏三兄弟所佩戴的便是人称“青焰带金”的青色金环；阙家兄弟则是“紫焰带金”的紫色金环；石家兄弟则佩戴“红焰带金”的红色金环。

至于他们为什么只戴一只呢？据说，另一只耳环是给其伴侣佩戴的，所以当他们将耳环送给某人时，便表示他们已选择了共度一生的另一半了。

姑且不论传言是真是假，人们对于自身所无法探知或掌握的事情总是特别的感兴趣，更别说是“青焰门”这种集权势于一身，及聚合黑、白两道高手云集的组织了。尤其是位居“青焰门”最高地位的三个神秘、未婚、黑道大哥们尊称为“炎皇”、“炙帝”、“焰王”的青年首领们，更是各国政要、商界大亨、黑道头头所注意的焦点。只要他们愿意，他们甚至可以各自

拥有一座由世界各国佳丽们所组成的后宫。

问题是，从来没有哪个人有幸目睹他们的庐山真面目，更不用说是巴结他们了。纵然各家高手使出浑身解数，想教这三个舞动风云、撼动山河、超重量级的大哥大现身，无奈“青焰门”的守备能力及科技之精进至今仍无人能及，所以除非黑家三兄弟愿意，否则绝没有人能窥得他们任何人一面。

近期有个甚嚣尘上的传闻，那就是“青焰门”的大首领——人称“炎皇”的黑炎，将从所隐身的“黑岛”重出江湖。按理说，位居组织里的重要领导者，四处看察自家的机构应属正常，这次又为何会让各界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蠢动呢？唉！实乃年届三十的黑炎老兄，必须依照“青焰门”从创始至今，嗜武侠小说为精神食粮的祖宗们，闲来无事所定下的刻板规矩

召开为期三个月的“红妆宴”，以选娶他心目中的新娘。

这个消息一经传出，在各地所引起的震撼与轰动，已非核子试爆所能比拟的了。

为了攀权附贵，各国的名媛无不想尽办法，甚至不择手段偷抢拐骗，想要弄到一张经由“青焰门”的长老们花了数十年，甚至有可能是“炎皇”一出生便有的观察名单而发出的“红妆帖”。换言之，握有“红妆帖”的女子方有飞上枝头当凤凰的机会。

由于蠢蠢欲动的人实在太多了，令人对“炎皇”这个炙手可热的单身汉，生起了“此君只应青焰有，人间难得几人存”的感慨！

总而言之，由清一色华人组成的“青焰门”，近百年来所传出的传说不下万则，然而传说永远分不清是非虚实，其内容的真实可见几分已没人知晓，而且也无心探讨了。

于是乎，从那好遥远、好遥远的东方慢慢、慢慢的飘出了……

青焰帝王，四海之尊；
风火雷雨，莫测高深；
影子双煞，鬼见莫愁；
人畏青焰，将邪兵狠！

第一章

“雨”告诉自己，绝不会那么倒楣的，真的不可能那么倒楣的！

可是——该死的！他真的是衰到极点了！

“喂，”趁著会议室里的长老和其他人员相互嘘寒问暖的温情时刻，“雨”不著痕迹的踢了踢坐在左右两旁的“风”、“火”、“雷”，并刻意压低清脆的嗓音，含糊不清的嘟囔著：“我今年一定是犯太岁了！”他悄悄的把手上直径约十公分的金球打开，偷偷地从里面拿出一片由黄金制成、如青色火焰般的薄片，上面明显的镌刻著让人无法销认的黑色草体——“炎”字。

“你中奖了！”“风”喷笑著，兴味十足的盯著“雨”手中那片代表最荣誉的“青色火焰”，对于他的不悦和杀人的眸光一概视若无睹。

“这并不好笑！”“雨”生气的瞪著他那自命风流的脸孔，一双覆盖于蝴蝶状软皮面具下的美眸，隐隐的透出杀气。

“抽中签王的人是你自己，又不是我们代抽的。”一向正经八百、就事论事的“雷”，淡淡的阖起手中的卷宗，盯著“青色火焰”，剑眉微皱。

“该死的！你们难道不知道这件事的严重性……唔……唔……”“火”一手捂住他喋喋不休的小嘴。因为“雨”不知不觉提高的激昂话声，已经引起了圆桌上其他人的关切了；尤其是一向对他们有好感的“忠”、“孝”两位长老，更是不时地投以关爱的眼神。

“白痴，你能不能冷静点！”人如其名的“火”，很克制又不能太大声的握著拳头，巴不得一手掐死他了事。

“雨”呆住了！没想到他的三位兄长非但不肯帮他，还对他漠不关心的耻笑，外带狮吼般的咆哮。

“呜……爸妈若还在世的话，你们一定不会对我这么冷淡的……”他好生伤心的趴在圆桌上自艾自怜，让人见了于心不忍，顿生怜悯；只可惜这些人不包括他的三个手足。他这些足智多谋、精明干练的哥哥们根本不是人！他们对这种柔情攻势的应对方法，绝对可以媲美冷血无情的魔鬼。因为他们通常是视若无睹、不理不睬，管他哭得是死去还是活来。

“苦肉计不是每次都能见效的。”“风”咧大了嘴，露出大大的、迷死人的笑容，不为所动的揶揄著，“不过……这次就算有用好了！”他宠爱的眨著眼睛。

“尚风哥！”在听到“风”的话后，“雨”伪装的哀凄马上转变为雀跃。“你的意思是要跟我换？”直到“风”把他手中那个倒楣的源头拿走后，他才慢慢的有了楣运已经远扬的真实感，当下决定要一辈子为他大哥做牛做马，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笨！你难道真以为我们都不关心你了吗？”“火”也因“雨”那突现的快乐和难得的惊慌而淡淡的笑著，脸上丑陋、耸动的疤痕因为难得的笑容而柔和了不少。

“雨”感激得差点没涕泪纵下，要不是会议室里实在太多人了，他真想大方的赐给他们每人一个响亮、啧啧有声的“勺”，以示内心满怀的感激。

“奇怪！这些老狐狸为什么要雨参加这次红妆宴的评审选拔呢？”“雷”低沉有力的声音道出了其他两名兄弟的疑惑。

正确的说，“青焰门”“炎后”的选拔根本不该轮到他们这些属下插手，因为他们有更重要的任务及企业待管，没有时间浪费在这种无聊的事情上。更何况这只是“青焰门”领导者黑氏一族的家务事，实在也扯不上他们。

“一定是因为雨的身分太特别了，而且鲜少曝光所致。”当初过分的保护这个阙家的老么是不是错了？老大阙尚风自从上个月“长老团”坚决要求“雨”加入今天这个抽签会议以来，一直不断的自问。

“谁教爸妈生前一再要求我们要保护雨的安危，不得让他出任何的差错，才会造成今日的局面。”实在是他们太过于纵容他了。阙尚火恼怒的瞪著室内唯一戴面具、身著藏青色中山装，特意装扮成男子的小妹。

“青焰门”赫赫有名的“雨”，实则为阙家兄弟保护、疼之如命的么妹阙舞雨，这事要传了出去，恐怕会引起轩然大波吧！

这些年来，他们为了保护小妹的安全，并让他保有单纯的少女生活，不惜欺上瞒下，费尽了心思不让“雨”出任务，只唯恐那守了多年的秘密会被她这么一玩给玩出问题。然而，事与愿违，这几个兄弟在当初策画用另一个身分掩饰小舞时，忘了把人性的弱点给计算进去，殊不知越是神秘、不愿

抛头露面的人，越让人想一窥究竟。所以，一心护妹的结果，换来的却是因而声名大噪的“雨”。

是喜抑是忧？其中的滋味教人无法尝透。

“老二，小声点。”阙尚雷不动声色的观察著四周，深怕他这个大嗓门的二哥一个不小心就将他们隐藏近十年，没有人知道的秘密给揭露了。

幸好在座的人都紧张兮兮的看著自己手上的金球，根本无心去注意别人。

“对啦！小声点，免得人家发现阙家兄弟的小秘密。”既然大哥要把这个烫手山芋的任务揽到自己身上，那么她又可以高枕无忧的和众兄长们打屁了。

结果阙舞雨此话一出，立刻招致阙家兄弟不同程度却同样气愤的白眼对待，他们的暗示只有一句话，那就是“君子动口，小人动手”。适巧她这三位哥哥的性格正介于君子与小人之间，这正表示他们不仅乐于动嘴口诛一番，更师法蓝波“动手不动口”，把暴力美学发挥到极致。也就是说，她得洁身自爱乖乖地闭上嘴，免遭横祸。

“你最好别高兴得太早，这次的抽签大会组织相当重视，也是直属于太上皇和长老团授权的，谁都不晓得他们会在签里做什么手脚，所以你最好别放心得太早。”阙尚风本来只是想恫喝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妹而已，谁知道就那么巧地一语成谶。“请在座的各位安静一下，”八位召开会议的长老们中，最年长的“忠”站起来拍了下桌面，要室内的青焰精英噤声听他说话。年纪少说有八十好几的“忠”，声音之宏亮与浑厚可也不输给在座的年轻人。“正如众多杂志和小道消息所传闻的，青焰门确实已在两个月前便已发出红妆帖，也经由长老团筛选出几位新娘人选了。”长老心满意足的扫了室内一圈。他很欣慰的发现，大家并没有因为这个足以震动全世界的消息而哗然。在座的二十几个资优分子顶多只是略略的挑高了眉头，或撇撇嘴，以表示他们对这事感兴趣的程度；至于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冷静呢？是他们不关心“炎皇”的婚事吗？这倒也不是，只因身为青焰人，冷静是其必修的科目。

不愧是“青焰门”的高级幕僚分子。“忠”欣慰的笑笑。

“本来第一阶段筛选完后，该由太上皇进行第二阶段评估的，可是退休的太上皇因为众多因素”不可思议的，这些冷静的青焰分子竟然因为老人家这句话而爆出了高高低低的笑声，连带的老人家也因为大家有默契的忆起“太上皇”之所以没空，是因为他忙著教三位爱妾打高尔夫球才抽不出时间，而不由自主地笑了。“所以……咳……所以太上皇在日前下了指示，他要把第二阶段由他负责的评审，和第三阶段炎皇自己评分的部分结合起来……”实在太荒谬了！阙舞雨似有若无、不屑的努了努嘴巴后，优雅的叠起双腿，不甚感兴趣的当老人家在唱歌，她实在不喜欢这种呆板的会议及毫无建设性的话题。本来就是嘛！人家娶老婆干她何事！她又何苦坐在这里无聊得直打呵欠呢？早知道就在台湾多玩几个月，也不用为了抽这颗金球，大老远地跑回“青焰门”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的总部了。

唉！这种乏味、枯燥又要命的冗长会议里，如果有片甜美多汁的红萝卜来咬该有多好。

可惜她现在的身分是青焰门狠角色“风、火、雷、雨”之中最神秘的“雨”，其神秘的程度几乎可以媲美那三个见不得光的领导者。这么举世闻名的要人，如果嘴上无时无刻的含著片红萝卜，实在不怎么像话，也不怎么

好看。

“人怕出名猪怕肥”，此中滋味她早已尝尽。

其实她本来可以避掉“雨”这道神秘枷锁层层的确碍身分，单纯的做个快乐、自由、无负担的上班女郎的。要不是国三那场改变命运的……想起那场她视为世纪大灾难的巧合，阙舞雨不觉手捶、足踹，扼腕十分，外加悲痛不已。而此刻正在“痛定思痛”的人儿，根本没注意到众人投射而至的异样且略带了点幸灾乐祸的眼神，直到坐在她身边的阙家兄弟们开始低声咒骂，并忿然的传向她后，她才发现好像有什么不对劲。“所以说，电脑看板上所显示的，正是太上皇所指示的代理人——也就是『雨』！”大长老“忠”再次望向坐在伟岸的阙家兄弟中，显得有点儿娇小、从不曾让人见过真面目，此刻显然正心不在焉、魂游他乡的阙家老么——“雨”。

“什么？”尚未回复思绪的她犹搞不清状况，只是呆愣的望著前方电脑看板上偌大的“雨”字。“尚火哥，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不祥的预感撞得“雨”头皮发麻。奇怪，那“雨”字好像她耳朵上“紫焰带金”上的字体哦！越看越像……“你刚才在睡觉吗？！”心情恶劣的“火”，一肚子怒气没处发，只好又让这个不识相的小妹连带的承受了。

连一向和颜悦色的“风”脸色也难看极了。他忿忿地把那片火焰般的薄片翻面，果然看到一个细微的感应器，它可以和他们耳朵上显示其身分、地位的“紫焰带金”印信耳环相呼应。这批长老果然贼！他们一定早就想到大家对于这种事都避之唯恐不及，所以才会设计出这种新产品，以防万一。

只怕小舞一拿到金球便已被锁定了。这颗金球就像是未乾的油漆，一旦沾上了，根本想赖也赖不掉。

“什么时候又研发出这种新玩意了？”“雷”拿过“风”手中的金片，兴致勃勃的研究著。他对于这个高科技产品的兴趣，远比妹妹即将面临的困境来得高。

“尚雷哥，你能不能稍后再研究，”“雨”一把抢过火焰片，生气的拿在“风”的眼前挥著，“那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上面有我的名字？”在众目睽睽下，她忿然的比著前方，执意得到她想要的答案，完全顾不得青焰门的第一必修科目——冷静了。

面对她的质询，阙家人里脾气最火爆、也最捺不住性子的“火”首先发难，“谁教你自己手气那么背！”“什么叫背？”若在平常，她面对二哥这种随时像要杀人般的怒气，或许会忌惮三分，但今天是非常时期，哪管得了那么多！“人家娶老婆干我屁事？我根本不该回来的，都是你啦！无缘无故召我回来受罪。”说完，她恨恨、生气的用力踢阙尚雷的胫骨一下。

阙尚火的眼睛当真在听到她的话后危险的眯了起来，“我说过，如果再让我听到你用这种字眼对任何人讲话，我会揍得你一个月下不了床，你最好从现在开始抹生姜。”“该死的！”阙尚雷也被她给踢得冒火了，“如果老二不揍他的话，我会！”都什么时候了，这两个人竟然只想修理她！实在太不可思议了。“雨”气馁的直想放声尖叫。“你们怎么不乾脆杀了我了事！”室内所有的人，包括以八德为代称的八位长老在内，全都兴味盎然的望著已乱成一团，甚至随时可能自相残杀的阙家兄弟们，他们也都清楚的听到“雨”咬牙切齿接近爆炸的怒吼了。

真是出难得上映的好戏！众人无不称叹。

“在劫难逃，为兄的无法帮你了。”阙尚风无能为力的耸肩，表示爱莫能

助。事实上，他也真的没办法了。“青焰门”再厉害、聪明的人，一旦遇到前面那堆老狐狸也只有乖乖举白旗投降的份。

“在劫难逃”她话还没讲完，前面那个始终定定的观察著阙家人的和“蔼长者”忠，又开始他未完的传教了。

“大家都不喜欢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我了解……”“了解？”说不喜欢还真是够含蓄了，她根本是“憎恨”更“厌恶”经手这种事。

“小心点，小妹，你已经快露出女孩子才有的特质了。”“风”冷冷地提醒她。

“特质？！”含著怒气，刻意伪装的沙哑嗓音因她的怒气而更显得逼真。事实上，她已经不想多说不必要的废话了。

“歇斯底里啊！你现在已经像快发作的样子了。”他极低声的警告著。

“如果你再取笑我，我就站起来当众宣布雨是女的。”阙舞雨一定是气昏了头，才会又忘了她这些血性的兄长们根本不吃威胁这一套，这么做只会让自己落入困境而已。

阙家三兄弟同时响起的冷笑声，倒是很明显的提醒了她，她犯了阙家人最痛恨的大忌——威胁了。

“我赞成你们的提议，这丫头不打不行！”别看“风”平时温文、风雅，这人可是不气则已，一气惊人，而且杀伤力绝对比得上超级强烈台风。

看这那三个恨不得立刻执行家法的兄长，阙舞雨此刻才真的开始忧心忡忡，没想到她居然把自己逼入绝境里，落了被人神共愤的地步。

“……所以就是这样了。雨，你了解你的任务了吗？”“忠”叹口气，明知道阙家兄弟的阅墙戏尚未演完，他仍是尽责的把该说得话都说完。

“什么？”她落落寡欢的看著老人家慈爱的眼神，一阵暖流缓缓流过心中。在经历过哥哥们的冷眼对待后，她反而感激老人家那不知所云的关怀。

“对不起，我刚才没从震惊中回复，所以没有仔细的听您说话，您可否……”这小子倒是很坦白嘛！“忠”和“孝”以及其他的长老们交换著眼神，表示他们没有选错人。

“这小子心情不好，我看你私底下在和他说一遍好了。”“孝”体贴的建议著。

“谢谢孝长老。”要她把青春浪费在别人讨老婆上，她宁愿选择陪这些可爱的长老们下棋，聊天来得快意。“我……我可不可以把这种机会让给别人？”她讷讷的试探著。

“忠”讶异的看著“雨”别扭的表情。虽然面具遮去了他大半的脸，但是他那双灵活的眼睛早已经把他的不满及愤怒都写在里面了。

“恐怕不行哟！”对这名不曾露面的男孩，“忠”有分特别的好感。

“能够接近炎皇是人人求之不得的事，你怎么一副上断头台的样子？”瞧他这种沮丧的表情分明就像将被处以极刑的犯人。“孝”好笑的望著“雨”，他的话引起了哄堂大笑，因为百年难得聚在一块的青焰菁英份子都很能体会“雨”又气又惧的感受，大家是宁可替“青焰门”东奔西跑处理事情，对付那些难缠的黑道份子，也不愿被死死的关在总部里一、两个月不能动弹。虽然有美人养眼，可是选妻这类吃力不讨好的家务事，还是少沾惹为妙。

“人人求之不得？！不是大伙避之为恐不及吗？”她反唇相讥。“再说，太上皇要选媳妇，却叫我们这些外姓人代劳，也未免太奇怪了吧！”只要有一丝除去这种烦人任务的可能，她都愿意尽力争取，哪怕她那三个哥哥已经

咳声不断的暗示她 闭嘴！

“就是因为太上皇这个媳妇将来与青焰门息息相关，所以他才会安心的把选拔的棒子交出来啊！”这小子很叛逆，很好，那么“红妆宴”进行阶段最重要的这几个月，“炎皇”该不会太无聊了。

“忠”暗笑著，挥手要其他人先离开，因为他们已显得不耐烦了。

“所以，他老人家是位明君罗！”她含糊不清的把话含在嘴里，只有邻近她的几位阙家兄弟听得到而已。

“小舞，我发誓！如果你再罗唆，我们三个会联合起来揍得你三个月弯不了腰。”“火”直接诉诸恐吓。

“闭嘴！如果你们再恐吓我，我就站起来公布我的真实性别，然后逃离青焰门，躲到天涯海角，让你们永远找不到阙家仅剩的女性，将来百年后也无颜去面对爸妈。”她冷冷地靠在椅背上，跷高了二郎腿，眼露凶光。这回她是真的被激怒了。

“风”、“火”、“雷”听到她的话后皆跳了起来，三个人脸色森冷，一副想掐死那仍坐在椅子上倔强的板著脸、死不肯妥协的小妹的态势。

“呃……风、火、雷，你们如果想勒死你们的小弟的话，请在他完成任务后再执行。”“忠”担心的走近他们。

“对对对，家和万事兴，大家都是兄弟嘛，何苦自相残杀呢！”矮矮圆圆的“仁”也开口了。

“反正他们三个早就看我不顺眼了……”“雨”见会议室里仅剩八位长老和阙家人而已，而八位长老又显然都偏向她，所以……嘿嘿！“……可怜爸妈早逝，他们三个又同仇敌忾……呜……”不知到这种五子哭墓似的音调够不够加强戏剧效果？“大哥，你能相信她居然这么做吗？”“雷”冷冷的瞪著犹期期艾艾地向八位长老诉苦的小妹。

“我相信我会好好的教训她！”对于妹妹过分夸张的控诉，“风”既佩服又有丝恼怒的笑著。

“该死的，我要宰了她！”被八位近百岁的老人一涌而上、团团围住的滋味可真难受，“火”最讨厌这种落于劣势的感觉了。

“听到没？他们三个要打他呢！”一向见不得暴力的“和”，马上不苟同的声援“雨”。

“真不敢相信，三个大男人竟然会想对这么可爱的男孩动粗！”“平”已经被“雨”那双哀凄的眼神给收买了。

“对啊！长老们有所不知，”她拉著“爱”的手，彷彿在寻求慰藉，“我好可怜哦！常常被……”她担心受怕的瞥了三个兄长一眼，用眼神说明了那三人干的好事。

“他们常打你啊！我可怜的雨。”急躁的“信”替他说完，“我们是不是该想法子让他脱离他们的魔掌？”他转身和正义凛然、此刻正紧皱著八字眉的“义”讨论著。

“魔掌？！”阙尚风听得差点没吐血，“等等！等等！长老们请听我们三兄弟申辩。”可惜那些老人的心已经渐渐被“雨”可爱、清纯如天使般的笑容给掳获了，根本没人甩他。

“喂，大律师，请发挥一下你的口才好吗？”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实在太可笑了。

阙尚雷不为所动的看著那一团混乱。想跟这堆老人讲道理，简直比登

天还难，他才不想浪费自己的口水呢！“我香港还有事，先走了。”他竟然真的屁股拍拍就走人了。

“等等！”阙尚火拉住他，“这个月雨应该要和你住的，你不留下来尽你的义务吗？”“你没看到那堆老人吗？”他歪苦头朝阙舞雨的方向点著，“既然她抽中了签王，自然逃不掉了。再说接下来的这几个月，她忙著应付那些候选新娘都来不及了，哪有时间玩什么把戏？”阙尚雷十分放心的笑著。“更何况她的任务是太上皇直接授权的，你想他会不了解她的个性吗？”“尚雷说得有理，凡事只要太上皇出面，便没有转圜的余地了，我甚至怀疑他是故意安排雨入红妆选亲这淌浑水中。”既然这几个月有他老人家管著那丫头，他们就可以安心的去出各自的任务了。

“你为什么这么认为？”阙尚火和阙尚风一起随阙尚雷移向门外，室内就留给那个掰得一塌糊涂、天花乱的妹妹去哄那些“宅心仁厚”的长老了。

“这个组织里只有小舞不曾露过脸，如果她以真面目去接近那些候选新娘，是不是比一般人来得顺利？”走出室外，阙尚风懒洋洋的看著一望无际、充满中国风味建筑的“青焰山庄”。

“你是说老头要逼小舞现出原形？”阙尚火不可思议的吼著。

“小舞又不是妖怪，现出什么原形。”阙尚风温和的责问，“我只是假设而已。更何况最近我常在想，是不是该让她拿掉面具了。”“记得当初我们为什么这么保护她吗？”阙尚雷的语气里含著一丝难得表现出来的疼爱。

“还不是因为想让她保有单纯的少女生活。”没有火气、没有怒气，阙尚火也平和的忆起小舞那多采多姿的成长片段。“不过，想到她有多么讨厌身在青焰门就让人恼火。”“她不是常嚷著要嫁个平凡人吗？”想到这个小火药已经到了嫁人的年纪，三个兄弟的心里就泛起丝丝苦味。“咱们小心翼翼保护了二十几年的小天使已经长大了。”阙尚风无奈的话里有太多的不舍与溺爱。

“她嫁人以后，我们一定会很孤单的。”这句话竟然是来自对凡事皆漠不关心的阙尚雷口中，实在教人匪夷所思。

阙尚风了解的揉揉弟弟的头发，“这一天迟早会到来的，我们要有心理准备。”“没有她搞鬼的日子一定很无聊！”阙尚火搭著兄弟们的肩，悻悻的说著。

三个立于穹苍中英挺、俊逸的男人，竟然为了妹妹那莫须有的婚事长吁短叹，彷彿她出嫁在即。如果阙舞雨看到这感人的一幕，铁定会立誓一辈子不嫁人，陪伴在这三个常把威胁挂在嘴边，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的哥哥们身边吧！

“该死的笨蛋！去死好了！混蛋！王八蛋！浪费我的时间！”爽快的嘶吼完后，阙舞雨朝著远在天边的“炎皇居”深深的吸进一大口气，准备来个最后一击，“你去死好了！该死的炎皇！你结婚选妻干我屁事！听到没？干、我、屁、事！”好像不这么大声的朝著“炎皇居”吼，便无法纾解她心头的郁闷般。而且这么一嚷完，奇迹似的，她积压在心中多日的怨气，就这么一点一滴的吼完了。

嗯，真舒服！

想来自己本就是直肠子的人，更不擅长记恨，这些怒言能窝在她的心中这么多天，并且越演越烈，原因无他，只因她三个哥哥竟然无情的抛下

她，自行出任务去了。这下可好，他们这一去，不耗掉一年半载绝不会回来。

阙家人要聚在一起的机率相当低。什么时候阙家的男人曾在同一个时候碰头过？每次不是大哥出去逍遥，就是二哥到处出任务，再不然就是三哥四处去帮人排解纠纷，仔细推敲起来，上次阙家兄弟都到齐的日子，好像是三年前她二十岁生日那天。

而那次还是因为“太上皇”下了命令，要他们三个好好的、乖乖的陪他们的小弟共度“温馨”的一天，他们才非常心不甘情不愿的施舍一天给她这个可怜的小妹，隔天就各自分飞了。

上次她还有幸跟著尚风哥出使英国，这次他们竟然把她丢在总部，三兄弟各走各的，一点也不在乎她的死活。换作平常时候，她会很高兴的把握这种难得的自由；可是这是非常时期啊！她宁愿被锁在三个哥哥的身边，也不愿待在这浪费时间。她实在很想溜，奈何却斗不过那些老奸巨猾的长老们，此刻的她犹如瓮中鳖，早就被控制得死死的。

思及此，一股怨气不由得又冉冉自体内上升……“该死的！死炎皇！死炎皇”好个石破天惊的一吼。

“炎皇招你惹你了吗？”忿忿不平的声音自分隔“雷霆居”和“客居”的高墙下传来，打断了她恣意畅快的时刻。

躺在离地面约三百公尺的吊床上，正仰望叶隙尽情发泄心中怒气的阙舞雨，被这不平之声给吓得差点跌下床。她十分小心的车转身子，让自己换了个姿势，趴在吊床上往下望进隔壁的“客居”。

结果，她看到一个长得十分俊秀、有著娃娃脸的男子，气愤的仰头瞪著位于“雷霆居”墙边大树上的她。

“娃娃脸，你该不会正好是我咒骂的这个人吧？”她没好气的回敬他的怒视，也知道他这种生嫩的蠢样子，不可能是外传又冷又邪的“炎皇”。更何况他没戴“青焰带金”耳环，更不可能是“炎皇”了。

身为“青焰门”的高级幕僚人员，没有戴印信之环是件相当严重的事情，违者轻则逐出帮，重则是会被除去手掌的。

天使！柯宾以为自己看到天使了。他不敢相信这世上竟然真有这种气质如天使般清纯、脸孔如天使般美丽的女孩，所以他愣住了。即使距离这么遥远，即使天使在揶揄著他，他仍是不能控制的感觉到她那绝丽的脸庞及气质所带给他的震撼。

可是……她叫他什么？！

娃娃脸！这个可恶、长得像天使的女孩竟然提起他的大忌，以及埋藏在他心中永远的痛！

“不准叫我娃娃脸！”他涨红了脸咆哮著。

小舞讶异的呆了会儿，哇！顶有个性的嘛，不过就是和那张娃娃脸不怎么相称。

想想也对，娃娃脸对女孩子来说是一种赞美，但是对一个拥有七尺之躯的大男孩而言，可就是一种讽刺了。

她一向慈悲为怀、不欺负小动物的，虽然这只动物此刻正张牙舞爪巴不得撕了她，她还是很有风度的不打算再揭他疮疤。

“你告诉我你的名字，我就不再叫你X X脸。”她真的得感谢她家那三个自尊心超强的哥哥们，教她学会男人把面子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X X脸！柯宾因为她的措词及突然的转变而不计前嫌的笑了。

又具一个头脑简单的单细胞动物！阙舞雨对他新生的笑容如此批评著。

“我叫柯宾。你呢？你叫什么名字？”原本对她所怀有的敌意，似乎已经被她那不经意的体贴给消弭了。

“小舞，我的朋友都叫我小舞。”她盈盈的笑著，并让吊床顺风剧烈的摇摆，柔亮的长发也随风飘散，“不生气了吗？”天使笑起来的样子特别迷人……“小姐……”柯宾担心的望著她，只因那吊床摆动的弧度越来越大，看得他心惊胆跳，早把自己的自尊抛到九霄云外了。“你……呃……有没有考虑下来了？”“为什么？这吊床很舒服啊！”瞧他紧张得脸都白了，这人的生活一定过得很严谨且毫无乐趣可言。

“可是风这么大，你难道不怕摔下来吗？”要是换作他躺在上面，他一定会口吐白沫当场吓死。

“下去隔著那道墙我就没办法和你讲话了。”她不想告诉他，这床是她从小躺到大的宝贝。待在山庄的时候，若她心情不好又没人倾诉时，她就会跑到这里声嘶力竭的大吼一番。

由于二位哥研多年的欺压，更让她练就了一身不凡的好身手，任凭她横躺、直躺、竖躺，怎么跳、怎么动都不会跌下去，她的平衡感好得不仅可以去马戏团走钢丝，甚至可以从树上直接往下跳而不会受伤。

“这里总该有门吧！我看你还是快点下来好了。”他的心脏已经快承受不了，这个天使似乎很有个性。

“你要不要上来坐坐？上面很凉快的。”本想露一手轻功给底下那人看的，可是看他脸色苍白，而且似乎正在快速的失血中，小舞心想还是算了。

“谢谢，我还是喜欢脚踏实地的感觉。”他踩踩地上的碎石子，敬谢不敏。“你还是快下来吧！”“柯宾，你对陌生人都是这么关心吗？”烂好人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里是很难生存的，她竟然有点替他担心了。

“没有！”他很快地否认，在别人眼中他一向是个一板一眼木讷的忠臣，今天他会这么反常，一定是被她那天使般的笑容给迷失了本性。

“好吧！你不承认就算了。”和他拉拉杂杂扯了一堆，阙舞雨这才想起自己似乎没见过他。“对了！你是青焰人吗？”柯宾闻言，脚一打滑差点跌倒！

这个女孩对事情轻重缓急的判断，好像有点本末倒置……“小姐，如果每个青焰人都和你一样，那么青焰门的前途就堪忧了。”经她这么一提，柯宾才记起了她早先对“炎皇”的不敬。“你为什么要坐在上面骂炎皇？”他不悦的板起脸孔瞪著她，在他的心中，天使是怎么也不比上他服侍多年的主子“炎皇”来得重要。

“哟！翻脸了？”小舞撑著下巴，好玩的瞅著他那十分认真的表情。

“身为青焰人，怎可对地位崇高的炎皇语出不敬！”“敢情他是你的拜把兄弟？”她挑高了柳眉，调侃的笑著。

“小姐，不要再让我听到你骂炎皇，不然后果自理。”他的表情再正经不过了。

她没听错吧？！娃娃脸柯宾真的在威胁她！

他竟然敢威胁最痛恨被人要胁的阙家人！小舞又被激怒了。他该死了！她慢慢的眯起眼睛，决定教训一下不知好歹的柯宾。

上一秒钟柯宾还脸色凝重的随时准备应付她可能的反驳，谁知下一秒钟，她却从树上毅然决然犹如失足般的往下落，且伴随著一声凄厉的哀号消失在柯宾眼前。

她……真的跌……下来了！

手忙脚乱的柯宾真以为她不小心从树上跌落，慌张的沿著高耸的围墙寻找衔接两居的门，可是越紧张却越是找不著。

当他满头大汗的好不容易找到门，急急的冲入“雷霆居”准备救人时，却发现那棵悬有吊床的树上钉了张纸条，上面写著：娃娃脸，你被骗了！哈哈！小舞去也！

天使竟然开这种玩笑，实……实……实在太不道德了！

第二章

就是今天了。唉……真是歹命！

阙舞雨软趴趴的赖在大床上，无限自怜的扯著身上的中山装，一副标准“雨”的装扮。

如果她没猜错的话，待会儿就会有贵客临门。

叩！叩！叩！

真的来了！她再次佩服自己的料事如神。

叩叩！叩！叩叩叩！这次的敲门声显得有些急促。

“来了。”有气无力的应完门后，她才不情愿的下了床，随手抓起面具往脸上套。

“谁？”谁也想不到一只面具就埋藏了她的青春，也夺走了小舞惬意的少女生活。

唉……实在歹命！

“雨，红妆新娘已经来了。”好个兴奋的说话声。

“红妆新娘？”小舞拉开门，闻言差点没咬到舌头，“小梅，这个名词又是你发明的？”满脸雀斑的少女迷惘又崇拜的望著他，完全把“雨”当作是她心目中白马王子的化身，无人可替代的英雄。

“雨，你好像一天比一天潇洒俊俏了。”天啊！“雨”戴著面具，一头乌黑的长发随使用黑缎带束著，再加上只戴一只“紫焰带金”耳环，真是好帅、好帅！

小梅从不知道男孩子戴耳环也能这么好看，她一直以为那些戴耳环的男孩不是同性恋，就是娘娘腔；可是自从随老妈进“青焰门”帮佣以来，她真的彻底改变这种观念了——只因“青焰门”的高级领导人员，都会戴一只专属于他们身分、地位的耳环，就像“雨”一样。

她可不认为戴上耳环的他们有丝毫的不妥，相反的，那只金耳环会把他们原本的傲气、英挺衬托得更加潇洒、英俊，就像“雨”一样！

天啊！他一定长得很帅，才会用面具把他那无懈可击的英俊脸孔遮起来，小梅心猿意马的想著，魂已快飞了。

“小梅，能不能拜托你，不要老是用这种想剥光我衣服的色情眼神盯著我看好吗？”真是奇怪！“雨”根本不曾露过脸，小梅怎么会无可救药的迷上她呢？她的哥哥们长得也实在不差啊！

“我哪有？”她直勾勾、痴迷的瞅著他红润的嘴唇。没见过哪个男人的

嘴唇生得这般性感、教人著迷的！

简直睁眼说瞎话！她的眼睛明明露骨的写著“我要你”、“我要剥光你的衣服”！喔哦，真是太恐怖了，光是想像就够教她爬满一身鸡皮疙瘩了。

小梅今年好像正逢“寂寞的十七岁”。嗯……想想还是不妥，看来这道门要多加几副锁以防范未然了。

“好了，你能不能告诉我，那些个你所谓的红妆新娘，人在哪里？”她低沉、哑的用“雨”惯有的漫不经心调调问著。

“在客居。”只要能多和“雨”讲几句话，她死而无憾！

受不了！小舞抬起手蒙住小梅频频放电的眼睛，释放了她带给自己的紧张感。

“三个都来了吗？”感觉到蒙住她的右手，上下点了两下，“好，没事了，你可以回客居帮忙了。”小舞很快的缩回了手，深怕她又会错意。

“雨，你……”她果然会错意了，“你的手好细。”该死！小梅再不走，她一定会勒死她那盲目的迷恋的。

“小梅，我说你可以走了！”“雨”“嗯？”她出声警告著，眼神开始变冷。

不好了！“雨”真的生气了。“好嘛！走就走、不过”“不过？”她真是快被这小梅逼疯了。

“不过你可不能喜欢上那三个绝世大美人，因为她们之中有一个可能是炎皇未来的新娘哦！”没办法，必须先下手为强嘛！因为那三个女人实在太美了。

小舞不知道此刻她是该哭还是该笑，不过般人的念头倒是逐渐形成。

“小梅，不要矩了，以后没事不要到雷霆居来；有事的话，用电话通知我就行了，不要大老远的从客居跑来。”这样够严肃了吧！

“不麻烦！一点都不麻烦！”小梅急著表示她热切的心。

“我……”她当然不麻烦，问题是她快烦死了！这个女孩到底是发痴，还是走火入魔没药救了？小舞哭笑不得，又不忍心对她太严苛，只好尿遁了。

幸好她少有机会待在“青焰山庄”，否则不早就失身了？“雨，你要去哪里？”小梅亦步亦趋的跟著“雨”，早忘了人家已下了逐客令。

“我连上厕所的自由都没有吗？”冷淡的瞥了她一眼后，小舞迈著急促的步伐走向侧门，准备开始她神圣的任务——红妆选亲。

“有没有人告诉你，穿中山装骑著一台变速的脚踏车到处逛，是件很蠢、很驴、很破坏身分的事？”非常尖酸苛刻又粗嘎的嘲讽。

小舞停下了脚踏车，寻找声音的来源。结果她在“客居”外人工造景的拱桥上看到了一位精致美丽的女人，含著恶意的朝她狞笑著。

她当然知道这个样子很呆，若不是为了逃避那如狼似虎的小梅，而“青焰山庄”又大得必须用车代步，她又怎会做这么愚蠢的事？纵然她这个样子真的很呆、很拙，这人也没必要把意思表达得这么完整又恶毒啊！

奇怪！这个女人的面孔好熟，好像在哪里见过？徐亚宁！对了，她就是候选人之一的徐亚宁，香港黑道徐派的掌上千金。长发，二十四岁，身高一六五公分，体重五公斤……一大串徐大小姐的相关资料快速的闪过小舞的脑海，看样子她好像也是个骄纵、自大的女人。奇怪，这种人怎么没有被淘汰？莫非那些个长老们真到了视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的地步了？“你就是百闻不如一见的雨？”她竟然轻蔑的笑了。“真让人难以相信，想不到

莫测高深的雨也不过如此！

“青焰门”里唯一戴面具的人就是“雨”了，况且这人的左耳上戴有“紫焰带金”，所以一定错不了。真教人失望，他甚至和她一般高而已，这种乳臭未乾的小子也值得大家赞扬吗？她看他不仅是蠢，样子更是可笑！

“我更想不到纵横全香港的徐派大小姐竟然如此肤浅！”这女人浑身是刺，教人忍不住想拔光它。

“你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雨，凭什么这么对我说话！”她那大红嘴唇不悦的抿著。

唔，这种刻薄的嘴脸可真难看，如果她知道她就是替“太上皇”评分的人，不知道还会不会这么贬损人。

“我爱怎么说是我的事，纵使你贵为炎后也无权干涉我。”不与她一般计较了，阙舞雨踩著脚踏车准备离开。“无知的蠢女人！”扮成男人的好处就是可以随心所欲的骂人，而不会损了小舞如天使般清纯的气质。

“你给我听好！总有一天我一定要教你跪在我的眼前求饶！”从没受过这么大侮辱的徐亚宁气坏了，她扬著手上的皮鞭，恨不得一鞭抽死他，只可惜鞭长莫及。

负十分！徐亚宁别想从她这里得到半点分数。小舞淡淡的瞄了眼她那张扭曲变形的漂亮脸蛋，很快的打了分数。

她实在该推荐这个骄纵的女人给那个该死的男人，好教他下半辈子生活在地狱里的，可是她的良心不允许她这么做。

所以她只好骑车上了小径，朝“客居”骑去，准备去会会其他两名候选人。希望她们不会又是另外两个徐亚宁，倘若果真如此的话，“炎皇”老大可不能怪她无情了。

骑了一小段距离后，小舞才像记起什么似的停下车，回头朝那个得意洋洋、以为她是落荒而逃的女人笑道：“对了，你可以收拾行李回家了，我家炎皇的眼光不会这么差的。”丢下她良心的建议后，小舞缓缓的转回身子，并毫不隐瞒她那得意的笑声，不疾不徐、悠悠哉哉的踩动车子朝她的目标前进，根本不担心有被乱鞭抽死之虞。

“雨——！”徐亚宁望著远去的背影，气愤的尖叫，完全辜负了上苍赐给她的好脸蛋。

此仇不报非君子！等她掳获了“炎皇”，当上“炎后”以后，她一定要教“雨”好看！

徐亚宁恨恨的在心中发誓。

经过徐亚宁这么一番挑衅，小舞原本晦暗、沉闷的心情变得大好，甚至能高歌一曲了。

也许参加这场评审真的有那么一点点好玩之处。

“你就是雨吗？”好柔软的声音，有别于徐亚宁那巫婆般粗嘎的声音轻轻飘至。

小舞看到坐在“客居”主屋前草坪上那个短发、甜美的女孩。天哪！她长得好可爱！笑起来的样子就更美了，那笑颜犹如和煦的春风，在这种寒风肆虐的隆冬里，吹得人心头暖洋洋的。

这女孩好像就是掌控了台湾百分之八十科技产品“李氏财阀”的千金李洛心，年方二十，也是决赛中 youngest 的一位。

她看起来真的很年轻，而且充满了朝气，照这样看她的胜算会比徐亚

宁大得多。至少就自己这方面而言，她的印象分数就已经比那个被宠坏的女孩来得高多了。

“你是雨吗？”她很小心地又重复了一遍，深恐眼前的人因她反复的问题感到不耐烦，因为他看起来似乎有些不高兴。

“对！”停住脚踏车，小舞下了车走近她，“你是李洛心？”“对啊！我就是李洛心。”她仍是可爱、无邪的笑著。“雨，你穿这样子骑车会不会感觉到不方便？”他身上这套深蓝色的中山装看起来似乎绑手绑脚的。

“你不会是认为我很蠢吧？！”小舞告诉自己，她绝不想再听到任何有关于愚蠢的字眼了。

“很蠢？”李洛心讶异的望著他，“不会啊！为什么会觉得很蠢？”在她的眼中，根本没有所谓不合时宜的事。

她是个善良、没有坏心眼的女孩。小舞给了她极高的评价。

“能否告诉我，你为什么会参加红妆宴？”小舞觉得自己好像在问废话，会参加此宴的名媛淑女，不是为了“炎皇”，就是为了“炎后”这头衔，难道会有人没事只为了好玩而来这浪费青春？“好玩啊！”李洛心直爽的笑著，不懂“雨”为什么非常讶异似的张大了嘴巴。

“好玩？！”她的眼珠子差点没凸出来。想不到人人竞相参加的“红妆宴”，在李氏小姐的眼中也不过是“好玩”二字。

“是呀！纯粹是好玩而已。”她好心的邀“雨”分享草坪，“当我收到红妆帖时，刚好学校放暑假。对我而言，暑假就只有被软禁的命运，因为爸妈为了我的安全根本不让我外出，所以当我看到那帖子时，就好像”“好像即将溺毙的人看到了救命的浮木般，有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快乐，对不对？”小舞打断她，接口说道。看来当个衣食无缺的千金小姐也并非好事。

“你怎么如道？”李洛心彷若找到知己般的抓著“雨”的手臂，一点也不在意他们是初相识。

怎能告诉她，自己早在出生时就已入无边的苦海里，直到现在还看不到任何的浮木？只因她有三个比她爸妈还严格上百倍的哥哥，所以她的日子就注定了要比那些修道院的小修女要来得有戒律、且严苛。

“猜的。”她没好气的带过。

“雨！”李洛心的眼神似乎被某个事物给吸引了，“我发现你的眼睛好漂亮！我从没看过男孩子的睫毛长这么长、这么浓密，像把小扇子似的。”“雨”的整张脸，她虽只看得到眼睛和嘴巴部分，可是从这两个暴露在外的器官看来，“雨”一定是个俊秀的美少年。

“这些都是父母给的。”天啊！她该不会又是另外一个小梅吧？小舞好担心的瞧著逐渐逼近自己的女孩，慢慢、不著痕迹地把身子往后倾，以防范她可能的侵犯。

“雨，你为什么要戴著面具？”她单纯的眼中没有丝毫迷恋的讯息传出，有的只是对“雨”的欣赏。因为他是“青焰门”第一个和她讲话的高级分子，而且他的样子似乎很随和，是个聊天的好对象。

“因为我面目可憎。”她自嘲的笑笑。

李洛心自动把她所谓的“面目可憎”转译成“受过重创”，所以……“你受过伤？”她惊呼了一声，紧接著用十分同情、悲怜世人的眼神望著他，好像这样他就可以得到解脱。“好可怜哦！现在还会痛吗？”小舞抚著头哭笑不得。这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实在单纯得过了火。她是被森林里的猩猩养

大的吗？不然怎么能够这么天真、不受污染。

“痛！”我头痛！她的头仿佛真的隐隐作痛。

“真的很痛吗？我去叫医生来。”说著，李洛心站起来，真的准备去找医生。

小舞见状赶忙拉住她，“一下！”我的天啊！她现在真的可以确定那八位长老们在筛选新娘时，一定是闭著眼睛盲目抓人来充数了事的。

并不是说李洛心不好，而是她太嫩了，一点也不适合当“青焰门”大首领的老婆。小舞推翻了先前乐观的评论。

该死的“炎皇”！她又再一次低咒这个让她落入困境的头头。

“雨，我看我还是去叫医生来好了，你好像真的很不舒服。”李洛心见他不断的揉著太阳穴，十分痛苦的模样，焦急的说。

“叫医生来也没有用的，因为我得的是绝症！”她赌气的嘟哝，忘了自己面对的是何等单纯的女孩，直到那轻柔的啜泣声响起——“呜……雨好可怜哟……竟然得了癌症……”她又自动将“绝症”和“癌症”画上等号。

除了错愕以外，还是错愕。天啊！小舞真想一头撞墙，来个一了百了，再继续待下去，她会发疯的。就在不久前，她才深刻的体认到，自己宁可和凶悍的徐亚宁对峙，也不愿陪这个永远分不清真假的小姐瞎扯。

所以，小舞决定去找最后一个候选人，握有台湾泰半航空市场的“雷氏航空”大小姐——雷行嘉，进行她的面试。

如果那八个老糊涂给的资料真的没错的话——事实上，她已经开始怀疑了——那么雷行嘉似乎是最有可能成为“炎后”的人选。因为那位绰号“冰山美人”的大美女，据说为人残酷、冰冷，颇有大姊头的行争风范。

“李洛心，能不能麻烦你一件事？”先把她打发走，她才能安心的进屋去探采这位冰山小姐。

“雨，你尽管说。”好个悲天悯人的慈悲脸孔。

“我口渴。你是知道的，生病的人有多么容易口渴。”只有像李洛心这种没半点心机的女孩才会相信这种鬼话。

“好，我去帮你拿水来，你坐著休息别乱跑。”她真的一黠也不怀疑的起身，跌跌撞撞的进屋找水去了。

此时不溜，更待何时？小舞一点也不觉得惭愧的从后门溜进了“客居”的主屋内，丝毫不担心会遇到李洛心。因为这间房子大得像座迷宫，她相信以李洛心那颗直直、不会转弯的脑子，要找到生于斯、长于斯，连这个山庄内多了一株花或少了一棵树都知道的她，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咦，枪声？……小舞停下了脚步，慢慢的步出主屋，走进位于主屋后方的露天靶场。

空旷的靶场内，只有一个人在打靶，而且是个女人。天啊！她的命中率可真高，几乎弹无虚发，每发必中，而且是击中红心居多。

这个女人很擅长玩枪，所以她一定就是雷行嘉了。

“没人告诉你，不要鬼鬼祟祟的接近一个带枪的人吗？”雷行嘉把擒口指向他，冷冷的转过身子。

“很抱歉，打扰了你的好兴致。”她不介意，冷静自若的笑著，一点也不把她的威胁放在眼底。

哇！又是一个大美人，而且身材绝对一级棒。看样子想当“炎后”，没有几分姿色是不行的。她在惊艳之余不免要暗骂：老色鬼！要命的好色！

雷行嘉依旧冷冷的看著他，“你是雨？”看起来像个发育不良的小男孩。

真冷！她的眼神犹如严冬中的霜雪，冻得吓人。

“幸会了，雷行嘉。”这雷大小姐真的很美，可惜太冷感了些。

雷行嘉缓缓的收回枪，冷若冰霜的表情从不曾变过。“你是来试探我的吗？”她实在太聪明了，难怪年纪轻轻就坐上雷氏航空的总经理宝座。唉！如果李洛心有她一半聪明就好了。

“为什么这么认为？”小舞觉得自己的语气也被她影响而越变越冷。

“我想一向神秘、在青焰门拥有一席之地雨，若不是有特别的任务，是绝不可能在这里闲逛的。”“有没有人告诉过你，你很聪明？”“这句话是赞美吗？”她丝毫不领情的冷笑著。

“你说呢？”小舞再一次觉得筋疲力尽。

雷行嘉收好她的枪，打算回房休息了。当她经过“雨”的身边时，竟然不痛不痒的扔下一句：“为什么我会觉得我所看到的，并不是大家所想像中的雨呢？”她是什么意思？“雷行嘉，在你的心目中，雨又该是什么样子呢？”她不慌不忙的反问。

“至少不该是一副发育不良的样子。”脚步没停的丢下她的嘲笑，雷行嘉留下一摊冰霜离开了。

发育不良？！雷行嘉竟然说她发育不良！

她身高好歹也有一百六十四公分，而且自认身材比例匀称，虽说不上妖艳，却绝对称得上玲珑，没想到这个冰块雕出来的女人竟然说她发育不良？！

这话对女性已具有极大的杀伤力了，更何况是对死要面子的男性而言，不啻是一记又大又响的青天霹雳。基于“青焰门”大多是男性主视为由，自认为充满正义的小舞，把一颗好大的鸭蛋填在雷行嘉的印象分数那一格，忿忿不平的结束了她第一阶段的评审。

没有给她负分，算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了。小舞这么说服著自己。

八位长老一再耳提面命的交代她，要在每个阶段评完分后和“炎皇”老大沟通一番，所以再来就是和男主角沟通研究的时候了。

其实“炎皇”老大早在三天前就抵达“青焰山庄”了，她之所以没去拜会他，不是她不懂得礼貌，而是“雨”在“青焰门”向来拥有豁免权，只要她高兴，她甚至可以一辈子不去见这个向来不见光的老大。而“雨”得以如此自由的身分待在“青焰门”，一切还都得拜误了她一生的“太上皇”之赐。

唉！不想了，今天已经够不如意了，没必要再想起那件令人悔恨终生的“巧合”，当务之急是早了结这件苦差事好走人。

哼！那八只老狐狸一定是算准了她会草草交差，所以才要她和“炎皇”密切配合，藉“炎皇”之名牵制她。

真是老奸巨猾！

他有多久没站在这里看夕阳了，不是才一年吗？为什么有种好怀念的感觉？“炎少爷，听说你的新娘已经到了！”柯宾恭恭敬敬的朝站在客厅阳台上颀长、挺拔的背影报告著。

“哦！到了吗？”柯宾听到他漠然、心不在焉的语气，便知道他对这件事根本没有参与的兴致。

“炎少爷不想见见你未来的新娘吗？”换成是他，一定迫不及待的想看看这些大美人。

真搞不懂少爷对自己的婚事为什么始终一副不感兴趣的样子，纵然他的个性本来就是如此，可是这实在太令人匪夷所思了。

“不想。”他是“青焰门”的老大，本来就该遵守门规，所以他不反对召开“红妆宴”，可是这并不表示他就因此妥协了。

管他祖宗的规矩是谁定的，反正他没有服从的意愿。

“可是……炎少爷不是也该参与评审吗？”谁都知道决定红妆新娘的生杀大权其实是在“太上皇”和炎少爷的身上，只不过日前“太上皇”莫名其妙地把他的权力移转给“雨”了。

“不是有雨在吗？”黑炎依旧一动也不动的欣赏著缓缓西沉的火球。

“我刚听说雨已经先行拜会过那些小姐了。”“既然如此，就没什么好担心了。”黑炎仍是一派淡漠。

“炎少爷，”柯宾实在藏不住话了，“要娶亲的人是你啊！你怎么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真是急死人了。

黑炎没有认真的听他说话，他的视线已经被沐浴在火球里那个悠哉的身影给拉走了。当那人的身影逐渐加大，脸孔已经清晰可见了，他的嘴巴才淡淡、不易察觉的扬起一角。

阙舞雨不在乎的把车子弯进“炎皇居”。她可以理解门口那两个警卫看到她骑著变速脚踏车转进来时，那种目瞪口呆、一时反应不过的呆滞表情，可是当她听到爆笑声从他们的嘴巴传出来时，可就无法忍受了。

因为今天她已经受够了这些刺耳的讪笑！

“闭嘴！是不是想一辈子开不了口？！”她生气的吼著，把所有的怒气都丢给这两个不知死活的家伙。这两个家伙一听到“雨”的怒吼后，果然识相的闭上嘴巴，以确保生命安全。

平心而论，她一向不喜欢拿自己的身分去压人，可是今天碰巧她心情不好，这两个人只好自认倒楣了。

不知道这算不算欺负弱小？小舞太专注于愤怒，粗心的忘了她从没进过“炎皇居”，也不知道她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快撞上布满鹅卵石的健康步道了。当她泄完恨，回过头想继续她的单车之行时，才发现太迟了……事情发生得太快，前后不到两秒钟，快得她还来不及做出任何的应变措施，整个人就已经不雅的跌了个狗吃屎。处于极震惊、错愕的状态下，拒绝面对现实的小舞在确定面具没有脱落后，乾脆整个人平直的趴在步道上，兀自生起闷气。

就这样躺一辈子，直到死去好了……哈……哈……哈哈！

笑声！她猛然抬起头。那两个该死的笨蛋竟敢漠视她的威胁，笑得这么猖狂，看她不好好修理他们才有鬼。俐落的翻身坐起，小舞正打算和那两个守卫好好的算一下帐，才发现笑声根本不是出自他们口中。

只因那两个人此刻正“临危不乱”安分的站著，显然相当受教的把笑声憋在心里，大嘴闭得死紧，可是仍微微抖颤著。

她车转身子，面对著主屋，果然在二楼阳台上看到嘴巴咧得大大的柯宾，正肆无忌惮的捧腹大笑。

而站在他身边高出他半个头，身高少说有一百八十公分以上，那个超乎常人的英俊，有著一双细长有力的东方眼眸，却板著脸孔的帅家伙真正点！老天！他那双眼睛非常地深邃，非常地黑，且非常地冷漠，直教人望之心动。

他的风度比柯宾好太多了，虽然他只是懒懒的，像没看见她糗状般的扫了她一眼，但她就是能确定他的风度比毛头小子柯宾还……该死的，真是倒楣！难怪她会觉得他与众不同，原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炎皇”老兄。

小舞看著他耳朵上那只闪烁在夕阳里，亮得有点儿刺眼的“青焰带金”耳环，大声的叹著气，自从她抽中签王后，好像一直诸事不顺。慢慢的爬起来拍拍衣服走进屋子，她实在不怎么情愿在这种恨不得一头撞死的丢脸时刻进去面对他们，可是时不我予啊！

当她走进客厅时，“炎皇”已经轻松的坐在椅子上等她。至于站在他旁边的狗奴才柯宾，则仍是意犹未尽的笑著。

“娃娃脸，再不收起你的下巴，我就让它永远合不上。”小舞低沉的威胁著，一点也不在意这条狗的主人正好也是她老板的“炎皇”，就在她面前冷冷的斜视她。

“你这个倒栽葱的家伙，敢叫我娃娃脸！”一片红霞飞上柯宾的脸和脖子，他不敢相信“雨”竟然和天使一样，一开口就击中他的要害。

“谁教你那么没格，专打落水狗。”“我……我是……”他无法辩解。

黑炎支著头，看他们俩斗嘴，一贯冷漠的表情里实在读不出任何思绪。

“懒得理你。”阙舞雨整肃起奚落的表情，正经八百的看向不为所动的黑炎，“炎老大，长老们应该告诉过你关于我们得负责的『那件事』吧！”她嘲讽著。

叫他炎老大应该不过份吧？他本来就是黑家的老大，而且又是“青焰门”的大头头，所以这么叫他是再适合也不过了！

黑炎和柯宾都能轻易的听出她口中的嫌恶，当柯宾张口欲反驳时，黑炎比了个手势要他冷静。

“你似乎不太喜欢自己在红妆宴里所扮演的角色？”奇怪！他记得“风”、“火”、“雷”的身高平均都在一八〇以上，怎么他们的小弟身材特别娇小？“是不喜欢。”适时说实话是她的优点之一。

“既然不喜欢，又为什么要参与？”他突然想看看“雨”的真面目。

这个大白痴竟然问她这种不可思议的蠢问题！他不会以为替他选老婆是一件天赐的荣耀吧？“因为我刚好运气背，抽中了签王。”她忍著怒气。

“抽签？”黑炎偏过头望著柯宾寻求答案。“你不是说，是爸直接授权给雨的吗？”原来这位老大先生是被身边的小人给蒙蔽了事实。阙舞雨双手交抱在胸前，等著看柯宾怎么解释。

“对……对啊！他是透过抽签的方式直接授权的。”在那双锐利、深幽的眼神扫射下，柯宾只好乖乖的招了。“事实上，半个月前，太上皇要长老们把所有的人员都集合起来抽签，所以……”“为什么没告诉我这件事？”果然，他满脸的不悦。

这人不怒而威！此刻小舞有点可怜柯宾了。

“因为那时你正忙著和炙、焰两位少爷整合香港和澳门的黑帮派系，所以……”他早该明白炎少爷一向不喜欢把公私混为一谈，更何况是为了他认为不足挂齿的婚事劳师动众。偏偏“太上皇”就是看准了他这点，才会要自己骗他，谁知人算不如天算……小舞实在看不过去了，“柯宾是为了你好才会这么做，你又何必咄咄逼人？反正倒楣的我也已经认了，你就别再为难他了。”“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黑炎冷冷的开口。

“你是在叫我住嘴吗？”这家伙实在太狂妄了。

“雨！” 看在他帮他说话的份上，柯宾不计前嫌的急摆著手要他“殿殿”。

“别摆了啦！”小舞生气的瞪著黑炎，“他不会领情的。”“红妆宴从现在开始不用你操半点心了，没事的话请便！”没想到“雨”竟这般放肆，看来“青焰门”高级人员的素质有再提升的必要。

真是清高！可是他不要她管，她就偏要管。

“不要我管，得太上皇亲口来对我说，不然我管定了！”而且绝对要选个母夜叉来整他，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柯宾。”黑炎霍地站了起来，冷著脸走出客厅，让柯宾自行料理善后。

“不友善的蠢家伙。”人长得帅又如何？什么嘛！

“拜托你赶快走吧！”柯宾已经吓出一头冷汗了，炎少爷虽然没把怒气表现在脸上，可是他看得出他已经动怒了。

“雨”可真是厉害，才第一次和少爷见面，就能让鲜少生气的炎少爷动怒，真可谓胆识过人。

“好吧！”看在柯宾苦苦哀求的份上，她暂且鸣金收兵，不过……“请告诉炎老大，我会很用心、很认真的帮他挑选新娘的。”看来徐亚宁再适合他不过了。

鬼才信他呢！柯宾对上“雨”那双狡点的眼睛，竟然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奇怪，这双漂亮的眼眸怎么好像在哪裏见过？

第三章

让她们面对祸难，观察她们的勇气及应变能力！

嗯！这招可行。小舞含著她心爱的红萝卜片倒立在床上，头顶著枕头，很努力的思索著如何进行接下来的测试。

真烦人，想到要帮那个任性的小子选老婆，她就提不起劲来，连她一向视为珍味的红萝卜也嚼之无味。

“雨？”有人在门外轻轻唤著她的名字。“你在房里吗？”“他可能去进行他的任务了。”另一个苍老的声音响起。

好啦！好啦！所以你们少来烦我啦！小舞听出门外的声音是出自“忠”和“孝”两位长老后，原本烦躁的心更加郁闷。

“不会吧！阿梅说雨一整天都待在屋子里没出去呀”“忠”肯定的对“孝”说著。

“如果是阿梅说的话就没错了。”“孝”有些暧昧的笑了，“她可是雨最忠实的崇拜者。”说完，两位老人家竟笑成一团。“这娘们很骚、很够味！”两个老人家越说越不像话，再说下去能听吗？小舞没好气的跳下床，随随便便把头发扎好，拿起桌上的面具边走边套上，“砰！”地把门拉得大开。

“我说两位长老啊，要不要拿个扩音器借你们，把你们刚才的对话广播给全山庄的人听啊！”“雨”潇洒的倚在门边冷笑。

“雨，别生气啦！有人崇拜又不是什么坏事。”“孝”把“男儿本色”奉为圭臬，“况且你年纪也不小了，有两、三个女人陪伴是很正常的事嘛！”老

不修！老色狼！

“长老！”她低声警告，“我可不喜欢谈论这种问题哦！”“雨，这些年你随你那几个哥哥东奔西走，也走遍了国家，难道没有中意的女孩吗？”“忠”虽然没见过“雨”的脸，可是凭他在“青焰门”混了一辈子的精锐眼光看来，这孩子若不算英俊，少说也称得上好看，更别提他那股异于常人的纯真气质有多么迷人了。

“对啊！你喜欢哪家小姐，告诉我，我去帮你说媒。”唉！他们这些被浪花淘尽大半辈子的英雄们，一旦收起刀枪，倒真不知道要做什么才好，只好闲来没事当起月老帮人拉红线了。

小舞毕竟是女孩子，到底比男孩子多了层细心，对于两位长老暗叹风光不再的歔吁、落寞，全都看在眼里，所以对于他们的风流，甚至下流，她也不好太苛责了。

“好啦！好啦！等炎老大的婚事搞定后，我不反对你们帮我搞个红妆宴，这样总行了吧！”真受不了他们那种刻意伪装出来的可怜相。

“真的？”“孝”长老的眼睛瞪得比牛铃还大，且隐约透露出精光。

“真的。”小舞是何许人也，怎会看不出来老家伙眼中的算计？只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只怕等红妆新娘一经确定后，她早已溜到天涯海角乐逍遥去了。

偶尔编个无伤大雅的谎言应该不算过分吧！她的出发点可是基于善意，总不能真教她娶个女人吧！况且，“青焰门”里多得是年纪有一把，且英俊倜傥的单身汉让他们忙，只要“雨”有技巧的销声匿迹一阵子，这几个长老们很快就会把她的誓言给忘记的。

“太好了，所以我们要尽快解决炎的婚事，对不对？老家伙。”“孝”活力充沛的笑著。

对于“孝”的兴奋，小舞装作没看见，这样事情或许会变得简单些。

她是不是该考虑退出“青焰门”了？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只是炎这孩子的性格乖张，不容易妥协。”“忠”相当担忧。炎可是被他们游说了好几个月，才让了小小一步踏出黑岛。

何止乖张！简直是任性、孤僻、自大、狂妄、冷酷、邪恶……，反正所有差劲的形容词用在他身上都不嫌过分。小舞暗暗的骂著。

“说得也是。”“孝”也赞成他的话，“这孩子实在不好相处又难沟通。唉！我记得黑霆年轻的时候是相当风趣、幽默的，怎么他那几个孩子会……”“都怪黑霆的管教太严格了，从小就把这些孩子和他们的母亲隔离，没有母爱滋润的孩子当然比一般的孩子难相处。”“是啊！所以这件婚事想要成功实在很困难。”“孝”偷偷的瞥著“雨”。奇怪！他怎么对他们的对话没有丝毫的兴趣？“必须有人在他背后推波助澜。”“雨”笑容可掬的倚在门边听两位老人家唱双簧，始终不答话。因为她敏锐的第六感告诉她，这两只老狐狸正在挖陷阱等著她跳进去。

“炎是个优秀的将才，也是个好首领，只不过为人冷漠了些，对婚姻这种终身大事不怎么关心而已，身为下属的我们有必要推他一把，总不能教他孤独一辈子吧！”“忠”戏快唱不下去了，“雨，你说对不对？”“对，当然对。”来了吧！就说这两个人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眼。

“所以，你是答应了？”“孝”乾脆直接跳到答案，“老哥，我就说雨一定会答应的，他是个善良的好孩子。”“雨，谢谢你了。”“忠”竟然煞有其事

的向他道谢。

“慢著，慢著，”“雨”直起身，一头雾水的看著这两个兴奋莫名的老家伙，“我到底答应了什么？”面对他们感激的老脸，小舞竟然有种慢慢接近陷阱，即将被捕获的恐惧感。

“搬到炎皇居住啊！”“忠”奇怪的看了他一眼，仿佛他的问题十分怪异。

“搬到炎皇居住？”“雨”控制不住地失声尖叫。

“孝”把他张口结舌的模样当成是兴奋。“对啊！能够和不轻易露面的炎皇共处一室，很教人兴奋吧！”兴奋！和那个该死的混蛋处在同一个屋檐下会兴奋？！她被任命为评审已经够衰了，现在他们竟然还想设计她和那个嗯心的家伙朝夕相处？！他们怎么不乾脆叫她去跳前面的乔治亚海峡算了！

“为什么我要搬进炎皇居？”“雨”的火气已渐渐上升。“我们明明同住在青焰山庄。”息怒！她一直压抑著即将爆发的怒气，并告诉自己先听完长老们的理由再发作。

“因为你这里离炎皇居太远了，车程少说也有三十来分，所以如果你能搬去那里就再好不过了。”“孝”不明白，“雨”怎么好像在生气？什么跟什么嘛！她还是有听没有懂。

“炎皇居和雷霆居一南一北当然远，而既然嫌路程远，当初就不该买这么辽阔的土地来盖总部啊！更何况我不明白，这和我搬到炎皇居有什么屁关联！”真是莫名其妙！

“忠”和“孝”对望了一眼，他们终于非常肯定“雨”在生气了。

“老哥，还是你告诉他吧！”“孝”怕“雨”一怒之下错手杀了他。

“事……事情是这样的，”“忠”也提心吊胆，只因“两”生起气来有点吓人。

“因……因为炎自从到了这里以后，对那些候选新娘一直不理不睬……”

“他对她们不理不睬，你们应该设法疏通他的死脑筋啊！怎么反而扯到我身上了。”“雨”不可思议的吼著，“你们是嫌我不够倒楣是不是？！”“忠”和“孝”被他的吼声连连震退两步。

“雨，你……你……听……我说……”口乾舌燥的“孝”连吞了好几次口水，“我们也曾经找炎谈过，可是他的脾气比你还大……”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失言，赶紧闭上嘴巴。

“孝”那副诚惶诚恐、仿佛世界就快在他眼前毁灭的恐惧模样，看得小舞实在不知道自己是该生气还是大笑。

“他注定和尚命，你们管他娶不娶老婆。”好吧！念在他们年老体衰，再也经不起折腾的份上，她就暂且压下怒气。

“雨，你忘了青焰门的规矩吗？”“忠”忧心忡忡的说，“凡是门中的领导者都必须娶妻生子，培养出自己的接班人。”“如果他不孕呢？”她根本就不想当青焰人，又怎会去在乎什么规矩条文呢！

“别忘了现在的医学有多发达，更何况青焰门有自己的医疗单位。”“如果他就是真的无法生育，不管医学有多发达都没得救呢？”她很坚持的问道。

“这事在青焰门根本不曾发生过，你教我们怎么回答？”“孝”无奈的笑著。

“忠”知道“雨”只是在挑毛病，并非真想得到答案。“不论如何，这个规矩是祖宗留下来的，谁也不能改变。”“祖宗的规矩可真多。”她嗤之以鼻。

“雨，不可以不敬！”好累，应付这些顽固的青焰精英，比打仗还累！“孝”

自怜著。

“好啦！我知道黑家老大暨青焰门老大一定要结婚生子，可是这又干我什么事，你们不是竭尽所能、眼光独到的帮他挑了三个大美人了吗？”有必要为了他一个人的婚事，弄得大家鸡飞狗跳吗？“我不也尽责的挑起评审的重任了吗？这难道还不够仁至义尽？”“所以你还是不明白，对不对？”

“忠”苦笑著。

“当然不明白！从头到尾根本没听到什么重点，我又怎么会明白。”他们就不能直截了当的把话挑明了讲吗？“我们之所以要你搬到炎皇居的原因，是因为你是山庄内唯医敢跟炎顶嘴的人。”“两”真行，他们八位长老看到炎那双锐利的眼神和冷漠的神情，有时还会心惊胆跳，这孩子竟然不把他当一回事。“我们希望你能去盯著炎，让他对这件婚事产生兴趣。”“忠”太了解炎的脾气了，他需要一个人时时刻刻盯著他、提醒他，甚至烦他也好。紧迫盯人的策略绝对可以制伏他。

“是柯宾告诉你们昨天的事？”多嘴的男人！小舞暗暗咒骂。

“不必他说，我们自然有眼线。”“孝”骄傲的挺起胸膛。

眼线！这字眼听起来多么耸动，好像敌人就在身边的感觉，置身于此门中，凡事都无所遁形。真恐怖！

“对于这种荒谬的提议，本人郑重的拒绝。”“雨”怒道。“反正我会在短时间内，把对三位候选新娘的评论拿给炎老大，尽我该尽的责任；至于他娶不娶名单上的建议人选，就不在我的责任范围内了。”“我就说光我们两个一定说服不了他的，你就不信，应该邀其他六个人医起来的。”“孝”懊恼的转向“忠”。

“你说得对，应该让其他人也跟来的。”采用人海战术来缠著“雨”，成功的机会应该比较大吧！

“哼！”她不语，打算来个以静制动。

“我看我们可能要住进雷霆居了。”“忠”淡淡的亮出狠招。

“也好！客居那些娘们越来越吵了，咱们也该换个环境住住。炎帝居和焰王居太沉闷了，没人陪我们聊天，至于影子居那两个小子又阴阳怪气的，教人看了就吞不下饭，所以还是有雨在的雷霆居好。”原则上“青焰山庄”正好分成六居，而八位长老又有自由居住的权利，所以他们早就打好如意算盘。一旦“雨”不答应，就要举团进驻“雷霆居”，来个死缠烂打、疲劳轰炸，誓死达成目标。

他们会付诸实行。“雨”从两老的眼中读出他们为达目的将不择手段。

“你们这些老狐狸！”她倍感挫折的骂著，知道自己已经跳入陷阱，而且快被活埋了。

“没办法，谁教你不答应。”“孝”有些幸灾乐祸，事情总算有转机了。

“就算我答应搬进炎皇居，炎老大也未必答应啊！”明知道他们有千百种话来堵她的嘴，她就是忍不住想反抗。唉！就当是垂死前的挣扎好了。

“关于这点你尽管放心，我们早就帮你打点好了。”打点好了？！

“你是说你们在还没征求我的同意之前，就已经告诉炎老大我将搬进他的住所了？”“雨”提高音量，杀气腾腾的逼近他们。

“事实上，我们告诉炎你明天就会搬过去了。”“忠”大有豁出去之势。

“以什么名义？”她气极了。

“以……以监督人的名义。”他要死了，就要被“雨”给打死了。“孝”

不断的祈求上苍让他死得好看一点。

“监督人？！”她不可思议的咆哮，“监督人是你们，你们竟然明目张胆的把责任丢给我！”“雨，别这样嘛！我们这几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家已经没有余力去应付炎了，所以只好指望你了。”“孝”好可怜的替自己脱罪。

行将就木？！这种天大的谎言亏他说得出口。

天啊！“雨”全身无力，状似悔恨的趴在墙壁上。他们竟然使出这一招，真诈！

既然他们赶鸭子上架，就别怪她……“好！我答应你们的要求。”她转过身，爽快的答应。

“我就知道你是善良的好孩子。”“忠”感激得就差没跪地叩首了。

“等等！我可是有条件的。”要知道她可不是省油的灯哪！哪有只杆著挨打的份。

“什么条件？”两人不怎么在意且异口同声的问著。只要他答应就行了，条件是可以商量的。

“我不再过问或测试那三个女人了。”她淡淡的开出条件，“也就是说，本人只站在监督的立场，至于评审嘛！”她诡异的瞄了眼两位神情紧张的老家伙冷笑，“由炎老大一人包了。”她可不打算弄得自己精神分裂。

“什么？！”“反正就是这样！”既然他们会把自己的工作推给她，那么她也可以把“太上皇”的工作推给“炎皇”，一报还一报是很公平的。“接不接受在你们，反正本人言尽于此，绝没有商量的余地！”说完，她走进房间，大力的摔上门，就让老家伙们自己去抉择吧。

“我现在才发现雨实在不好惹。”“至少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以后的日子可热闹了！”“忠”知道为了炎的婚姻，他们会对“雨”提出的条件妥协，“太上皇”应该也不会反对。

反正新娘子本来就应该由新郎决定，只要“雨”能克尽职责的督促炎，他们是不会计较这么多的，相信炎也不会有异议才是。

谁说他不介意！

黑炎臭著脸，冷声问：“是长老们的意思？”“对。”小舞开心的咧咧嘴，很高兴终于整到他了。

“柯宾，去叫忠来见我。”“别叫了，那些老家伙把责任推给我后，已经去环游世界了。有事情可以直接问我，反正我现在是他们的代理人。”她大方的走进黑炎对面的椅子上，高高的跷起二郎腿。

“他们答应了，我可没同意。”黑炎深幽的眼睛一瞬也不瞬的瞅著他瞧，漂亮、刚毅的唇线又是习惯性的上扬。

“哦！你反对什么？”这人真的很奇怪，明明是自己要娶新娘，却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

“当初是你坚持插手这件事的，现在出尔反尔的也是你，”他嘲讽的扬高了嘴角，淡淡的说著，“雨不该是这么没担当的人。”这个大笨蛋！怒火再次燃起，小舞被他轻蔑的语气惹恼了。

“你以为我喜欢当雨啊！要不是你老爸坚持要我进青焰门，我才懒得待在这个鬼地方呢！”他真以为她喜欢过这种两性人的生活吗？大白痴！

“雨，不可以太放肆！”柯宾严厉的瞪著他，为什么他每次都会替这个小伙子捏了好几把冷汗呢？“不喜欢你随时可以走，没人拦你。”黑炎根本不以以为意。

“你”若非她是个重承诺的人，又要不是怕她的哥哥们找她算帐，小舞发誓她一定立刻离开“青焰门”，永远不再回来。

“雨，我带你去你的房间。”眼见大战就要开始了，柯宾眼明手快的拉走怒火狂奔的“雨”。

“柯宾，你非得每次都当他的挡箭牌吗？”小舞让他拖著走，一边大声的反驳。

柯宾一听，赶紧捂住他的嘴巴，不敢回头看炎少爷的脸色，刻不容缓地拉他出了书房。

“拜托你好不好，炎少爷再怎么说是青焰门的头头，身为下属的你难道没有『食君之禄，担君之忧』的体认吗？”到了走廊后，柯宾才不太放心的松开手。

“一点也没有！”担君之忧？为他那种冷面、冷血的人？哈！

“你怎么一点也不像传闻中那个冷静果敢的雨？”直到上了二楼，柯宾才不悦的评论著。炎少爷到底是他从小服侍到大，黑氏历代领袖中最优秀的接班人之一，他怎能眼睁睁的任人污蔑他呢？好个忠仆！黑炎何其有幸能得此忠仆。

“请问一下，传闻的可信度有几分？”小舞没好气的瞪著他。

“呃……，几乎没有。”柯宾诚实的回答。

“这不就得了。”她讥诮的侧著脸，说道：“啧啧，没想到堂堂炎皇的贴身侍卫竟然也喜欢听这种捕风捉影的小道消息。”有“炎皇”这种对凡事不关心的主子，是需要像柯宾这种过分热心的仆人，不然就无法平衡了。

对于他的讥笑，柯宾好风度的忍著气不发作，因为他已经见识过这个年轻人的厉害了。

“到了，这房间是长老们特别指名要让你住的。”“特别指名？”小舞警觉的扫描著豪华的屋内，似乎嗅到什么阴谋了。“那里为什么多一道门？”她指著左侧墙壁的木门。

“因为隔壁是炎少爷的房间。”柯宾升起了恶作剧的快感。“所这间房间是蜜月套房。”而且阳台是互通的。他窃笑。

“蜜月套房？！”老狐狸竟然和她开这种玩笑。

“我要换房间！”她当下喝令，一旋踵便要往外走。

“不行！”柯宾斩钉截铁的拒绝。

“这里的空房间少说有二十间，你竟然告诉我不行？”她停住了脚步。

“别瞪我，即使我想帮忙也爱莫能助，长老们把所有的空房间都锁起来，并把钥匙带走了。”柯宾嘴巴开得好大、好得意。

“连备份的钥匙也带走了？”这些老贼做得太绝了吧！

柯宾拚命的点头。“长老们说要你彻底的监督少爷。”也未免“太”彻底了吧！这些门根本不用妄想找锁匠来开，因为这些锁是经过设计的科技产品，全世界只“青焰门”有，别无其他分号，所以想找一般的锁匠来开锁，只会落得白费力气而已。

“柯宾，我听到你的笑声了。”落井下石的小人！她绝不会让他得意的。

“我和你换房间。”“什么？”柯宾停住了笑声。

“我、要、和、你、换、房、间！”她一字一字的吼著。

柯宾笑得更大声了，“抱……抱……歉，因……为我要……保护那些佳丽的安全，所以，一……一直住在客居。”他笑得喘不过气，连说话都含有

明显的抖音。长老们真的好厉害，连这一招都猜到了。

“什么！”这次唤她呆愣住了，她真的被那些老家伙设计了。

“雨”这种屈居劣势的表情真是千金难买。柯宾无法控制的捧腹大笑。

她一直忍著，并刻意的散发著怒气，谁知他仍是一迳的狂笑著。

小舞从口袋里拿出小钢珠，很快的弹中柯宾的麻穴，此时只见来不及防备的他直挺挺的倒在地上。

“知道什么叫适可而止了吧！”她蹲在地上，冷冷的看著动弹不得的柯宾。

“这就是雨的独门暗器小钢珠，我一向不轻易拿出来秀的，只在非常必要的时候才会用它。”她非常“武林”的说道。

柯宾麻得说不出话。

“你可别小看这小小的珠子，只要我有心，甚至可以用它来杀人。”她眯起眼睛，露出“雨”嗜血的一面恫喝他。

“我想那颗珠子杀不了人的。”黑炎不知何时站在门口，背靠著门框，交叠著修长的双腿，冷漠的看著他们。“柯宾，起来吧！”“是！少爷。”柯宾抖了下身体，果然很快就站了起来。

怎么这么快！难道她的力道下得太轻了？“抱歉！我本来还想多躺一会儿的。”柯宾不好意思的朝“雨”笑道。

“你那种小儿科根本伤不了柯宾，要不是他太疏于防范，你根本连碰都别想碰到他。”黑炎讥诮的冷笑。

“你！”小舞气愤的从口袋里拿出另一颗钢珠，狠狠的朝黑炎的脸部弹射。这一弹射，她估计黑炎非死即伤。

谁知他非但不躲也不闭，轻轻松松的把迎面而来的钢珠接住。“连柯宾都伤不了的东西，你想伤我？”他轻松的把手里的珠子反弹回去，而那看似不怎么用力的珠子竟“咻！”地擦过“雨”的身边，直直的进她左后方的黑檀木书桌里。

小舞又惊又气又恨的摊坐在大理石地板上，不敢相信她练了二十几年的“弹指神功”就这么轻易给破了！

“回去再练个几年吧！”黑炎冷冷的挖苦著。“省得丢青焰门的脸。”“少爷！”柯宾想阻止已经来不及了，他简直不敢想像“雨”会有多生气。

“黑炎，你给我听好，等你该死的婚姻解决了以后，我就退出青焰门！”

“雨”的脸色发青，眼神沉郁，大有风雨欲来之兆。柯宾闭上眼睛不敢再看了。

“请便。”黑炎不在乎的允诺著，随即冷淡的走进他的房间里，留下了仍闭著眼睛的忠仆。

“柯宾，要睡回你房间去睡！”小舞气得头昏眼花，“还有，我决定住这间房间了。”她抿著嘴咬牙切齿的宣布。

“为什么？”听到她突然的转变，柯宾不安的睁开眼睛看著怒火犹炽的“雨”。

“要听实话吗？”当一个人盛怒时是很难笑得出来的，所以当“雨”露出平静且丝毫无波澜的纯真笑容时，柯宾不仅心跳加速，眼皮更急剧的跳动著。

“说吧！”他有心理准备了。

“因为我决定随时暗杀他！”小舞的眼睛因为这个美妙的阴谋而闪动著火花。“我是个光明正大的人，所以不在乎你去告诉他。”“雨，别开玩笑。”

“开玩笑？！嘿嘿！”柯宾的头皮因为他毫无笑意的笑容再度发麻。

看来他今天还是留下来吃晚餐好了。

小舞咬了片红萝卜走进饭厅，不在乎黑炎和柯宾对她这种不合宜的举动频频投以关注的眼光。反正再不久她就要离开这里了，随便他们怎么想。

“咳……，雨，你很喜欢吃红萝卜吗？”一个大男人咬著那么片东西到处晃宜在难看。

“嗜之如命。”她不在意的坐离黑炎远远的，免得自己会控制不住把食物整个往他身上倒。他得感谢“雷霆居”那张吊床，让她把下午的怨气都排光了，不然她想做的绝对不只倒食物这么简单。

“我正打算在这里种红萝卜呢！”不生气并不代表她不报复，只是换个方式罢了。

“种红萝卜！”柯宾差点把嘴里的餐前酒喷出来。

还是黑炎沉得住气，始终闷不吭声吃他的牛排。

“是呀！地点都已经找好了。”小舞平心静气的吃著沙拉。

“这里有地方让你种红萝卜？”“有啊！我房间楼下的花圃就很理想。”黑炎总算抬起头了。

“你房间楼下的花圃不就等于……”炎少爷楼下的花圃吗？柯宾聪明的把话藏在心里。

他就知道“雨”这么冷静一定有问题，果真被他料中。

“我劝你最好不要这么做。”黑炎开口了。

“不用劝了，我是一定会做的，你还是留点力气去应付你那些红妆们吧！”又拧起眉头了，就知道他不喜欢这个话题。“对了，我已经帮你约了那些美人明天早上前来小叙一番，你得好好的准备准备。”“谁要你擅作主张的。”黑炎不悦的样子相当狰狞，却吓不倒她，因为她那三个哥哥生起气来也不见得好看。

“你不是想等到入了新房才见你的新娘吧！即使是相亲，男女双方也会见上一面，更何况你又不是真见不得人。”柯宾叹口气站了起来，一拉起“雨”就急急的往外推。他不晓得自己为什么每次都要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而罪魁祸首却毫不在意的朗声笑著。

“柯宾，你明天要早点来帮你家穿衣服喔！”小舞不怀好意的叮咛著。

柯宾狠狠的倒抽一口气，悲哀的意识到春秋战国时代已经来临，这间宅子将永无宁日。

他甚至可以了解老人们为什么要“雨”来替代他们的监督之责了。

因为只有他敢光明正大的忤逆炎少爷，也只有他敢指挥炎少爷做事，只不过……过程似乎都不怎么平和罢了。

唉……头真的好痛！

第四章

他 雨？！

“你在这里做什么？”徐亚宁看到徐徐从回旋梯上走下来的“雨”，尖锐不客气的质问。

“雨？！”李洛心的反应和她有著天壤之别，这名天真的丫头彷如他乡遇故知般，高兴得从椅子上跳起来，直奔到楼梯口仰望著他，“你的头痛好些了吗？”天啊！她竟然还记得那件事。

小舞啼笑皆非的翻著白眼，“好多了，谢谢。”面对这些良莠不齐的候选新娘，她不得不再次怀疑起那些老狐狸筛选新娘的标准。

“你还没回答我！”徐亚宁不甘被冷落，她仍清楚记得“雨”的讥诮和嘲讽，也记得自己曾誓言报复。

“李小姐，请先坐好。”她好轻柔的对眼前一脸关心的李洛心说完后，淡淡的瞥了眼文风不动的雷行嘉；这个女人依旧冷得吓人。虽然目前看来她的胜算最大，可是却也似乎是最没感情的一位。

这样好吗？那个混蛋已经够孤僻了，如果再讨了这么门媳妇，不就变成名副其实的“雪上加霜”吗？管他的，反正那个该死的家伙对自己的新娘一点也不感兴趣，活该讨到冰山美人。

“雨”被当成隐形人的徐亚宁，终于忍不住的拿出皮鞭站了起来，一副复仇女罗刹的模样，打算好好的教训他。

难怪她老觉得有只苍蝇在耳鞭“嗡嗡”作响，原来是徐大小姐粗嘎如乌鸦的声音啊！小舞缓缓的倚在楼梯扶手旁，正打算反唇相稽……“坐下！”浑厚、沉郁的声音从她的头顶上传来，仅著白衬衫和深蓝色西装裤的黑炎，双手插在口袋里，姿态优闲、神情冷漠的步下楼梯。

他好看得过分。

真过分，黑炎甚至没打领带，头发凌乱得像刚跑完百米，可是那张脸却仍英俊得慑人，教人意乱情迷。像她这么痛恨他的人，都会不知不觉被他那浑然天成的俊逸蛊惑的话，那其他人不就……小舞很快地回过头，果然看到三个目瞪口呆、如痴如狂、眼底明显的闪著迷恋的大美人。

连最冷酷的雷行嘉眼神都紧盯著黑炎的身影打转了，更别说是其他两个定力差她一大截的美女。

“好了，大家应该都知道，他就是青焰门的老大之一，人称『炎皇』的黑炎。”开场白的废话本来就会比较多，小舞发现那三个女人的目光仍胶著在黑炎身上，而他只是漫不经心的坐离她们远远的，彷彿她所说的一切与他无关，真过分！

他就是黑炎？！天啊！他是她这辈子所见过最好看、最邪气、最帅的男人！她要得到他！一定要得到他！徐亚宁舐著嘴唇，扮起最迷人的笑容，诱惑的瞅著黑炎。

徐大小姐发痴了。阙舞雨冷冷的把徐亚宁的动作看进眼底，“好了，等下老大会将接下来的游戏规则告诉大家。我先告退了。”把烂摊子丢给他去收拾不为过吧！好歹她已经把他挖来看他的红妆新娘，总算可以对那些老家伙交代了。

嘻嘻！丢出棒子以后，她只消站在旁边摇旗呐喊、助阵加油就行了。

“等等，”黑炎叫住意图开溜的“雨”，邪邪的笑著，“我这个规则和你有关，顺便听一下。”“和我有关？”她指著自己，怎么也想不到黑炎会有这么邪恶的表情。

不理睬“雨”眼底逐渐燃烧的怒火，黑炎冷淡的望向仍沉醉在他魅力

下的红妆美人说话。

“规则很简单，看到我耳朵上的『青焰带金』环了吗？只要谁能从我或雨的手中拿走耳环，谁就是我的新娘。”黑炎又冷又硬的声音，不带一丝感情的说著。他对她们的美貌不感兴趣也就罢了，竟然偏过头，好认真、全神贯注的研究起茶几上的骨董花瓶，好像它是刚运到的千年宝物。

这个白痴真不会做人，纵使他对骨董情有独锺，也不必在三个美女面前表现出来啊！更何况他根本不喜欢。

“我会把另一只耳环放在雨身上，你们只要按照我所订的规则去玩就行了。”手抚著瓷器，黑炎冷冷的扫向“雨”。

三个候选美女的眼神一致地望著黑炎耳上那只闪亮的青焰耳环。“谁不知道炎皇的身手是顶尖的，你这么要求我们，无疑是刁难我们。”雷行嘉冷冰冰的挑战黑炎。

“这事和我又扯上什么关系？”小舞很努力的含著怒气，刻意维持风度的走近黑炎。此刻若不是她的脑子都被这个问题给占满了，她一定会对雷行嘉的勇气喝采。

“既然想嫁青焰门的老大就要有本事。”黑炎不在乎的笑著，“再说，规则还没说完呢！雷小姐又何必紧张。”他一眼就看穿了雷行嘉的野心，这个女人野心勃勃的想坐上“炎后”的位子，只怕她觊觎“青焰门”已经很久了。

“我赞成炎皇说的话，想辅佐你治理青焰门的女人，绝不应该是个遇事就退缩、质疑的女人。”徐亚宁一双媚眼从头到尾没离开他的身上过。天啊！这人不仅脸蛋生得好肴，体格更是一级棒。

“你！”雷行嘉狠狠的瞪著她。

她们最好打起来算了。小舞没好气的看向李洛心，连她也目瞪口呆，这下可就真的好玩了。

由此证明英雄亦难过美男关啊！

“请问一下，为什么要拖我下水？”小舞悄悄的低下头，趁室内有些混乱时发泄怒气。

“高兴。”“高兴？”她咽著怒气，恨不得一手掐死他。

该死的混蛋，她要宰了他，把他大卸八块后进行鞭尸！

“够了吧！”黑炎冷漠的眼睛阴沉且厌恶的看著那两个互相攻讦的女人和痴呆的女孩。

老人们该去检查眼睛了，他冷淡的评论著。“等我把话讲完，你们再继续。这只耳环我给你们两个礼拜时间夺取，这段期间随时随地，不论你们是用什么手段夺得这只耳环，我都不加以干涉，可是绝不准伤人。”黑炎细长的眼睛冰冷的透露出违背这个条件的后果有多么严重，其中的阴寒、警告教人不寒而栗。

“炎皇的意思是说威胁或色诱都可以罗！”凭她的姿色要迷倒他绝不是件难事。徐亚宁好有自信的娇笑著。

“可以。”他不感兴趣的看著窗外，好像外面的风景比她来得有吸引力。

就怕你脱光衣服站在他面前，他也一样无动无衷。小舞在心里暗笑。

“偷、抢都行？”雷行嘉也提出她的问题。

“行！”“如……如果两个礼拜期限到了，我们都没拿到呢？”李洛心魂兮归来。

“那么你们就得打道回府。”他根本没打算把耳环交给她们任何一个。

“这件事和雨又有什么关系？”徐亚宁憎恨的瞪著那个戴面具的男人。

黑炎竟然冷笑。“诚如雷小姐所说的，如果耳环一直都摆在我身上，你根本就没有任何机会。”他好狂妄的口气，“为免落人口实，所以除了我本身戴的这只耳环外，我会将另一只交给雨佩戴。原则上一、三、五及星期六你们可以动手夺取雨身上的耳环，二、四、六夺取我的，这些规定请牢记，因为日期弄错的人视同弃权。我想如果各位能通过长老的考验，身手不该会比雨来得逊色。”“什么？”他看不起她！小舞既气又恼，他竟然看不起她！“你……”她一定要把耳环拿给最不顺眼的徐亚宁。敢要花招，后果就自行承担吧！死笨蛋！

“另外，有个附加条件——只准你们使出本领夺取耳环，绝不能平白的拿到它，否则就取消资格。”黑炎早有防备。“这两个礼拜雨会紧跟在我身边，我们绝不会联手。”他们当然不会联手，因为她会和这些女人联手来整他！

该死的王八蛋！竟然放这种冷箭，而且连后路都不帮她留，算什么老大！

还随时随地哩！这不就表示她将过著两个礼拜“永无宁时”的日子吗？“说完了吧！”小舞咬牙切齿又恐坏了“青焰门”的名声，只得委屈自己低哑的嘶吼。

对于“雨”的怒容，黑炎的反应是神色自若的扬著嘴角，当他是无理取闹的毛头小子般看待，“完了。”“好，众美女们，我和老大还有些事要讨论，先行离开了。”挤了个好难看的笑容，她抓著黑炎的袖子愤怒的往外拖，根本管不了黑炎的身分比她高，这样的行为举止已经逾越了本分。

“游戏从明天开始，请擅用机会。”黑炎让“雨”拖著走的同时，也不忘丢个临去秋波。

“你给我闭嘴！”小舞踩著又重又沉的脚步，拖他进二楼书房，并将门关得震天价响，以反应心中愤懑。“该死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怎么做？”他比柯宾还吵。黑炎冷淡的坐进书桌后的皮椅，旋个身对著窗外凝视，摆明了事情已成定局，多说无益！

“拖我下水啊！”习惯真差，说话老不对著人。

“这本来就是你应该做的事，你该感谢我帮你省了很多力气。”得了便宜还卖乖，真有他的！

这么看来，她不但善尽了监督之责，唤起了他久蛰、甚至有可能被狗吃掉的责任心，还过火的又让自己进这淌浑水里了。

本来以为可以轻松的在一旁等著看好戏的，谁知该死的黑炎硬是不放过她。好吧！反正他都能不仁了，又怎能怪她不义。

“别想溜。”黑炎竟然又猜中了她的心思。

“谁……谁说我要开溜，我是气得说不出话了。反正我不想做的事，谁也不能逼我，你别想我会为了那只烂耳环拚命！”她嘲讽的反身往外走。今晚就走！她决定了。

“是吗？咱们走著瞧。”而且越快越好。小舞绷著脸气冲冲的走出去，不能免俗地又把怒气都用在甩门上了。

这扇坚实的木门迟早会被“雨”给毁掉。黑炎若有所思的撇著嘴。

夜不够深，必须再等一会儿。

小舞坐在床上慢条斯理的收著护照、衣服及一些日常用品，并不时采

视著外面。现在已是半夜两点多钟，白天热闹喧哗的山庄终在此时化为宁静。

再等十分钟，她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远离加拿大，投奔祖国的怀抱了。

这种偷偷摸摸的感觉果然很棒！嘻嘻……更棒的还在后头呢！想到这一走后，就永远不必再和“青焰门”有任何牵扯；不必再东西飘荡；不必再做中性人，从此还回英雌本色……光是想到这些无限美好、戴著光环的前景，她就兴奋得快要休克。

当然啦！在这种纯然快乐的时刻里，实在不应该掺有任何不愉快的杂质，可是上天似乎有意提醒她，拥有单纯快乐的前提是 必须经过好长一段革命。

小舞叹口气，摸著相框，相片里那三个不容易妥协、十分难缠的男性正是她讨伐的对象。

看来她必须效法国父革命的精神 不屈不挠，为真理而战！

好，为真理而战！

她站了起来，握紧拳头高高举起，立志向她的哥哥们讨回失去已久的自由，来次轰轰烈烈的抗争。

所以呢！第一步，她必须先跨出这座牢笼。

小舞检视身上的夜行衣及只露出双眸的面罩。为避免曲线过于毕露，她特别加了件黑色宽大的飞行夹克修饰，再加上那只小小的黑色背包，这么一身融于夜色的黑，想不动声色的溜出“青焰山庄”绝对不困难。

她对自己灵活、如猫般轻巧的身手有十足十的把握！哈！

脚步已移往房门的小舞，忽而不安的收住势。不妥！虽然她对自己很有信心，可是……该死的，她不得不承认“青焰门”身手比她俐落、高杆的人，一抓就是一卡车……这样想是有点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没错，可是事实摆在眼前，连柯宾她都拚不过，更别说其他人了。

想想还是识相点走阳台好了……她好轻、好柔的拉开落地窗，深怕有一丝不受欢迎的噪音蹦出，一切努力就前功尽弃了。

看样子“雨”真的准备开溜。黑炎隐身在阳台上，冷然的盯著偷偷摸摸、却大意的没发现有人在监视他的“雨”。

“你是谁？不想活了吗？竟然溜进青焰山庄偷东西！”黑炎打算玩个官兵捉小偷的游戏。

正趴在栏杆上，一心一意打量高度的小舞，被从死寂的黑夜中所传出的讥诮声给吓了好大一跳，心脏差点蹦了出来。

她旋过身，一看到倚在隔壁落地窗前，也刻意穿著黑色系列的黑炎老兄时，心里所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 它是刻意等著“张”她的。

死烂人！他该不会要死不死的正好是易经、紫微斗数之类的占卜高手吧？怎么把她的行动算得准准的。

“少来了，你根本就我知道我是雨。”慢慢的倚著栏杆，她已经随时准备往下跳了，反正她是绝不愿意再待在这里，看他的脸色做事了。

黑炎将他的动作看进眼底。“缺钱用吗？”“缺钱用？”“进屋偷东西的梁上君子不是缺钱用，难道是兴趣使然？”他好恶毒的泛起笑容。

竟然说她是小偷？！她啊！一个清清白白、纯洁无垢，莫名地委身于“青焰门”过了将近十年双性人生活，窝囊得只差点没飞进杜鹃窝的可怜女孩哪！竟然被组织里这个瞎了狗眼的男人给说得一文不值。

“青焰山庄纵使堆满了外界传闻的钻石珠宝，我也不屑一顾，你不会以为你家有钱就很了不起了吧！”碰到他，想不发脾气实在困难。

“哦！是吗？”他怀疑。

“黑炎，你少惹我生气！”小舞恨恨的瞪著他，“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没错，我是准备偷溜，你又能奈我何？”“偷溜？真差劲，阙家竟然会出了你这号败类。”“你！”她气岔，一转身就要往楼下跳，却被眼尖的黑炎从身后紧紧的抱住。”放开我！”她拚命的挣扎，手肘狠狠的连续往后撞，却不幸地没一次中的。没办法了，只好连脚都派上用场，来个拳打脚踢、手脚并用了。

他像个胡闹的小鬼。黑炎轻松的闪躲他的攻击，一再诧异从“雨”身上所传出的香味，这种味道绝不是古龙水，倒是.....女孩子特有的温香。

女孩子？他的身体因为这个想法而绷紧。没有人看过“雨”的脸，难道.....他的手从“雨”的腰部慢慢的往上游移.....“放开我！你是同性恋吗？”小舞气咻咻、不停的挣扎，想用开身上那双铁臂，却不料适得其反，黑炎为防他逃脱，抱得更紧了。该死的，真不像话！从没有这么亲近过男体的她，脸庞蓦地臊红了。“你.....干什么？！”小舞突然放声尖叫，那一声尖锐、高亢的叫声少说有一百二十分贝以上。

黑炎竟然.....竟然.....摸她的胸.....胸部！

软软的.....“雨”真是女人！黑炎吃惊的转过怀中僵直约娇躯，趁她呆若木鸡、错愕不已的时候，迅速的扯去了她的头罩。

她！这张脸不就是.....他那始终平静、不曾泛起波浪的眼神，很快的闪过一种特别、教人难以捉摸的情感。

面具下这张容颜是绝顶的美丽。“雨”那原本白皙、透明的脸颊，这会儿已经被怒气给染红了；那头随著面罩飞扬的头发更是淡淡的泛著蓝光，把她秀丽、绝美的五官衬托得十分诱人；尤其她那张丰厚饱满、一般人称之为性感的小嘴，更是犯罪之源。黑炎的心被狠狠的抽了一下，才仅是一眨眼的工夫而已，他的魂就已经被她那盛怒的美颜给迷惑了。

“你.....”小舞料不到他会有这么可恶、出人意表的举动，所以呆楞了好几秒，等她回复怒气时，黑炎的惊艳期也已经过了。“你这个大色狼！”骂完，手跟著挥过去。

黑炎轻轻的接住她的手，略感讶异的挑起眉，“原来雨是女的，难怪阙家兄弟拚了老命不让你出任务。”这张脸，他找寻这张脸好几年了，没想到就近在咫尺。

“如果你敢泄密，我就宰了你！”黑炎握著她纤细的手腕，似笑非笑的看著她，“向来只有我去威胁别人，从没有人能威胁得了我。”“什么意思？”小舞拧著眉头，有些紧张了。

她也会紧张？“我没有替你保密的必要，而且也不想。”“你.....”她抡起另一只手拚命的捶他，可是他怎么好像无动于衷？“你是只该死的大色狼！”“色狼？”黑炎握住她拚命攻击的小手，将她整个人带进自己怀中，“这样才叫作色狼。”他霸道的吻住她咒骂不休的红唇，无比轻柔的吻著她。

小舞又傻住了。他在吻她，他竟然强吻她！“唔.....唔.....”她奋力的摆著头，想用开黑炎火热且越来越色情的法式亲吻，无奈这人的唇如影随形跟著她的头转，根本不管她愿意与否。

小舞的杏眼忿然的对上黑炎那双深沉的鹰眼，强烈的表达出她的不满

与厌恶。

该死的！他竟然锁紧双臂，表示答覆。

两人的眼睛斗著气，双唇的接触却越来越深、越来越狂野，也越来越……缠绵。

这个字眼同时跑进他们的心中，也解除了他们之间越见纠结的魔咒。

黑炎看著“雨”那张巧夺天工的红唇，经过他彻底的肆虐后，不仅更加红润，甚至娇艳如盛开的红玫瑰。

“够……够了吧！放开你的手！”实在没力气也不愿对上那双了然于心的黑眸，小舞没好气的撇开了脸。

“不够。”他意犹未尽的搂紧她贴近自己。

“不够？！”实在不敢相信有人会厚颜无耻到这个地步，小舞急遽的转回了脸，光火的瞪著他，“放开我！”“你真的叫阙尚雨？”这种杀气黑炎已免疫，他开始怀疑有关于她的一切。

“关你什么事？”他的眼神在听到她的回答后又变得好邪恶。

“如果你不想让全世界知道雨是女人的话，最好还是乖乖地回答我的话。”他不笨，当然推想得出来阙家兄弟为什么要合力掩饰“雨”的身分。

黑炎真的很坏、很冷地，一副言出必行的态势威胁著她，称他是四大恶人的老大——“恶贯满盈”也不为过。

小舞悻悻地扁著嘴，痛恨自己竟然必须认命的接受威胁，因为“恶贯满盈”抓到了她唯一不能起而反抗的小辫子了。

“『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句话，不知阁下听过了没？”不愿太爽快的回答他，自己还是有几分骨气的。

“我只听过『命好不怕运来磨』。”和她对话是那么有趣。

命好……我呸！

懒懒的爬梳著长发，小舞不著痕迹地想挣出他的怀抱。

“别动！你还没回答我的话就想溜？”又绷紧俏脸了。黑炎冷漠的瞧著她的容颜，欲望的洪流几乎淹没了他的理智，他不自觉的搂紧她，彷彿不这么做，她就会飞走、消失在他眼前。

“该死！你乾脆一把勒死我算了。”喘不过气的小舞，双手费力的推拒他。

发现到自己情不自禁的举动已快让怀里的人儿透不过气时，黑炎才有丝不悦的松开她。

“快回答我你叫什么名字，不然我现在就打电话问阙家兄弟。”“阙舞雨，我叫阙舞雨，听见了没有？！”她愤恨的吼著，恨不得震得他立刻失聪。

“无语！”黑炎听得仰头大笑，“以你这么聒噪的性子，实在配不上这个名字。”“那你冷似冰的个性，难道就不是糟蹋了你的名字吗？”她激动的揪著他的衣服，摔他的念头一直挥之不去，“而且我的『舞』是跳舞的舞，『雨』是雨滴的雨，听清楚了没？目不识丁的拙夫！”小舞不解释还好，这一说，他笑得就更放肆了。“跳舞的雨滴！这不是很讽刺吗？”没有丝毫犹豫的，这回她紧抓著他衣服的手一个反转就要来个过肩摔，谁知这人的脚不知是生根了，还是被瞬间胶给黏住，任凭小舞怎么使力的想摔他，他就是稳如泰山的笑著，一点也不把她的小动作给放在心上。

她的性子真是刚烈。黑炎含著笑意凝视她蠢动不安的身子。

“阙舞雨，你闹够了没？”他一副没耐性再和她耗似的，从怀里拿出一只“青焰带金”环，并用力的扳正她的脸，“这只耳环绝对不能让那三个女

人拿到，不然的话……后果自理！”他的表情很容易让人明白，充满了肃杀、暴戾之气。

“你选老婆，偏要我去送死，不是太没道理了吗？”她握紧拳头拒绝接受。

“这事由不得你。”黑炎抓起她的左手，用力的扳起她的中指，霸气十足的将耳环套进她的中指。这只耳环恰如特制的结婚戒指般，密密的贴合著她的手指，并紧紧相依著。“耳环绝不能交给任何人，听见我的话了。”他意喻深远的瞅著她。

忿忿的拍开他的手，小舞极其不悦、极其阴沉的瞅著耳环，“你以为现在是我们两个的订婚典礼吗？你把一只耳环套在我的手上，人家会怎么想？你疯了啊！为什么我不能戴在耳朵上，却偏要戴在手上！”她大声的狂吼。

这种小事也值得她气成这样？实在像座火药库。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黑炎懒得理她，自顾自的走进房间，把阳台让给她去发飙。“牢记我的交代！”这句命令伴随著他的背影消失在空气里。

“黑炎！该死的混蛋，给我滚出来！”瞪著紧闭的落地窗，她只看得到一片黑。“出来啊！耳环我要丢掉了！”她恐吓著。

静默。

奇怪！为什么没有动静？等了好一会儿，实在拗不过心里的好奇了，小舞才终于趋身向前，贴在玻璃上极目张望著屋内。

突然！她弹离玻璃好远，直直的撞向栏杆。那……那……个不要脸的男人，竟然……当著她的面脱衣服！

还脱……脱得相当怡然自得，实在过分！黑炎吃定她不敢逃跑，她……她就偏要溜给他看。小舞冲动的转身爬上栏杆，本想延续著心中那股怒气往下跳，一鼓作气飞回台湾。可是……唉！她怎么好像感受到那三个哥哥抓狂时几欲焚毁人的杀气了。他们对黑家人的死忠，已经超越了对她的疼爱，而黑炎就是抓住了这点，才会那么肆无忌惮的把耳环丢给她，也不管她开溜与否，便自行进去睡他的大头觉了。

该死！她被黑炎逼得根本没后路可退了。

砰！“雨”标准的甩门声。

她终究还是进去了。黑炎一颗紧张、悬在半空中的心，自此方得轻松；费尽全力控制住的激动情绪，终于得以尽情的发泄了。

从口袋里掏出皮夹，黑炎冷硬、不近人情的眼神一接触到照片里的女孩，瞬间变得炽热、温柔且多情，教人无法相信他就是那位对凡事漠不关心、老凝著张冷脸的“炎皇”。

照片里是位穿著夜行衣的女孩，显然刚干了什么坏事正待开溜，所以急得从围墙上往下跳。这张相片便是在她未著地时偷拍到的。不知是摄影师技术高超，还是模特儿上相，总之这是张相当唯美的照片；不仅是因为女孩有张美丽的容颜、飞扬的秀发、醉人的星眸、及柔软红唇，更因为她那介于天真和调皮的表情，闪亮、清新的气质异于一般的美女。

从一开始，无意中在大弟炙那里发现这张照片后，黑炎就无法自拔的爱上她了。从不曾喜欢过谁的他，竟然疯狂的爱上这名擅闯人间的天使，他的爱来得如此莫名，而且快得惊人，这份如排山倒海般席卷而来的爱恋，是那么狂炙、火热、深沉且一发不可收拾，差点吞噬了自己……从起初的极尽

抗拒、挣扎，总以为自己只是一时意乱情迷，绝不是一见钟情；到后来遍寻不著她后，心情从沉重到变冷。他一再的抱著希望，以为只要见上她一面，便可确定自己的感觉，证明自己只是一时昏了头，莫名的爱上一个幻象。可是她却彻底的从这个世界失踪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找了她有五年了，而随著日子的逝去，他终于肯定自己是爱上这名女孩了。他爱她的心，热烈得教自己惊讶，痴迷得几近疯狂，执著得让他黯然神伤。对他而言，她甚至代表了一切，他所想要拥有的一切。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一夕之间，“炎皇”变得孤僻、难以亲近，冷硬、阴寒得教人害怕，只因一切解答全系在一个陌生女孩的身上。

“我终于找到你了……”黑炎难掩激动，想控制却无法停止颤抖的抚著照片上的女孩。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五年了，这些对他而言苦不堪言的岁月，只有将她妆点得更加美丽、更加成熟、也更迷人了。可是她不知道有个人为了她食难下咽、睡不成眠，受了五年的折磨，尝尽了相思之苦。

实在可笑，没想到他爱了将近一辈子，找了几近天荒地老、海枯石烂的女孩，竟然就在“青焰门”，就在隔壁，而且似乎相当的痛恨他。

一丝痛楚滑进心房。不！不管她是否讨厌他、痛恨他，这辈子他只要一个女人，只爱一个女人，他不准她不爱他，也不准她不要或抗拒他。不管祖宗的规矩有多么严苛，她有多么不喜欢成为青焰人，见到了她的脸，触摸到她柔软的身子，黑炎才知道他对她的痴恋终其一生不变！说他固执、死心眼……什么都好，反正他就是要定这个小火药了。

不管怎么说，“青焰门”的“炎后”永远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 阙舞雨！

这辈子，她是绝对别想逃拥他的怀抱了。

第五章

星期二，“炎皇”的选妻游戏于今天轰轰烈烈的展开了。

既惊且喜的柯宾涕泪纵横，就差点没将“雨”供起来膜拜，永志其感激之心。他原以为以炎少爷那孤僻、冷漠又有些任性的性格，这辈子绝难娶到老婆了。撇开炎少爷对女人兴趣缺缺这点不谈，光是地位崇高、连“太上皇”都得敬畏几分的“长老团”，为了说服他到温哥华看一下他们为他筛选出的候选新娘，都得老人们三催四请、好说歹说地日夜轰炸了三个多月，才能教他移动尊躯至“青焰门”的总部，更别说要他亲自选老婆或试验她们了。

只怕教他做这种事情，他会瞪得你透体通凉，自动闭嘴。

“炎少爷，徐小姐在楼下等你了。”而且穿著相当的暴露，教人看得流鼻血。柯宾非常不以为然的歪鼻子斜眼睛。

虽然昨天没能有幸亲闻炎少爷公布竞赛的内容，但经过众家包打听的绘声绘影、加油添醋的结果，只怕全世界这会儿已经知道这位大少爷终于有所行动了。

不过，原本一个简单的选妻活动，却被渲染成耍狠斗强的擂台赛，实在有些不妥。奇怪的是，“雨”为什么肯乖乖的任少爷摆布，他们两个不是八字不合，天生相克吗？“哦！”实在懒得应付那些无聊的女人。黑炎淡漠的躺在木制躺椅上，悠闲的看著书，丝毫没有起身的打算。

“炎少爷……”所以少爷是不喜欢徐亚宁了。柯宾无限叹息的陪站著。不是说他有多欣赏或希望徐家这位妖娆的大小姐能入主“炎后”的位子，而是替少爷担心罢了。从他进黑家被指派服侍少爷到现在，还真没见过他对那个女人认真、仔细的瞧上一眼。说穿了，他是怕他就这样子然一身，孤独一辈子。

“雨呢？”黑炎突然冒出一句。她还在生气吗？柯宾告诉自己，他看错了。炎少爷那双一向冷淡、不轻易显露感情的双眼，真的在提起“雨”时闪过一抹罕见的深情吗？他拚命的摇头，并告诉自己，是他眼花看走眼了，堂堂“青焰门”的“炎皇”怎么可能喜欢上男人……喜欢男人？！柯宾差点失声吼了出来。

“柯宾，我问你雨呢？”黑炎不耐的警视著柯宾。他怎么一副深受打击的样子？“他应该还在睡觉。”不会吧！一定是他看错了。柯宾心不在焉的研究著这个超级严重的问题。“嗯……对！一定是我看错了。”他击掌，为了好不容易得到的答案高兴、感动莫名。

“什么看错了？”黑炎撑著头，奇怪的看著他。

炎少爷娃如此的雄赳赳、气昂昂，卓尔不群、英俊挺拔的男人，他不可能喜欢男人的。

“柯宾，你吃错药了吗？瞧你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看他毛毛躁躁、心浮气躁的模样，黑炎就知道他又在钻牛角尖了。所以他慵懒的又躺平了身子，继续看他的书，不再追问下去。

“炎少爷，徐小姐在楼下等了好一会儿了。”虽然她的穿著稍嫌大胆了点，但如果能因此勾起少爷的兴趣，他绝对乐见其成。总比看著他喜欢男人好吧！

“让她等，反正她的目的是耳环，等不及她自己会上来的。”他冷哼。

少爷实在有够冷酷。“可是她好歹是香港徐派的千金，于情于理，少爷都应该尽一下地主之谊啊！”“你忘了徐老爷是个多么狡猾又粗俗的人了吗？他的女儿骄纵又跋扈，根本是个任性的女人，你认为这种女人我会喜欢？”他不屑的挑剔著。

“我实在看不出来少爷喜欢什么样的女人。”柯宾没好气的瞪著他，“或者你根本就不喜欢女人？”“谁知道？”让他去紧张一下也好，省得他一天到晚罗哩罗唆，比他爸妈还唠叨。

“少……少爷，你……说的是真……真的？”柯宾结结巴巴，好生震惊的抓著黑炎。他是同……同……那个字眼实在难以连续成一个名词，柯宾圆圆的眼睛不停的眨呀眨的，嘴巴张得好大、好大。

黑炎淡淡的扫了他一眼，捂著耳朵懒得回答。

“这怎么可以！你身为黑家的长子，也是青焰门的老大，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记得当初夫人要我跟在少爷身边时，曾切切的嘱咐过我，要我盯著你成家立业，娶个贤妻进黑家，你怎么可以逆伦而行！”柯宾急得踱方步，大吼大叫的晓以大义。

“柯宾，你真聒噪！”阙舞雨懒洋洋的伸展著身子，从房里走出来经过客厅时，看到柯宾走来走去，口若悬河地叽哩呱啦，一张嘴不停的动著，活像

只急躁不安的老母鸡。“你渴不渴？真是吵死人了。”“你来得正好，”柯宾挥手要他进来，“雨，你知道炎少爷竟然……”不对啊！少爷所说的对象会不会就是“雨”？他刚才提起“雨”时的表情仍历历在目……一定是“雨”勾引少爷的！

“柯宾，我又没惹你，你干嘛瞪我？”小舞走近柯宾，不悦的回瞪著。这小子八成又活得不耐烦了。

“雨，你为什么要戴面具？”柯宾不悦的挑剔著他。他很不甘心，却又必须承认撇开被遮掩的部分不谈，“雨”的确有股女孩子的秀气和灵活。可是男长女相本属正常，发育不良的小子不都是这付青涩、难以入口的模样吗？少爷若想找个像“雨”这类型的女子应该也不困难啊！

不行！为避免悲剧发生，从现在开始，他一定要紧紧盯著炎少爷，不能让他跟“雨”有机会单独相处。

“柯宾，你只管侍奉那位大少爷，我的事就不劳你费心了好吗？”她森冷的目光狠狠的射向黑炎，巴不得刺过他的心、刺穿他的肺。

她的气还没有消。黑炎偏过头很肯定的看著她，然后出其不意的一把拉过她，轻轻的摸著她手上的耳环。原以为她会把它拔下来，没想到……这只大色狼！昨晚吃她豆腐还不够吗？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对她毛手毛脚！

小舞正要发作，柯宾却先她一步，“少爷，男男授受不亲！”他扫开两人的接触，忿忿不安的瞪著“雨”，“这只耳环是少爷的，怎么会在你手上？”这成何体统，实在太不像话男男授受不亲？这是什么令人喷饭的笑话！

“柯宾，你最好少质问我，本人最近情绪欠佳，不太能控制自己的行为，惹火了我就让你吃不完兜著走！”她快变成恐怖分子了！从抽中签王开始，她的心情一天比一天沉重，脾气一天糟过一天，不知道该拜谁之赐。

“雨，麻烦你将耳环取下来戴在耳朵上好吗？”不坚持不行，那只“青焰带金”太明显了，他可不容许有任何侮辱主子的流弹射出。

“乾脆扔了它，你看如何？”小舞好甜蜜、好温柔、好危险的绽出个柔若春风的笑容。

原本有意拿下来的她，这会儿改变心意了，而看柯宾冷汗直冒的样子，他的想法一定和她不谋而合。哈哈！有什么复仇的方法比听到黑家老大被疑为断袖之人来得痛快？更何况这种局面是他自己造成的。嗯……现在她越看这只耳环觉得它顺眼极了。

“不行！”柯宾好紧张，“这只耳环是立后环，你绝不能扔了它。”“所以你最好给我乖乖的闭上嘴！”她眼神转冷，不悦的反身离开。她要去策动那三个女人来整死那个该死的混蛋。

一直忍著笑容的黑炎一点一滴的泄出他的笑声，直到“雨”走出房间后，才尽情地捧腹大笑。

阙舞雨真可爱，纵使已被怒火焚身，恨得想宰了他，她那双闪动、流露出活力的双眸却仍是美得教他心动，无法自抑地深陷其中。他要她！黑炎非常肯定她必将属于他。

“炎……少爷……”没搞错吧！刚刚那愉快的笑声真的是从他那一向抿著的嘴里发出来的吗？匪夷所思，真是不可思议！

柯宾摇头又摇头，企图甩去心中的不安。炎少爷会那么笑，一定是因为“雨”盛怒的样子很可笑，不是因为他对“雨”有特殊好感。算了吧！别自欺欺人了，炎少爷曾这么大声笑过几次？就他所见，只怕没超过一个手掌

的次数吧！

难道他真的对“雨”有特殊好感？！一朵朵乌云慢慢地罩在柯宾的头上，移进他的心里，深深地种在他的眼底。

既然另一只耳环在他身上，那么过去的恩怨暂且先记在心里，识时务者为俊杰，还是先拉拢他再说，当众拥抱敌人方可迷惑对方，取得制敌先机。

“雨，早安！”徐亚宁刻意涂著淡紫色口红的性感美唇，僵硬的勾起个完美的弧度。

若不是及时扶住楼梯的手把，小舞铁定当场摔死。

老天！这些人见风转舵的速度快得惊人，并且教人害怕。

超低胸套装！今天不是发布了低温特报吗？这个女人的皮是不透风、可御寒的吗？小舞好笑的看著一身鲜黄、抢眼得令人无法逼视的女人。不过话又说回来，徐亚宁的“本钱”也实在好得没话说。

“早呀！徐小姐，你今天看起来……呃……相当秀色可餐。”若不是交恶在先，她说不定会建议她穿三点式泳装去媚惑那个王八蛋，效果一定会出奇的好。

因为黑炎是只披著羊皮的大色狼！不由自主地，小舞想起昨晚他那该死的行为和该死的威胁。现在只要是听到关于那个烂人的任何事，甚至于看到“炎”字，都会让她没由来的怒发冲冠，恨不得狠狠的扁黑炎一顿。

尤其是手上这只明显的刻了个“炎”字的“青焰带金”，更是时时刻刻提醒她，黑炎是个怎样该死的笨蛋！

“是吗？你也觉得我这件衣服很好看？”徐亚宁好高兴的挺直著身子。她大概等这句话已经等很久了，所以兴奋得没发现到“雨”直翻白眼。

真是头脑简单的女人！

“是啊！你这身鲜黄色的套装把你的优点都表露无遗了。”神啊！请原谅我说谎。小舞在心中暗自忏悔。“炎老大看了一定会很喜欢的，你何不上楼去找他？他好像在等你呢。”这种问心无愧的诳语教她扯一辈子，她死都不会忏悔。

“真的？”她来这也有一个多小时了，已濒临发作的阶段。若在以前，多等一分钟她都会嫌浪费，这次若不是胸怀大志，而对象又是大家梦寐以求的“炎皇”，以她一个千金之躯又怎可做这种牺牲。

“真的，而且我还听说他对你的印象不错。”嘿嘿……雪球越滚越大罗！

我就知道他对我特别有好感。“雨，谢谢你告诉我这些，事成后我一定会报答你的。”她急急的往楼上冲，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清脆且急促的响起。

“记得使出浑身解数去诱惑他！”小舞好心的建议道。“他这人其实外冷心热，所以……你应该了解我的意思。男人嘛！哪个不好色。”“谢谢！雨，没想到你对我这么好。”徐亚宁现在已经把“雨”当成大恩人般的感激了。

“哪里，我只是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而已，你还是快上去吧！”直到徐亚宁苗条诱人的身影消失后，小舞才放声大笑。

不知道她是否该跟上去看好戏？这幕戏保证高潮迭起，绝无冷场！她哈哈大笑地走出屋子，打算继续兴风作浪。

她不意外会在门外看到雷行嘉，只是对于李洛心居然与她同行感到有丝讶异。

“嗨！你们的动作得快点了，徐亚宁已经捷足先登了。”小舞咧著嘴嘻皮笑脸。最好她们能在今天就把黑炎那只耳环抢走，省得她被拖下水。

“徐亚宁不可能从炎皇那儿拿到耳环的，这点你应该相当明白。”雷行嘉冷冷的瞥著“雨”，淡淡的冷笑著，“从你这边下手似乎简单多了。”镇定！小舞告诉自己不能发火，一个黑炎气她已经够了，没必要再增加一个。

“雷行嘉，如果你真以为我这个发育不良的小子能够让你随便摆平，那你就错了。”环臂抱胸，小舞火爆的脾气随著敌人的态度瞬间转冷。别说是受制于那家伙了，就为了替自己扳回面子，她也绝对不会输给这几个女人的。

雷行嘉的回答仍是嘲讽的冷笑。

“雨，你要出去吗？”李洛心适时的插进她们之间，阻隔了两人较劲所发出的电流。

“对。你呢？要进行柔情战术了吗？”面对心无城府的小可爱，小舞的心情不知不觉地随著她璀璨的笑容起舞。

“嗯，我好喜欢炎皇哦！从昨天见到他以后，我……我就对他一见钟情了。”李洛心楚楚可人的红著脸，羞答答的低喃。

少女情怀总是诗，如果她真是男孩子，一定会喜欢李洛心的。

“愚蠢！”雷行嘉讥诮的瞪了李洛心一眼，这种小女孩怎么配得上黑炎那般俊逸、阳刚的男子。“你还是回去陪学校那些青涩的男同学扮家家酒吧！”

“你……”李洛心不知如何反驳，当场傻眼。

没想到雷行嘉比徐亚宁更差劲，专挑人家的短处批评，好个毒美人！“洛心，别伤心，依我男人的眼光来看，我可是喜欢青苹果胜过冰块哦！”她大姊姊般的安慰著李洛心。YA！终于报了一箭之仇。

“雨，说话当心点，无妄之灾少惹为妙。”阴毒的神情留在雷行嘉的眼里，她脸色发青的警告著。

又是威胁。够了吧！她最近收到的恐吓、威胁，比过去几年加起来的还要多出好几倍。

莫非真是流年不利？“你……你怎么可以威胁雨！”李洛心鼓足勇气伸张正义。只可惜她那中气不足的语调，硬是抬不起她的气势。

“李洛心，没你说话的份。”雷家这位酷毙的大小姐的字典里大概早已将“友善”两字撕掉了。

“洛心，你先进去看你的偶像，这里我来应付就可以了。”小舞伸手捂住她的嘴，亲切的拍拍她的肩膀。

轻轻的拉下“雨”的手，李洛心还是不放心进屋去。雷行嘉的脸色好阴沉，好像恨不得将他们俩生吞活剥。“雨，她好可怕哦！”巫婆是不是就是这种模样？“李洛心！”雷行嘉真的出手了，她抬起手狠狠的挥向李洛心的脸，手上夹著锋利的刀片！

小舞眼明手快的抬起右手挡在李洛心的脸上，就这么手起手落之间，一道明显、鲜红的血痕随著雷行嘉划过的空气，缓缓地浮现在“雨”洁白的手背上，控诉著雷行嘉的罪行。

甩甩手，小舞气愤的责骂：“你实在太狠了，脸孔是女人的生命，你竟然只因为一句话就要毁她的容！”这个女人的心胸太狭窄，没有容人的气量，绝不能教她进了“青焰门”。

“雨”竟然为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女孩挡下这一刀！他对李洛心的好感不得不让人提防。

“你的立场若不能保持中立，我想这种教训在往后的两个礼拜内一定还会重演。”雷行嘉只是懊恼没毁了那丫头的容，对于误伤他人丝毫不见愧疚。

当李洛心看到鲜红的血滴下“雨”的手背时，她不敢相信又好伤心的泪水直流，“你的手流血了。你……你这个坏女人竟然出手伤人！”她心疼又愧疚的翻看著“雨”手背上的伤口，天啊！割得好深。

“你还不够资格教训我。”雷行嘉冷淡的转身进主屋。

“呜……怎么办……血怎么流不完啊！”李洛心噙著累水，好生害怕的抓著“雨”的手不敢放，却又不知该如何是好。

血一流完，不等于她也挂了吗？这个小笨蛋！小舞又疼又怜的暗笑。“李洛心，麻烦你尽量哭小声一点，用不著因为我这小小的伤口惊动全山庄的人，好吗？”“小小的伤口？！”她尖叫，“你的手都是血耶！你的身体本来就不好，这次为了我又受了重伤，我好难过喔！”李洛心著脸，切切的低泣。

重伤？！小舞哭笑不得的抬起手观看。如果这点伤对她而言算重伤，那自己不早就死过八百次了。

“我说洛心小姑娘啊，你就别再哭了好不好？你快进去抢你心爱的男人，我就尽快去找医生疗伤好吗？”徐亚宁和雷行嘉都已经行动了，她还有时间在这里哭天抢地，真教人佩服。

“真的？”李洛心狐疑的瞅著他。

“真的。”小舞推著她，“快进去了，不然你的炎皇就要被抢走了。”“可是……”“别再可是了，你只要想著炎皇那张脸就好了。”虽然非常不愿意承认，可是他那张具吸引力的脸确实很好用。

李洛心这会儿脸上浮了个大大的心字，里面写满了她对他的爱慕。

“好……好吧！那我先进去了。”“快快快，你快进去。”求之不得哪！

若每次和这三个女人交手都是这般疲惫的话，不用两个礼拜，大概只要三天，甚至不用雷行嘉动手，她便自了残生以求解脱了。

唉！天好蓝，风好轻，她的前途好黯淡。随著吊床摇来摇去，阙舞雨的心悠悠的跟著动荡不安。

“雨，你怎么会躺在小舞的吊床上？”隔著墙，柯宾老远就看到躺在吊床上跷著二郎腿的他了。

又是柯宾！怎么每次躺在这裏感慨、怨天怨地时，就会遇到他。他是老天派来安慰她的开心果吗？“小舞的吊床上？”她不知道这张吊床已经被命名了。

“你不认识小舞吗？”柯宾纳闷。他一直以为那个天使是“雷霆居”的仆佣之类的，既然“雨”是这座居所的主人之一，就不该不认识她啊！

“当然认识。她是我表妹，我怎么可能不认识她。”小舞为自己过多的谎言心虚的暗吐舌头。

“她是你表妹？！”“你为什么这么惊讶，难道我不能有表妹吗？”他就非得这么讶异不可吗？“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很久没见到她了。”正直的柯宾连个敷衍的表情都装不出来，满脑子只想著小舞还欠他一个道歉。

“啧啧，柯宾，你该不会喜欢上我表妹了吧！”说得好像他有多想念她似的，谁不知道他脸上的阴暗代表什么意思。

“我喜欢上她？！”他所表现出来的绝称不上喜欢或者爱慕，用“厌恶”二字形容倒是贴切些。

“我看也不像。好吧！既然你否认，那么告诉我，她干了什么好事让你

恨得牙痒痒的？”侧著身子，她好生惬意的笑著。

“她……”话已溜到了嘴边，柯宾才又急忙吞了回去，“没……没有，她只是和我开了个小玩笑。”他可不希望天使为了这事被责备或处罚。

小玩笑？！如果真是小玩笑，他的脸色就不会发紫了。小舞窃笑。

“嗯……”清了清喉咙，小舞故作严厉的说著，“柯宾，我知道小舞有时会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可是如果她真的做得太过火的话，你不必包庇她，我和哥哥们会好好训她一顿的。”“没有，她很好，真的。”若是因为他害天使被教训的话，他会一辈子良心不安的。

唔，真单纯，也真好笑，他和李洛心可真是天造地设的绝配。小舞紧抿著嘴，把急欲逸出的笑声悉数往肚里吞。

“好吧！既然你这么替小舞说话，我就暂时放过她。”不晓得当柯宾知道她就是小舞时，会是怎样滑稽的反应。“对了，你不留在你家主子身边帮他应付那三个如狼似虎的美女，跑到这儿来做什么？”看在他那么好心帮小舞说话的份上，她就不计前嫌了。

“唉！我就是特地出来避风头的。”柯宾烦躁的搔著短发。

他真的好烦恼，颇有少年维特的忧郁味道呢！“柯宾，上来吧！头仰成一百八十度讲话，你不觉得累，我的脖子都快痉挛了。”“上去？！”爬上那么高的树？！不！打死他都不干。

小舞不懂他为何一脸惊恐，“干嘛！你的样子活像……惧高症，你有惧高症！”本以为“雨”会乘机耻笑他，没想到他却一副同情的样子。“反……反正这又不是什么了……了不起的缺点。”还嘴硬！

“当然这不是什么大缺点。”小舞皮笑肉不笑的安慰他，“好啦！别苦著脸了，是不是你家主子又惹事了？”能让他愁眉苦脸，懊丧著一张娃娃脸的人，除了黑炎也不会有第二个人了。

“我看这场比赛只能寄望在你身上了。”他坦白的几乎哀求了。

“我？！为什么？刚才那三位小姐不全上了炎皇居向你家主子请安了吗？”被割伤的手还隐隐作痛呢！

“问题是，我家少爷对她们视若无睹，根本不理不睬。”柯宾实在不太想忆及那惨不忍睹的混乱。

“你家少爷真无情，一点怜香惜玉的道德心都没有，实在冷得教人不敢领教。”不对呀！说他冷，他又很好色，不然也不会偷走她的初吻，可是他偏偏又对那三个超级大美女无动于衷。照这么看来，黑炎到底是什么样的男人？“雨，不准批评我家少爷，他虽然不好相处，可是身为下属的我们并没有批评他的权利。”捍卫主子是柯宾的生命。

“是，我错了，你家少爷好酷、好帅，是男人中的男人，那三个红妆美人配不上你家主子，这总行了吧！”“柯宾可杀，黑炎不可辱”这句话，是不是自一出生就深深的刻在他的死脑子里了？她好怀疑。

“实际上以她们刚刚的行为看来，也确实配不上炎少爷。”“刚刚的行为？”小舞兴奋的看著柯宾，“你是说我错过好戏了吗？”早知道就该冒生命危险留下来看戏的，说不定她还可凑个临门一脚哩！唉！可惜，真的好可惜。

“雨，这场祸端因你而起，你还有心看戏。”要不是炎少爷的婚事重要，他才懒得管他的生死。

“因我而起？！”不会吧！她一直很安分的坐在这里舔伤，没搞鬼啊！

“你没忘记是谁骗徐亚宁说炎少爷对她有特别的好感，要她像个风尘女郎似的勾引少爷吧！”才不过三个小时前的事，他可不信他的记忆会那么差。“事实上，从少爷的表情中，我不难看出你的死期已近。”“真的？！呵……太好了，徐亚宁的表演一定很精采。告诉我啦！柯宾，她到底做了什么？”管他黑炎要杀要剐，反正她早把命豁出去了。

“你一点危机意识都没有？”炎少爷的眼神看得他和那三位小姐全身发冷，这个始作俑者竟然悠悠哉哉的躺在这里观风赏云。

“少废话一堆了，反正你家主子生就那副冷冰冰的样子，谁看了都倒胃口，早就不稀奇了。若不是他那张脸尚称得上几分俊逸，你想红妆宴会有几只小猫参加？好啦！别瞪了，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你能不能学学宰相，度量大点嘛！”小舞极尽挖苦之能事，能损则损。

“好，反正我说不过你，总之那位徐小姐一上到二楼就竭尽所能的勾引少爷，我看要不是我在场的话，她一定当场跳起脱衣舞。”“脱衣舞？！我的天啊！她还真是听话。”小舞咯咯的抖笑茗，“柯宾，你真不识趣，我敢说徐亚宁一定恨死你这个电灯泡了。”说完，咯笑转成大笑。

笑声是有感染性的，而且当时的情况确实很好笑。徐亚宁一边拚命对炎少爷送秋波，一边还得分神瞪他，他实在很担心她的眼睛会“脱窗”。柯宾轻轻的笑著。

“本来只有徐亚宁，少爷还可以把她当隐形人，自顾自看他的书。可是后来雷行嘉和李洛心相继进来后，二楼顿时成了菜市场。”到现在它的耳朵还有点耳鸣呢！难怪人家会说三个女人聚在一起可比一座菜市场。

“哦！难得她们会吵架，看起来她们的教养似乎都不错嘛！”违心之论不可多，否则她早晚吐死。

“吵架？！哪有那么斯文，她们三个大打出手。”柯宾嗤哼著。

“大打出手！”她再一次扼腕，“柯宾，下次有这样好戏，一定要记得告诉我，不然录起来也行。”录起来！这话只有“雨”说得出口。“我还年轻，前程还一片光明，可不想现在被炎少爷打死。”“李洛心也动手了吗？真是天下奇闻。”“事实上连炎少爷都发火了，而且把她们三个请出炎皇居。”他也正觉得奇怪，少爷向来很少动怒，可是这一次他却大发雷霆，并且动手将她们扫出门。

黑炎也出手？！这就很严重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快说来听听。”“事情是这样的，雷行嘉到二楼发现了徐亚宁的穿著后，就一直当著少爷的面讽刺她，说她像个风尘女郎，徐亚宁一气之下也反唇相稽说她是条性冷感的死鱼。”从刚才那混乱的场面证明，女人吵架的嘴脸特别难看。“就在她们唇枪舌战的时候，徐亚宁得意的向雷行嘉宣布，说你告诉她炎少爷对她另眼相待，要雷行嘉早早死了心。就在这个时候李洛心哭哭啼啼的跑进来，指控雷行嘉是杀人凶手，要她偿命。”“偿命？！”小舞趴在吊床上笑不可抑。标准的李洛心风格——老是搞不清楚状况！

“哇！那个李洛心的功夫可真不错，她一见到雷行嘉就使了一记飞踢，这一踢不仅踢倒了雷行嘉，也连带撞倒了正和她吵嘴的徐亚宁，结果她们三个就这样扭成一团了。”唉！客厅的骨董花瓶被她们撞坏了好几个，损失可不轻哪！

“我相信你家主子有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好本领，他怎么可能被这种小小的混乱给乱了心性呢？”他的血不是冷的吗？她的嘴仍笑得合不拢。

“雨”的眼神告诉他，他绝对不是在赞美炎少爷。“别嘲讽了，少爷的确是没把她们放在眼里，他早已经练就一身充耳不闻的好本领了。”“你是说黑炎真的冷漠到三个大美人在他眼前为他大动干戈，他仍悠哉地躺在那边看他的书？”他还是人吗？简直是神了。

“闹中取静一向是炎少爷的处事之道。”柯宾颇为得意。

“是吗？既然定力这么好，又为什么会把她们请出门呢？”她才不信哩。

“这……”对啊！少爷到底是为了什么事动怒呢？他怎么从头看到尾就是看不出个所以然来。

蹑手蹑脚的走上二楼，小舞百分之百肯定自己没发出一丁点儿声音，可是偏偏有人的耳力就是好得惊人，所以当她还走到自己的房门口，就被拉进另外一个房间内时，小舞不禁又怨恨起长老们的鸡婆。

一被拖进门，黑炎就急急的执起她的双手前后翻视。当他看到小舞被划伤的手背竟然没包扎时，脸色可是坏到了极点。

她没有尖叫，也不意外。当柯宾把今天发生的惨况全盘托出以后，她就抱著必死的决心了。只是这人的行动怎么这般怪异……“喂，你够了没，别再乱动了好不好？你看，血又流出来了。”真是的，动作这么粗鲁！小舞忿忿的四处搜寻著卫生纸，“你房间里什么都有，怎么就是独缺卫生纸！”黑炎随手抓起一件上好的针织毛衣，替她擦著汨汨流出的血，“是雷行嘉伤你的？”他口气不善的丢出问题，“受了伤为什么不去给医生看？”擦著血渍的手青筋渐渐浮起。“她为什么伤你？”这个问题一定很重要，因为他是用吼的。

“小声点好不好？本小姐气虚没力气和你较劲，改天吧！”她无所谓的甩手，转身就要走。

气虚！说话都用吼叫的人会气虚？一定是失血过多的关系。

黑炎气急败坏的推她坐在床上，“坐好，别乱动！”命令完，他竟然一溜烟就不见人了。

这人有病啊！是不是被那三位美女给逼得神经失常了？小舞愣愣的坐在床上，搞不清楚黑炎到底哪根筋不对。

原以为这下于有顿好骂了，没想到他的举止这般异常。

当她还没推敲出黑炎失常的原因，他却已经带著一间医院回来了。

“我的天啊！你带这么多医药箱回来做什么？难道你已经算出在往后的两个礼拜内，我将会再有血光之灾。”她皱起鼻子，不悦的瞅著蹲在眼前的人。他是巴不得她香消玉殒媚哪！

“住口！”黑炎晦暗的脸上沾满了怒气，深幽的眼底竟然有著不舍与心疼。

“以你的身手，雷行嘉不应该会伤得到你，你到底在干什么，为什么这么轻易被割伤？”若不是事先评估、调查过，他怎么可能让她去涉险？即使那时他尚不知“雨”是他的意中人。

这下子她真的确定黑炎被刺激过度了，不然他看她的眼神为什么带有那么多的柔情？“黑炎，你是不是吃错药了，我受伤干你什么事？要不是你硬逼我替你选老婆，我又怎会有这无妄之灾。谁又知道雷行嘉会拿刀片想毁李洛心的容，你的红妆新娘们个个行为特异，我哪知道她们到底在想些什么？说不定不用两个礼拜我就被暗杀了。”她越说越火大。

暗杀！黑炎黝黑的脸色真的一下就刷白了，他阴沉的拉起她的手替她

消毒、上药，“别乱说，我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的。”小舞眨了好几下眼睛，还特地拿下面具，不敢相信他真的脸色发白。“你是不是怕见血？”有可能啊！男孩子大都比较爱面子，若有什么隐疾或惧怕的事，总是比较不好意思说出来，柯宾不就是这样吗？她到底要怎样才能了解他对她的心？他明明很爱她、在意她，却不知该如何让她知道——教他直接表达，那是不可能的事；可是不明白点告诉她，她又迟钝得要命。一思及此，黑炎的脸就和他的姓医样——黑得吓人。

“嗯，你要是真的怕血的话，我可以自己处理我的手。”他到底怎么了？她是好心怕他昏倒，他怎么老是不高兴的瞪著她。

若非看在他好心替她包扎的份上，她才懒得理他，老是阴沉沉的。

“给我闭嘴！”黑炎帮她包扎好后，拖了把椅子坐在她面前，不发一语的瞪著她。

他很生气而且非常的愤怒，她头一次被瞪得不敢直视对方的眼睛。

“好吧！我认输了。”阙舞雨举起双手投降，“能不能告诉我怎么个死法？”她认栽了。

“别乱动！”他接收了她的双手，轻柔的握在手中。“你认为我在生气？”他为什么对她这么……的……温柔……“不是，我认为你很高兴。”他会不会因此龙心大悦放她一马？黑炎自认没办法生她的气。他爱她、疼她都来不及了，怎么可能气她呢！缓缓的勾起她的下巴，他冷冷的笑著，“我们好像还有一笔帐未清？”“哪一笔？”她装蒜。

直到黑炎那温暖厚实的唇瓣不留余地的覆上她的，然后她头晕目眩的闭上眼睛，品尝他这种时而销魂、时而霸道的温柔。

这记缠绵、温存的亲吻似将无穷无尽，持续到天长地久。所以当小舞挣扎的发觉到自己又被占了一次便宜时，全身却已经软趴趴的无力抵抗了。

大……色……狼……。她浑身无力的倚在黑炎怀里，意思意思的暗骂。

第六章

她像个睡美人。

黑炎静静的坐在床边，专注的凝视著裹著棉被弓身侧睡的女孩，看得越久，他便越无法抑制积压在心中多年的爱意。

他看不够她，穷其一生也不够……冬阳暖暖的爬上阙舞雨的床被，晒上她的脸，执著的催她起床。好不容易床上人儿有点意识的抬起手遮挡阳光，她那双漂亮的眼睛却仍闭得死紧，拒绝苏醒。

黑炎扬著淡淡笑意，突然兴起了作弄她的冲动。他轻轻的拉下她的手，俯近她的脸，为她遮去阳光。

黑炎？！

眨，再眨，不停的眨著眼，小舞甚至抬起包著白纱布的右手用力揉著双眼，以确定她没有深陷梦中，不可自拔。

一定是失血过多加上过度疲劳的关系让她产生幻觉，否则黑炎怎么可能在她的房间里？再睡一会儿噩梦就会消失。对！一定是这样。

“起来，我帮你换药。”黑炎拍拍她的脸颊，以为她又睡著了。

真的是黑炎的声音！小舞迅速睁大眼睛，睡意全失。“你——你在这里做什么？”气愤的对上那双紧迫盯人的黑眸，她抽回自己的手，撑起身子直往后退。

“换药。”她的火气通常都是一起床便开始培养的吗？“换药？”小舞不明所以的举起双手，果然看到右手包著白纱布，也慢慢的忆起昨晚他的所作所为，以及那个……热吻。“不……不必了。”她不自在的撇开脸，知道有一股热气正从脚底快速的往她脸上冲，所以她的脸现在一定很红。下意识的举起双手捂著发红的脸颊，她心里不停的暗骂：该死的大色狼！

她脸红了！黑炎好惊讶。

“没事少逞英雄了。”伸手抓过她的右手，他压下心中的笑意，不快的提醒她，不希望再见她受伤。

“逞英雄？”渲人就是有这种教人发火的能耐，“难道你要我眼睁睁看著一个女孩的容貌被毁？我可不像你这般冷血。”“我冷血？”他低哮。

“当然！你若不冷血，那三位美女在你跟前打架，你又怎能老僧入定般的无动于衷呢？她们都是爱慕你，追求你的大美……啊……好痛！”小舞噙著泪珠，瞪著被他紧捏在手中的手掌，痛得直想挣脱。

“你也知道痛！”黑炎死冷的瞪著她，微微松开手，“这些话以后不要再让我听到，不然我会狠狠的教训你一番，让你铭记在心。”“你！”转眼间，她那似欲滴落的泪珠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熊熊烈焰，“我的事你少管！别忘了，等这件事告一个段落以后，我将永远的退出青焰门，到时候咱们再没任何瓜葛，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桥，互不干涉！”顾不得疼痛，她奋力的抽回手，拉起棉被密密的盖住头，希望他识相点自动滚开。

黑炎岂肯罢休，他将躲在棉被里的人整个钉在床上，只留颈部以上让她自由活动。

“只怕由不得你。”他大言不惭的说著。

竟然出尔反尔？！真不要脸！

被他钉得动弹不得的小舞，不甘示弱的隔被叫阵，“君无戏言！”“朝令夕可改也。”他莞尔。

“言而无信，谓之小人。”她反讥。

“何谓君子？”被子蒙这么紧，她不怕闷死？“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难怪他老是一副忧愁的模样。“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难怪他生就一副势利眼，“君子上达，小人下达。”所以他日趋下流，才……才会二度偷走她的吻。

黑炎仰头大笑，敢情她是把《论语》全背熟了？真有她的！

呃，那是他的笑声吗？她在取笑、辱骂他耶！慢慢的放下棉被，小舞甚感纳闷的望著他发呆，不得其解。

他不会把她的话当成赞美吧？唔……有可能，黑炎虽然是华人，可是接受的却是西方教育，搞不好他连看都没看过《论语》，更遑论去读它了。所以，她好不容易记得且滔滔不绝溜出的几句话，不全变成了对牛弹琴的废话吗？“笑够了没？”好火，害她浪费了那么多口水。

“手伸过来。”他犹带笑意的看著她，不懂她哪来那么多气好生。

“不要！”她恼羞成怒，气他每次都能轻而易举的教她发火。

“伸过来。”敛起笑容，他的眼睛开始发寒。

她一脸倔强的藏著手，“你有病啊！哪有人这么快换药的，昨晚到现在才多久而已，这药说不定都还没起作用，你就急著换药，伤口会好才怪。”
嘖！阴阳怪气的家伙。

“伸过来！”这下脸结冰了。

“不好……好嘛！”小舞眼见情势不对，只得乖乖的伸出手。

“不是这手。”黑炎冷然的瞪著她完好无缺的左手，她一定得气死他吗？
享受著恶作剧的快感，小舞假装不悦的嘟囔著，“你又没说哪一手，我怎么知道？”
爱上这种女人实在是活受罪，偏偏他的心又收不回来了。

“炎少爷！炎少爷！”柯宾在黑炎的房间外催魂似的喊著。

太好了！终于得救了。

“柯宾在找你。”她巴不得这人立刻消失似的提醒道。

奇怪，他怎么文风不动？“嗯，柯宾找你，听那声音好像很急。”她加重语气，制造紧急效果。

依旧听而不闻。

“炎少爷，雷小姐已经在楼下等了。”柯宾礼貌的敲著门。刚才少爷不是打电话要他请雷行嘉到这里来的吗？怎么这会儿人好像不在房里。

“把面具戴上。”正忙著帮她消毒伤口的黑炎，没头没脑的丢下一句话。

“为什么？”“戴上！”他低吼。

“你抓著我的右手教我怎么戴？”自己没理没敢吼她？！

黑炎乾脆自己抓过面具帮她戴上，一边提高音量吼著，“柯宾！我在雨的房间。”
“雨”的房间？柯宾刻不容缓的冲进房。这……成……成何体统，炎少爷竟然坐在床边亲密的抓著“雨”的手！他……他们在干什么？柯宾的表情可真好玩，红红绿绿、青青紫紫，颜色变换之快，直教小舞看得目不暇给，大呼过瘾。

倒是黑炎始终保持著他专业的素养，头连抬也没抬一下，专心的上著药。

炎少爷在帮人上药？！真是跌破专家眼镜了。犹记得有一回，炎少爷和焰少爷因故打架，两人打得遍体鳞伤，站在一旁的炎少爷不仅没上前劝架，没帮他们包扎伤口，还在事后狠狠的揍了他们一顿，以示警告。

“雨”会比他的亲人还重要吗？柯宾心里那片乌云不断的扩大，偶尔还会有闪电击出。

“炎……炎少爷，这种小事我来就好了。”柯宾跑近他身边，欲揽下上药的工作，不愿见他们俩太过接近。

“柯宾真好心。”瞧这多愁善感的家伙脸色阴晴不定的，准又在担心些无聊的事了，小舞冷冷的笑著。

“不用了。”黑炎淡淡的拒绝。

“可是雷小姐已经在楼下等了。”他好像老是在提醒他这句话。

“让她等。”他也总是这么回答。

警铃声持续在柯宾脑海里响著，他紧张兮兮的站在两人中间监视著，想起那漫天飞舞的流言不断扩散向四方，脸色就跟著下沉。

他怎么好像在防贼似的？小舞斜著头打量一脸正经八百的柯宾，发现他目不转睛的瞪著黑炎抓住她的手，莫非……柯宾以为黑炎对“雨”有非分之想？！

对呀！他不是一直怕黑炎被误以为同性恋，所以一直要她把耳环回归

本位吗？她怎么把这么重要又有趣的事给忘了。

如果她很坏的刻意造成这种错觉，柯宾会不会气得休克？小舞暗暗的窃笑。

她又想使坏了。黑炎的眼神自始至终都全神贯注的放在阙舞雨身上，别说是她的表情了，就是她随便使各眼色，他都能猜出她在想些什么。

“好了，好了。”一看到黑炎包扎完毕，柯宾立刻急忙拨开他们的接触，紧张的欲拉起黑炎……怎知小舞突然倾身向前，伸出右手勾住黑炎的脖子，“炎，谢谢你。”她好亲密、好暧昧的亲了黑炎的脸颊一下，接著笑呵呵的转头斜视著当场被吓傻的柯宾。

“你！”柯宾急忙拉开他们。“雨，你……你可别乱来。”难怪他总觉得“雨”身上有股胭脂味，又兼具有娘娘腔的体态，原来他……“柯宾，我又不是瘟疫。”你是霍乱！柯宾乾脆坐在他们中间，死死的瞪著“雨”。

噗嗤！小舞笑出声，“柯宾，别再瞪了，当心眼珠子掉出来。”看他们两个像小孩子似的你来我往，黑炎心里却是百般苦涩。

明知道她是为了戏弄柯宾才这么做、这么叫他，他就是无可避免的动容了。该死了她！

若不是柯宾在场，他一定要好好、狠狠的吻她、爱她，让她明白他内心的感动和痴狂。

突地，黑炎直挺挺的起身，往他的房间快步疾走。

“你看，连炎少爷都生气了。”“雨”实在太大胆了，他到底怎么搞的，前几天还一副欲置炎少爷于死地，今天却……那家伙生气干她什么事，反正他时常这副德行，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生气了，你还不赶紧去安抚他，免得他摆脸色给雷大小姐看。”小舞极力的怂恿他。她也想看看黑炎为什么找雷行嘉来，难道他真的喜欢这类型的女人？也对！柯宾想想还真跟著起身就往黑炎的房间走。“对了，以后不准你太靠近炎少爷，否则他日若有什么不利于少爷的流言传出，我就唯你是问。”说完，他愤怒的关上门，留下拍床大笑的小舞。

原来扮“雨”还有这么多好玩的事。

这辈子她从没对哪个男人倾心过，唯独对他，也只有他够格让她爱慕、心迷……雷行嘉向来冰冷的态度，不轻易流露的温柔，在面对她心痴、热爱的男子时，不免也倾泄而出了。

或许一开始她要的只是“炎后”这个位子，但自从见到俊挺英气的黑家老大——黑炎以后，她的目标就和徐亚宁一样彻底的改变了。

说他冷漠、无情的气质勾走她的心也好，说他那阳刚、霸气的英俊脸庞慑走她的心也罢，反正她要他、爱他，甚至不择手段想得到他。

那个风骚的女人和稚嫩的小娃娃根本配不上他，只有她——雷行嘉才配得上他！

黑炎应该也是这么认为吧！所以他才会约她单独前来。雷行嘉贪婪的看著她心爱的男人漫不经心的坐进她对面的椅子上，冷冷的看著自己。

这个女人喜欢他。黑炎一眼就看出在她冷冰眼神下的爱恋了，他并不讶异也不觉得荣幸。雷行嘉或许漂亮，但却心狠手辣，被她看上的男人可不能称作幸运。

柯宾跟著走进会客室，讶异的看到雷行嘉及时收起的爱恋。

“炎少爷，你不是有事要对雷小姐说吗？”柯宾略前倾著身子，附在黑炎耳边提醒著。

连雷行嘉这号冰山美人都对少爷动情了，那么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女人能逃得了少爷的魅力呢？“炎皇，有话就直说吧。”雷行嘉仍是冷若冰霜。

“我要你今天离开青焰山庄。”黑炎毫不留情的下逐客令。

柯宾闻言，倒抽了好大一口气，“炎少爷，这么做不……”“住口。”黑炎抬起手，低沉的命令著。

“可是……”“我说住口。”柯宾听出他话里的决绝，知道这事已没有挽回的余地了，他望向对座的雷行嘉，忽然觉得全身发颤。

天呀！她看起来很生气，整个人都被寒气给笼罩了。

“理由？”从来没有人敢这么对她，雷行嘉极力控制心底的怒气，一颗心从天空掉至地狱。

“你伤了人。”黑炎想起阙舞雨手背上那道伤痕。

老天啊！雷行嘉的冰冷绝对不及炎少爷的万分之一。柯宾差点就要闭上眼睛了。

“伤人？”是昨天和徐亚宁较劲时，李洛心跑进来瞎搅和那件事？“我说不准伤人是绝对性的命令，你不会以为我在开玩笑吧？”平淡的声调里包含著再明显不过的冷寒。

拗不过好奇心，此刻嘴里含著红萝卜、蹲在门上偷听的小舞，听到黑炎无情且不容妥协的语气，就知道雷行嘉今生无望做他的新娘了。

不过黑炎也真够古怪了，就为了她手背上这么一点点小伤就否决了雷行嘉，实在太没道理了。

“你说的可是我误伤雨的事？”她不敢相信，只是一点点小伤口，黑炎就要她走？！她好不容易才走到这一步，他竟然一句话就否决了她。她不甘心，真的不甘心！

莫非是“雨”在他面前兴风作浪？“明天以后我不希望再看到你。”黑炎起身，不容置疑的丢下他那绝对无法挽回的圣旨。

“慢著！”雷行嘉也站了起来，全身僵直，脸色转黑，显示她已动怒。“要我走可以，不过我要和雨做一场比试。”黑炎竟然为了这个小毛头赶她走！

这口气她咽不下去，她非杀了“雨”不可！

“免谈！”黑炎脚步没停，柯宾则站在原地合掌祈祷，希望灾厄能快快化去。

“你竟然这么袒护雨，难道他只是个不学无术、整日躲在你背后的孬种？”咬到一半的红萝卜片掉到地上。是黑炎要她走的，又不是“雨”，雷行嘉干嘛把她牵扯进去！如果她单纯只攻击黑炎，她还能保持看戏的心态乖乖蹲在这里，可是她却对“雨”做人身攻击；事情演变至此，已不是沉默就能解决的。

“好！我接受。”她倚在门边，漠视黑炎的瞪视，一口气应允。敢说阙家人孬种！她不站出来雪耻，岂不是愧对阙家的列祖列宗吗？“两！”他什么时候冒出来的？柯宾心里不断的呻吟。

“你接受？！”他要狠狠的揍她一顿！黑炎不悦的拉下脸。

“你最好考虑清楚，炎皇对你的身手似乎没什么信心。”雷行嘉讥笑著。他的舌头既然那么长，她不削短它几寸怎能泄恨。

阙舞雨闻言，拉回目光不悦的瞪著和她并列在门口的黑炎，“我的事自

己可以决定，不必外人干涉。”“雨！”柯宾又倒抽了一大口气，仿佛气喘病发般。这“雨”实在太胆大妄为了，竟敢顶撞炎少爷。

“我说不准就不准。”黑炎冷幽幽、阴森森的盯著她，“你最好照我的话做。”“雷行嘉，我在外面的草地等你。”她才不管他呢！小舞自顾自的往外走。

黑炎跟在她后头，恨恨的握住她的手肘，“你听到我的话了，我说不准！”“小声点好不好？我又没耳背。”她执意朝外走。“我的事你别管啦！”“你要我别管？”要他别管她，除非地球毁灭。

“炎少爷！炎少爷！”柯宾追了上来，当他看到他们俩拉拉扯扯的时候，“屎相”顿时又浮现。“炎少爷，我觉得让雨和雷小姐比试一下，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他藉机拉开两人的手，隔在他们中间颇有几分和事佬的架势。

“对啦！柯宾说这话就比较像人话了。”“像人话？”黑炎脸都快气黑了。

“柯宾，快拿出你的看家本领说服你家主子啊！”小舞只恨这房子建得这般宽敞，教他们说的话全都成了余音绕梁，搞不好这些话明日就传遍整个山庄了。

“好啦！别推了。”夹在中间跟著走的柯宾，不耐烦的阻止数度欲抓“雨”的黑炎，“炎少爷，雷小姐好歹是长老们挑三拣四才筛选出来的红妆新娘候选人，而能从几百人中经过层层测试……”“我说好心的柯宾，请尽量挑重点说。”走在前头的小舞差点伸手捂住他的嘴。

“好啦！别拿指甲戳我。”倒著走已经很困难了，“雨”还罗哩叭唆的。

“废话一堆！”黑炎火大的扫开柯宾，一把抓住小舞，“我说不准就不准。”他拉著她往回走。

“你……放开我！”不敢大声嚷嚷的小舞，又气又怒的低声喝道。

冷著脸的黑炎充耳不闻。

“炎少爷，这种差事我来就好。”疑心又起的柯宾亦步亦趋的跟著。

“不必。”黑炎为什么这么护著“雨”？又恨又怒的雷行嘉收住往外移的步伐，站在走廊上瞪著逐渐逼近的三人。

“你终究是怕了？”她直直的望著被黑炎拖著双手的“雨”……“我才不怕！”被黑炎拖著走的小舞想停却停不住脚步，因为黑炎根本不让她有机会站定。

“飞机是不等人的，雷小姐，你还是快点回去收拾行李。”经过她身边时，黑炎再次重申他的“驱离”旨意。

他连看都不看她一眼，这种奇耻大辱教她怎么吞得下！

这一切全是“雨”害的！雷行嘉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拿出随身携带的刀片划向“雨”，但黑炎的动作更迅速，他一把拉过“雨”，以自己的身体挡在她前面，一抬腿便轻松的扫去雷行嘉手中的刀片。而柯宾接到黑炎的指示，抽出刀子适时切入他们的缠斗中，三两下就制住雷行嘉。

哇！看不出来柯宾的身手这般了得。当然啦！黑炎的警觉性和应变能力又在他之上了。

虽然她不顶欣赏黑炎，可是对于他的身手之好、反应之快却又不得不佩服。

被护在黑炎身后的小舞几度想移出来，却被挡在前面的大个儿一双手给钉得死死的，只能探出头了解目前情况。

“马上送她走！”黑炎震怒了。雷行嘉竟然想暗算“雨”！她若不识相点

及时离开，他可不敢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不想与青焰门为敌，你最好不要再轻举妄动！”他拿“青焰门”来压她！“雨”对他而言真有这么重要？！

雷行嘉如斗败公鸡般满脸颓丧，再怎么傻的人也不会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去开玩笑，更何况黑炎那严厉的语气不容她忽视。

其实别说是雷行嘉了，就是柯宾也对黑炎搬出“青焰门”来阻止她的蠢动，感到意外和不解。

就他记忆所及，纵使遇上再怎么难缠的对手，炎少爷都宁可自己对付，不愿牵扯上“青焰门”。如今他竟然为了“雨”破例，这岂不表示“雨”对他很重要吗？“送客！”黑炎拉著澜舞雨往楼上走。

“喂，你这样威胁她，不是表示我是个长不大的孬种吗？”小舞气呼呼地被拖著走。

黑炎拒答。

“你说话啊！”还是沉默。

“黑炎！”他一副懒得理她的态势。

“该死的，我最讨厌你老是闷不吭声。”她气得抬脚欲踢前面的人，却忘了现在正往楼上走，而且她是被拖著走的。所以，人不但没踢到，她整个人还差点向后栽，若不是黑炎及时抱住她，说不定这会儿她早摔得七荤八素了。

“啊——！”一声惨厉的叫嚷突然从他们紧贴的身后飘上来，“雨？！你想对我的雨怎样？”阿梅从楼梯底下冲上来质问黑炎。

“『你的』雨？”这个黄毛丫头是谁？黑炎不悦的抱紧怀中人。

“阿梅，你看了他没感觉吗？”小舞吃惊的看著她的崇拜者，很讶异这个世界上除了她，还有人对他的俊容免疫。

“分开！分开！”阿梅硬生生拉开他们，随即顺著“雨”的问话望向黑炎，接著就听到她不客气亦毫不掩饰的倒抽了一口气，而且还外加吞口水的声音。“天啊！”她只说得出口这句话，整个人突然傻住了。

“迟钝！”小舞没好气的丢下话，乐得把黑炎丢给阿梅就轻松快活的回房去了。

“你叫什么名字？”阿梅好兴奋的伸手欲抓黑炎，却见黑炎冷冷的瞪著她的手，瞪得她整个人发寒，一颗火热的心瞬间凝结成冰。“我……我还是去做事好了。”阿梅很识相的拔腿就跑。

她竟然骂别人迟钝！黑炎不可思议的瞪著某个世界上最迟钝女子的门。

太好了，赶走了一个雷行嘉，这会儿就只剩李洛心和她争了。徐亚宁边走边笑，越想越感到胜券在握，以李洛心这么青涩的小女孩根本不是她的对手！

瞧徐大小姐笑得多么快乐啊！不动一根指头便除去心头大患的滋味一定很美妙吧！

“徐小姐。”小舞早坐在阳台上恭候大驾，她不会天真的以为徐亚宁和李洛心会好心放过她。虽然雷行嘉已被柯宾强行押走，他甚至亲自送她回台湾，可是一天还没过完呢！她可不想死得莫名其妙，为了确保她往后光明璀璨的岁月，还是小心谨慎点好。

该死的黑炎！小舞忍不住就想骂他，这一切都是他害的。

“雨，”徐亚宁抬头看向二楼阳台的人，一脸谄媚的娇笑。“很抱歉哦！我本来是不想和你动手，怕控制不好伤了你，可是……我是逼不得已的，你

应该能谅解吧！”哼！说得好像她一出手，自己就必死无疑似的。

“谅解！我当然能谅解。”这些帐反正我都算在黑炎头上了，小舞冷笑。

“真的吗？我就知道你是个明事理的人。”男人嘛！只要夸他们几句，十之八九服服帖帖的任你宰割。

“好说、好说。”天啊！虚伪得全身骨头酸痛。

“好，果然不愧是雨。”徐亚宁说著从腰部抽出黑色的皮鞭。

真吓人，她以前是马戏团的驯兽师吗？小舞纵身往下跳，漂亮的滚了圈上空翻著地。“咱们开始吧！”“你不拿武器吗？”雷行嘉之所以被送走是因为误伤了“雨”，她可不想重蹈覆辙，让到嘴的鸭子给飞了。

“不用。”开玩笑，她这只铁杵早被家里那三个功夫超强的哥哥们给磨成绣花针了，区区一个徐亚宁她根本不放在眼底，止次若不是怕李洛心的脸被毁，雷行嘉又怎能伤得了她？！又万一她真打不过徐亚宁，至少能闪吧！不是她自吹自擂，她闪躲攻击的身手可是拜那三位哥哥之赐，说“天下无敌”绝不夸张。

“不行，万一我不慎伤了你，炎皇怪罪下来，一句话撤消了我的资格，那我岂不是很冤枉。”徐亚宁意有所指的说。

她的意思是她害了雷行嘉罗！一把怒火顿时攻上小舞心头，她气黑炎多事，害她清白的人格沾上了污点。

“放心！你若能伤得了我，我立刻双手奉上『青焰带金』。”她负气的昂高了下巴，徐亚宁最好伤了她，顺便解除她的重责大任。

“真的？！”“我以阙家人的名誉保证。”她断然的说著。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徐亚宁已等著披嫁纱了。要伤他还不简单，以她的身手只怕不用十鞭，“青焰带金”就手到擒来了。

“请。”小舞好风度的弯腰行礼。

“等等！”好个阴魂不散的黑炎，有事没事就爱凑一脚。

“炎皇。”徐亚宁望向适才“雨”坐著的阳台，充满爱意的唤著他。

讨厌鬼又来了，他这回又想干嘛？“雨，接著！”黑炎从上面丢下一把西洋剑。自从他知道“雨”是女的后，从她出生到现在的一切学经历，此刻都已完完整整的化成一本纪录收放在他的抽屉里了。

根据那本纪录上显示，小舞 她的朋友都这么叫她 在高中时曾加入西洋剑社，剑术高超，甚至和她另外三个好友自封为“四剑客”。她并且还因为喜欢吃红萝卜，而被她的好友们戏称为“兔子”。

兔子！她咬著红萝葡的时候还真有些像，只不过她的个性刚烈得像母狮。黑炎柔柔的笑著，怎么看也不觉得她有兔子般的温驯。

熟稔的接过剑，小舞诧异的望向黑炎，纳闷他怎会知道她曾经学过西洋剑，又为什么笑得这么奇怪！

黑炎在对她笑，徐亚宁的魂魄瞬间飞走。他一定是对白己有意思，所以才会送走雷行嘉，而现在又怕她不小心伤了“雨”落人口实，所以丢了把剑给“雨”。

她一定要把“青焰带金”夺过来，免得令她心仪的男子失望。当徐亚宁好不容易收回了魂面对“雨”时，她的眼底不仅充满了斗志，更添加了“志在必得”的决心。

爱情的力量真伟大。看到斗志高昂的徐亚宁后，小舞再也不敢掉以轻心。别说是为了黑炎，就是为了自己，她也不得不搏命了。

“雨，我不客气了。”她迅速的挥出一鞭，小舞轻松的跳开。徐亚宁一而再、再而三的挥动著鞭子，鞭鞭凌厉，犹如耍著细刀，招招致命。只守不攻的小舞不断的连续后空翻，轻巧的避开了她的攻击。

她为什么不还手？黑炎紧盯著下面比斗的两人，眼光随著小舞的身影移动，就怕徐亚宁当真一个“不小心”误伤了她。

“雨”果真是深藏不露。紧追著他挥鞭的徐亚宁越抽越亢奋，遇到这种难得的好对手，值得她卯上全力。

哇！不是开玩笑耶！徐亚宁怎么越打越高兴，整个人仿佛都陷入厮杀的快乐里了，看来不出手不行了。被逼得节节后退的阙舞雨虽然没徐亚宁那般热中，可是为了保命、也为了不丢阙家人的脸，只好准备出击了。

眼看这一鞭就要抽得“雨”血肉模糊，黑炎也准备出手干预了，小舞却俐落的挥剑缠住皮鞭，使劲将剑连带皮鞭一起射向树干，接著轻巧的提身一踢，当场踢得徐亚宁倒躺成“大”字型。

还好她今天没有穿那套诱人的服饰。小舞站直了身躯，绅士般的对犹躺在地上的人伸出手，“今天算我侥倖赢一次，你不用气馁，反正机会多得是。”她不得不说几句安慰话，因为徐亚宁的表情仿佛自尊严重受创。

他真的没有低占她。黑炎深深的望了眼戴著面具、正弯著身子的阙舞雨一眼后，便放心的进房去了。

被踢得头晕目眩的徐亚宁恢复清醒后，第一件事便是看向早已人去楼空的二楼阳台。

黑炎一定生气了！看不到她爱慕的人后，恼羞成怒的徐亚宁拍开小舞的手，愤恨的站了起来，“这次是我太粗心，下次我绝不会输给你的，你……你给我小心点！”看得出她已经气疯了。小舞无奈的看著那怒气冲冲的僵硬背影直叹气。唉！又得罪一个了……一切都怪黑炎啦！如果他不选老婆，她就不会这么为难了，该死的！

他选老婆到底干她什么事嘛！小舞在心底怒吼。

第七章

“雨，你在干什么？”李洛心奇怪的望著蹲在花园里松土的人。

李洛心？！抬头一看到她，小舞的第一个反应是——今天是星期几？吁！还好，今天由黑炎自己负责对付她们，她不禁松了好大一口气。不过，竞赛的日期已经过了五天了，这几天只见徐亚宁找她单挑，却不见李洛心有任何举动。当然啦，这也由于她们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几两重，不至于挑战“炎皇”，相对的，她就得辛苦些了。

尤其是徐亚宁，简直越挫越勇，只要轮到她把关的日子，必定一大早就遭偷袭，直到晚上十二点过后才能松口气。

“种红萝卜。”她挥手要李洛心蹲下。

“种红萝卜？”李洛心依言蹲在她身边，“这里闹饥荒吗？”“饥荒？”小舞开怀大笑，“洛心，你对事情的解释总是独树一格，教人佩服。”她不懂也懒得问。“为什么只种红萝卜，不种些青菜？”“因为这些红萝卜是我要吃

的。”她好温柔的揉著她柔软的秀发，李洛心值得人家疼，虽然她不适合黑炎，但却绝对是个好女孩。

“你只吃红萝卜养分不够吧！生重病的……”“洛心，请闭嘴。”她可不想再听癌症病患应该做些什么、吃些什么了，赶紧转移话题安全些。“对了，沼心，你为什么从不找我较量呢？你不是很喜欢炎老大吗？”“对啊！我很喜欢炎皇。”李洛心露出少女的羞涩，“可是我也喜欢你呀！所以我不愿和你动手。”铲子“匡啷”一声掉到铁桶里，小舞好担心的看著李洛心。她该不会也像阿梅一样吧！虽然阿梅自从那天看到黑炎后就移情别恋了，但她好不容易才摆脱了一个梦魇，可不想这么快又来一个。

“你是说，你喜欢炎老大和我一……一样多？”不会吧！难道对她友善也是种错误？“不！”她讷讷的低著头，“我比较喜欢你。”“雨”对她很好，不像“炎皇”总是冷冰冰的，见了人也不会笑，有时候看了就觉得好骇人。

轰隆！平地起了一声雷，狠狠的敲在阙舞雨的头顶上。比……比……比较喜欢她？！

“洛心，你听我说，你不觉得炎老大很英俊、很潇洒、很有男子气概吗？”非不得已她只有违背良心了。

“是呀！”拿著铲子帮忙松土的李洛心漫不经心的答著。“可是你长得也不错啊！”她好像真的对黑炎不感兴趣。惨了！必须设法勾起她的斗志才行。

“你想想看，当初为什么会参加红妆宴？”“你问过了，”李洛心好奇的看著小舞，记忆力出奇的好。“我纯粹是为了好玩而已。”对呀！她上次说过仅为了好玩才会参加的，她怎么给忘了？“洛心，你对炎后这个位子真的不动心？”“雨，当了炎后以后一定很不自由，要做很多事、负很多责任，我不喜欢，真的一点也不喜欢。事实上，我今天是来向你道别的。”她依依不舍的望著他。

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李洛心把她的感觉都彻底的说出来了……嘎！她要回去了？“你说你要回去了？”“雨”激动的握住她双臂。

“徐亚宁说……”她犹豫著。

“说什么？”李洛心怎么会无缘无故要走呢？“她说……”“快说好不好？”真是急死人了，吞吞吐吐的。

“她说炎皇已经和她有过肌肤之亲了，我不适合他，所以应该自动退出。”发生关系就发生关系嘛！说什么肌肤之亲，又不是“古早人”。

“就算他和她做……有过肌肤之亲，那又如何？”黑炎抱过徐亚宁？不会吧！难道他终究逃不过她的诱惑。

奇怪！心里怎么好像酸酸的。

“炎皇应该对她负责的。”李洛心仰起小脸坚定的点头。“说不定徐亚宁已经怀了他的孩子。”“这事如果是徐亚宁告诉你的，那么你就必须把她的话打对折再对折，剩下的大可不必理它。”言下之意，当徐亚宁说的话是放屁就没错了。

“不行！我不愿破坏人家的好姻缘，所以我已经订好明天的机票了。”实在很想见见她父母，怎么能教出这么个好女儿？阙舞雨为她的傻气感动。

“如果我能证明徐亚宁说谎，你愿不愿意留下来？”李洛心坚决的摇头。

“为什么？”“如果真是这样，我就更应该退让了。”李洛心好神圣的微笑著。“因为一个女孩子能不惜牺牲自己的清白编派这种谎言，表示她一定很爱这个男的，所以我不愿夺人所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小舞彷彿

看到一道圣洁的光环出现在李洛心的头顶上。

清白？以徐家大小姐那放浪的举止来说，“清白”这个词怕早不离她八千里远了，只有洛心这么善良的女孩才会上她的当，徐亚宁也只敢骗洛心而已。

“你真的坚持要走吗？”她竟然有一丝不舍。

“嗯。”李格心突然表白，“雨，我真的好喜欢你……”这句话吓得本来要举手拍她的小舞当场僵住，“如果你是我哥哥该有多好！”她叹息。

“哥哥？”“对啊，我一直把你当哥哥。我是老大，有两个妹妹，所以一直希望有个哥哥。”那么是她会错意了。幸好，幸好！

“雨，你没事吧！”李格心好担心他病又犯。

“没事，事实上我也很想有个妹妹呢！”她是真的喜欢洛心当她妹妹。

“真的？”她好高兴。

“嗯，如果我以哥哥的身分邀你留下，你愿意留下来吗？”“不行，因为我已经告诉爸妈明天回去了，我不能出尔反尔。”李家的人一向重信诺的。“而且我也不想妨碍徐亚宁和炎皇。”“好吧！等我到台湾的时候再去找你好了。”“真的吗？什么时候？”李洛心兴奋的叫著。

“快了。”她向自己保证。

她究竟在气什么？黑炎站在阳台上，凝视著蹲在花圃里发呆的小舞。

自从昨天李洛心走了以后，这两天她像和谁赌气似的，每天特别挑在半夜才开始种她的红萝卜，而且还故意地制造出很多声音。

这幢主屋就他和她两人居住而已，除了他之外，他再也想不出来她在生谁的气了。

阙舞雨确实在气黑炎，若不是他，洛心也不会走；若不是他，徐亚宁也不会骗洛心；而为了洛心，她根本不可能把耳环给徐亚宁。

这样一来，她就没办法早日脱离这场混战了，而且看样子徐亚宁根本没机会问鼎后座。纵使她号称已和黑炎发生了关系。如此看来，长老们必定得另外办一场“红妆宴”，而且这场选拔她必定也脱不了关系，那些老狐狸绝不会放过她。

真烦！如果事情真被她料中的话，那么今年她岂不是都得耗在山庄里，哪儿都不能去了？而教她困在这里一整年，她准会发疯的。

都是黑炎害的，当初他若不赶走雷行嘉就好了，冲著她敢顶撞黑炎的勇气，她或许会考虑将耳环输给她，可是弄到今天这个情况……越想越气，小舞“砰！”地将手中的铲子掷回桶子里泄恨，管他现在是半夜几点钟。

快下雨了。黑炎望著阴沉沉的天空，随即露出神秘的一笑，转身踱进屋子。

闪电！天啊！有没有搞错，冬天里怎么会有闪电？有闪电不就表示雷声将至？千万不要有这种悲惨的事发生，老天保佑！

忽而下起的骤雨来得又急又快，待她收拾好工具跑进屋子里时，衣服已经湿了一半了。

这么晚了，不会有人来了吧！小舞上了楼梯，随手除去面具，正想进房间时，却在门口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著：是谁多事种萝卜？早也罗唆，晚也罗唆。

一定是黑炎！他竟然嫌她罗唆？气冲冲的冲进房间，小舞很气愤的写

好纸条，敲了敲两人共用的门，等不及黑炎开门，便匆匆地将纸条从门缝塞进去。

黑炎拾起纸条，看得抚掌大笑。小舞回敬的是：是君无聊话又多，我种萝卜，你嫌罗唆！（去死啦！）她真的在生他的气！

黑炎推开两人共用的门，笑意犹存的看著倒立在床上闭目养眼的人儿，她的头发和衣服还都有点湿。

伸手压住她那双直直靠在墙上的美腿，黑炎状似轻松的倚著墙壁，待她倏地张大了双眼，他才命令著：“把湿衣服换下来。”“不要。”她反抗。

“你不换，我来帮你换。”他竟然真的动手脱她的裤子。

“住手！”小舞红著脸，挣扎著要下地。

“换不换？”一只解著腰带的手仍忙个不停。

“换啦！色魔。”他已经从色狼升级了。

“好，给你五分钟换衣服，换好之后过来我房间。”黑炎头也不回的没进门的另一边。

过去他房间？他要干什么？“只有五分钟，你不快点换，就等著我帮你换了。”声音从另一端传来。

他一定有透视眼。小舞跑进浴室很快的剥光衣服，跳进浴缸里泡热水澡，还好舒服的躺在热水里哼歌。她要让黑炎知道，她要真那么听话就不叫阙舞雨了。

昏昏欲睡……嗯……泡得好舒服。

“小舞，快出来，你已经进去一个小时了，再不出来我要破门而入了。”黑炎平静的声音里有丝担心。

“吵死人了。”她含糊不清的回著。

“快出来。”声音怎么那么模糊？黑炎大力的敲门。

“好啦！”真执著，她无奈的伸著懒腰。咦，衣服呢？神志逐渐回笼……惨了，她刚才赌气跑进来，忘记把睡衣带进来了，怎么办？“黑炎先生，可否请你先回你的房间？”总不能教她披著浴巾出去见人吧！

黑炎先生？这可稀奇了，她竟然会这么有礼貌。

黑炎挑高了眉，一脸兴味的倚在门边笑著，“不行！”这个色胆包天的狂徒竟然拒绝她低声下气的请求？！“你先离开一下子，等五分钟过后再来，可以吗？”好甜的口气，小舞实则快气炸了。

“你以为我会再上当？”他很冷漠的回著。

“黑炎，你到底要怎样才会离开？”她挫败的喊著。

“想走的时候我就会走。”她会被他给气死。“好吧！你能不能告诉我，什么时候是你想走的时候？”水已经变冷了，她的牙齿也冷得直打颤。一定是下雨的关系，所以今天的气温特别低。

“不知道。”好！他如果硬要和自己杠上，她就奉陪到底。

“你不走我就不出去。”“好！”出乎意料的，他竟然这样回答。

“你答应离开了？！”小舞喜出望外。

“不是，我坚持在外面等。”她一定是忘记带衣服进去了，黑炎笑著。

这人已经将“挑衅”二字发挥得淋漓尽致了，此刻她真恨不得一枪毙了他。

哼！看谁会熬。小舞起身裹著浴巾坐在马桶盖上，两人僵持了十来分，如果不是远方传来的隆隆声吓著了她，她一定会赢的。

可是那雷声越逼越近，她最怕的声音离她好近……“好……好吧！我认输了，你把我的衣服递给我，我就出去。”她这辈子唯一怕的就是雷声了。

她的声音在抖，可见她是真的很怕打雷了，那份资料记载得可真详细。黑炎随手拿起一套休闲服塞给她。

没有五分钟她就从浴室冲出来了。“好……好了，你……可以走了。”她实在扯不下面子请他留下。

以前每逢遇到打雷的时候，她那几个哥哥都会适时发挥兄妹情，允许她和他们挤在同一张床上，因为他们知道只有那样才可以除去她心中的恐惧感。可是黑炎不是他们，她实在没勇气提出这种要求。

轰隆！又是一记又大又响的雷声，小舞当场吓得脸色发白。

脸都白了。黑炎讶异的看著她，“你怕打雷？”他希望她亲口告诉他。

“不……不怕！”紧咬著下颌，她死也不愿让他看不起。

仿佛在惩罚她说谎似的，这次的雷声近得就像打在他们的头顶上。

“怕不怕？”他嘲弄著。

“不……不怕！”她倔著脸。

“好吧！晚安了。”黑炎扬起一抹别具深意的笑容，真的走开了。

瞪著那扇门良久，她可是费尽了全力才阻止自己狂奔而去。

她一定能克服困难的。小舞跳到床上埋进棉被里把自己包得紧紧的，好恐惧、好害怕的等著雷声打下来。

结果除了自己剧烈的心跳声外，就是滴滴答答的雨声了。正当她放宽心快睡著时，突然鼓起的一记雷声当场吓得她“神清气爽”。

受不了了！小舞推开棉被，抱著枕头，飞快的跳下床，连拖鞋也来不及穿，便直直的冲进黑炎的房间，直冲到他的床前。

闪电一闪一闪的照著黑炎悠闲、蓄满力量的优美体态。他正靠在床上，旁边的棉被已敞开，彷彿……在等她。

“你……我……那……”面对那双了然的黑眸，小舞反而开不了口。

“上来。”他拍拍旁边的位子，本来已经起身准备过去抓她了，没想到……她到底有多怕雷声？“我……我实在是因为……”赤脚天使不自在的磨蹭，谁教自己刚才嘴硬。

“上来。”她绝对不知道她这副楚楚可怜的样子有多让他心动，恨不得一口吞了她。

“又要打雷罗！”他吓她。

迅速地，小舞立刻跳进他为她准备的位置，整张脸深深的理进黑炎的胸膛里，双手紧紧的环著他宽阔、结实、光滑、漂亮的身……体！“你……你没穿衣服？”她半抬起头愤怒的质问上头的人。

“我有穿裤子。”轻柔的替她盖好被子，他允许且克制的让身子贴近她。他喜欢小舞整个人倚在他怀中，靠著他、搂著他，好像他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依靠、唯一深爱的人。

控制不住的情欲放肆的奔流，氤氲的爱恋迷蒙了他的眼睛……他爱她，他要她！他会让她成为他的，在适当的时候。

“你……色魔……啊……！”那张气愤难消的小脸好快的又贴上他光裸的胸膛。该死的雷声，五官紧紧的平贴著他的肌肉，小舞好气自己的懦弱，气自己没办法很潇洒的转头就走，因为……该死的……她太害怕雷声，怕得顾不了自尊了。

“闭嘴，快睡觉。”慢慢地躺好了身体，黑炎侧身把她拉进肩窝，双手紧搂著她的腰。

“你——！干什么，放开你的禄山之爪！”小舞用力的掐了下他的腹部。

“再说话我就下逐客令了。”他闭上眼睛，内心波涛汹涌。这个折磨他的整人精，一点都不了解他有多为她心动，多想将她占为己有。

这人的身体绷得好紧，小舞吃惊的发现到这点。她有点脸红的想起，男孩子比女孩子容易冲动，也容易兴奋，而她又把整个身子往他身上贴，难怪他的身体硬邦邦的。黑炎现在一定很痛苦吧！

“黑炎，你怎么知道我怕打雷？”是她全然温柔、没有火药味的声音，再次挑起了他好不容易压抑住的欲望。黑炎咬紧牙根，脸色晦暗，“猜的。”纵使黑压压的一片，但是由他那沉重不规律的呼吸声听来，他似乎很痛苦。

“我……我还是回去睡好了。”她挣扎著要爬起来。

黑炎使劲的拉握住她的腰，“你哪儿也不去，快睡觉。”她要一辈子躺在他的臂弯里。

他或许不像她所想的那么差劲、那么冷漠、那么讨人厌。

“黑炎。”她拍拍他的脸要他睁开眼睛看她。

黑炎果然不耐烦的张开了眼睛，“又有何事？”“只是想谢谢你而已。”小舞好温柔的笑著。

“快睡。”他赶紧闭上眼睛，把她那温柔的声影排拒在外，不然他可无法再保有君子之风了。

“以前每次遇到打雷时，我那几个哥哥都会主动的抓我到他们床上睡，久而久之，他们的胸膛竟然成了我的避难港……”她的眼皮逐渐下垂，语音越见模糊，“你知道吗？你这人其实不是那么坏的。”“你很讨厌我？”黑炎興味盎然的张开眼睛凝视著睡意蒙胧的心上人。

“不怎么喜欢就是了。”唔……他的胸膛好温暖，小舞更偎进他。

“为什么？”“因……因为你是炎皇啊！”“你不喜欢炎皇？”“当然……他害我不能随兴去玩，不能到处走，不能做我喜欢做的事。”咦？好像哪里说错了，她挣扎的思索著，“不，其实我不喜欢的应该是青焰门才对。”对了，这回就对了。

“为什么？”她可不能不喜欢“青焰门”，毕竟她是未来的“炎后”啊！

“你怎么老是问为什么？真烦人，我要睡了。”无聊的话题勾不起她丝毫的兴致。

“小舞，我能叫你小舞吗？”他低柔哑音轻轻的爱抚著她，伴她入眠。

“嗯……”半梦半醒之间，哪来这么多禁忌。

“你愿意当炎后吗？”他低沉的笑著。

“嗯……”无意识状态下，只要能把耳边的“哦哦”声即刻除去，再多的条件她都乐意配合。

“君子一言——”他附在她耳边轻柔、哑的吻著，深情的望著倾慕多年的女孩。

“驷马难追……”无意识的答著，小舞枕在黑炎颈窝呢喃。

他都快受不了了，更别说“雨”了。一大早被徐亚宁挖起来的柯宾，按规定陪她到“炎皇居”找“雨”比试。自从雷行嘉伤了“雨”被他强押回台湾后，炎少爷即命令他在比赛时一定要在场。

这个女人真聪明，懂得对炎少爷展开柔性攻击，对“雨”则施以拳脚，两人的待遇有著天壤之别。幸好徐亚宁的身手再怎么勤练也不若“雨”，不然“雨”可就惨了。

“雨，徐亚宁又来单挑了。”他没好气的敲著雨的门。

没动静。

“雨，快起来了！”不会吧！就他所知“雨”从不是个赖床的人，难道是发生了什么事？柯宾紧张的转动门把，发现没上锁，赶紧冲进去。“雨”可能有事……“炎少爷？！”他眼珠子差点掉下来。

“小声点！”黑炎泰然自若的将熟睡中的小舞放在床上。

“炎少爷，你真的和雨……”柯宾的话声随著他的动作及看到床上女孩的脸而消失。

“小……小舞，她怎么会在这里？”他奔近床边，不敢相信的抓著床缘。
“『紫焰带金』！”

她怎么会有这只耳环，这不是雨的吗？”“柯宾，安静点！”黑炎严厉的低吼。

柯宾真的讶异得合不上嘴，“雨竟然随便将他的『紫焰带金』环给小舞！”柯宾气愤的叫嚣著，无法原谅“雨”的轻蔑。

“柯宾，雨就是小舞，难道你看不出来？”他也实在太好骗了吧！

“雨就是小舞？！”柯宾嚷叫。

“过来，不要吵她睡觉了。”黑炎温柔的又瞧了熟睡的小舞一眼，才示意柯宾跟他进另一间房间。

也该让柯宾知道“雨”的真正身分了，不然他老是以为他有同性恋倾向，终日提防著“雨”，实在教他哭笑不得。

“炎少爷，你……”刚才那一瞥是表示炎少爷对小舞的感情吗？如果是的话，那么他绝对可以肯定他爱小舞。

“记得五年前，我曾寻找一名陌生女子吗？”柯宾点头。当然记得，只因那痛苦的记忆太鲜明了，由不得他忘记。那时他虽不明白为什么炎少爷找这位陌生女子找得这么疯狂，却知道那阵子是自己最难熬的时光。因为炎少爷太执拗，不愿动用家族力量寻找，在找不著之后，原本冷倨的个性又添了孤僻，教人更难以亲近，就是“太上皇”的大老婆——炎少爷的母亲——也无法接近他。

他那时浑身所散发的冷冰足以冻结整个黑岛。

“我找到了。”他淡淡的笑著。

“哦！恭喜炎少爷。”柯宾从没看过那名陌生女子的容貌，所以他根本不知道她到底长得是圆、是扁，只知道她对炎少爷很重要。

“她就是小舞。”柯宾大大的笑容慢慢圈成O型，“小……小舞。”不会吧！他好像记得小舞很讨厌“炎皇”的。

黑炎将随身携带的照片丢给柯宾，“小舞就是『雨』。”真……真的是小舞！他傻愣愣的瞪著照片发呆，脑海中不期然的想起那日和小舞相识的情形。

“少爷早就知道雨的身分了？”小舞竟然骗他！

“最近才知道的。”“少爷喜欢小舞？”难怪他对“雨”特别好，处处保护著他，原来……“她是我这一生中唯一的炎后。”黑炎毫不迟疑的表白。

真不愧是他的好少爷，不仅优秀、挺拔，更是专情得教人动容。柯宾为了自己能跟随这么个好主子而欣慰，一方面却又惴惴不安——因为几天和

“雨”相处下来，他发现他对“青焰门”没啥好感，甚至迫不及待的想脱离，远走他乡；再加上小舞不太喜欢少爷，更糟糕的是，他们竟然是同一个人，这不表明了炎少爷根本别想赢得美人归了吗？“小舞似乎不太喜欢少爷。”唉！炎少爷的前途多难了。

“这事容不得她不喜欢。”望著窗外的黑炎独断的承诺道。依照这种天气来看，小舞这几天恐怕都得和他同床共枕了。他要她回报他的爱，他要她爱他，如同他爱她一样多、一样深……他会善用机会的，黑炎自信的笑著。

柯宾头痛的看著他那不顾一切的坚决表情。在处理各帮派间的纷争、或者商业上的合并时，用这种强硬、不择手段的方法，绝对可以轻而易举的取得优势，呵是若想以这种态度处理爱情的问题可就不太好了。

“我看炎少爷最好能适时的向小舞表明态度。”明知道不可能，他又不能眼睁睁的看炎少爷搞砸这件事。

“柯宾，你跟了我这么多年，离道不了解我的个性。”教他当面向她表白，那是绝对办不到的。

就是很了解，所以他才会向他建议啊！好不容易才知道炎少爷有了心仪的对象，他总不能不帮忙吧！“雨的脾气很倔，少爷最好不要强取，不然可能会弄巧成拙。”他不会强取，但是他会用拐骗的。昨晚她不是答应嫁他了吗？虽然耍这种手段有欠光明，可是他绝不容许她有半丝悔意。

纵然她是在半睡眠状态之下答应他的也不行！

没有丝毫软化的现象，看样子他不帮帮他家少爷是绝对不行了。把玩著手上的照片，柯宾无意中看到照片背后的几行字。

“还我。”黑炎也发现柯宾投向他的异样眼光，竟然有些不自在的要回照片。

没想到他的好少爷这么痴情，如果小舞也看到这些字，她会不会也像他一样感动呢？会的！一定会的，天使一向是很善良的，虽然她曾戏耍过他，但感动的柯宾仍如是坚持著。

不对啊！小舞不是红妆候选人之一，长老们和“太上皇”未必会成全他们呀！

“如果太上皇和长老们反对呢？小舞不是经由红妆宴选出来的，我怕少爷和她之间的事会有阻力。”“我不会让这种事发生，『青焰带金』一旦送出，谁也不能迫我收回来。”他凌厉的看著柯宾。

除了感慨，柯宾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

唉！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

第八章

今天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可恶！“炎皇”的心究竟是铁打的还是冰制的，为什么任凭她怎么挑逗、色诱他都不为所动？他到底是不是男人？徐亚宁忿忿的想著。

太好了！只要顺利过了今天，她就可以轻松好一阵子，说不定她可以偷溜到台湾找莎蓝，看看她替尚火哥装潢的房子好了没？站在室内运动场

里，阙舞雨好快活的舒展筋骨。

“雨，你不会真的拆散我们吧！”或许他像李洛心一样容易受骗呢！徐亚宁试图换个角度争取最后的时间。

“拆散？”坐在一旁观战的柯宾倒是比“雨”还惊讶。

这个蠢女人，如果她没骗走洛心，看在同为女人，她又这么爱黑炎的份上，她或许会免费奉送“青焰带金”。徐亚宁错就错在她不该使诈，她这辈子最痛恨的就是这种小头锐面之辈了。

“徐小姐，我只是奉命行事，你若有任何委屈，应该向我的上司投诉啊！”这几天风雨交加，外加闪电打雷的，她其实也没什么把握能在这种天气赢她。前天如果不是柯宾不动声色的帮了她一次，这会儿她说不定还躺在床上呻吟呢！该死的雷声，都是那隆隆声害她失了魂，差点落败的。

“你难道连点同情心都不给？”她好可怜的哀求著，盼能打动他的心。

“巧言令色。”哼！

柯宾哈哈大笑，他的笑声回荡在这间偌大的体育馆内，听在徐亚宁的耳朵里分外刺耳。

“你？！”“多说无益，还是请吧！”小舞手持著从始至终不曾变过的西洋剑，潇洒的比画了两下。

倒是徐亚宁一天换一种武器，皮鞭、长剑、大刀，甚至连软剑都曾出炉。她是把她家的武器全搬来了吗？小舞有些好奇她会往最后一天祭出什么致命家伙，由眼角余光中看到柯宾也正引领而望呢！

“雨”既然不给面子，可就不能怪她了。徐亚宁慢慢的抽出皮鞭，阴狠的对她笑著。

又是皮鞭！小舞好失望，她原以为会看到铁锤、铁棒之类的重型武器的。

不好！柯宾隐隐约约听到雷声了。这几天他奉炎少爷的命令加紧看著小舞，只因这小妮子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打雷。所以她才会不顾自尊跑去和少爷挤一张床，而少爷这几大才会春风满面。

幸好，这会儿她全副心思都放在徐亚宁身上，没有注意到远方传来的梦魇声，希望待会儿打斗时她也能这么专心。

徐亚宁的挥鞭速度仍如以往般又疾又快，若不是小舞早有防备，她早被抽得皮开肉绽了。

哇塞！她的战斗力和前两天比起来，简直增强十倍嘛！跳、闪、再翻个后空翻，和以往一样，小舞很君子的先防不攻。

“雨，动手啊！”柯宾沉不住气，雷声越来越大了。

柯宾怎么了？她分神的望向柯宾，却差点被徐亚宁频频追赶的鞭子给抽中，幸好反射神经灵敏的小舞，及时挥剑挡住了皮鞭。

“观棋不语真君子。”追鞭至柯宾旁边时，徐亚宁恨恨的警告著。

“柯宾，别插手。”小舞也不愿落人口实。

“好！”柯宾举起手，作状将嘴巴拉上。

如往常般，不到半小时的缠斗，徐亚宁便由优势跌至劣势。

不行，如果她不动点手脚，根本打不赢他！被西洋剑逼得节节败退的徐亚宁犹做困兽之斗。雷声！“雨”失神了片刻，好机会！徐亚宁以身子挡住了柯宾的视线，从口袋里抓起一把沙子撒向“雨”，趁他睁不开眼睛之时，使劲全力、狠狠的朝“雨”的身子连抽好几鞭。

“啊……”好痛！跌倒在地为了保护自己而蜷缩成虾状的小舞，眼睛沾满了沙子，痛得泪水直流，无法辨清方位，那飞快如雨阵的鞭子又不断落下，她因闪躲不及忍不住哀号，“柯宾！”等柯宾发现不对，抓住徐亚宁的鞭子时，小舞已经被积怨甚深的徐亚宁狠狠的抽了数鞭，痛得直不起腰了。

“雨，你的眼睛怎么了？”他怒气腾腾的瞪著徐亚宁。“沙子，”该死的女人，抽得她背部犹如被烫斗烫过般灼热疼痛不堪，眼睛又睁不开。“她耍诡计！”“你输了。”徐亚宁竟然得意洋洋的放开鞭子娇笑。“耳环该归我吧！”柯宾气得全身发颤，他朝体育馆的监控器很快的打了个手势后，蹲下身扶起泪眼蒙胧的小舞。直不起身的她，不肯站起来让徐亚宁看笑话，乾脆坐在地上捂著眼睛。柯宾担心了，“你没事吧！”“有！我要杀人。”身上的火热已开始蔓延，小舞怒火冲天的咆哮著，“该死的，我要宰了她！”徐亚宁狰狞的笑著，“凭你现在这副模样？”“我会替她办到的。”黑炎急急的跑近小舞身畔，严苛的眼神质疑的盯著柯宾，“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心疼的拉开小舞的双手，低身检视她的眼睛。

眼球全沾满了沙子，整个发红，她必须即刻清洗眼睛。

“徐小姐趁雨分心的时候抓了把沙子偷袭她。”柯宾好生害怕的低下头。

“我赢了，雨该交出『青焰带金』了……”徐亚宁理直气壮的声音，在黑炎冰冷的眼光扫至时，骤然变小。

“我说过不准伤人。”他阴寒的抱起“雨”。

“我并没有伤人。”她嘴硬，并怨恨的瞪著“雨”。黑炎为什么对他这么温柔、这么好？“啊！”“雨”惨叫一声，拚命推拒黑炎，“放我下来，快放我下来……”“到底是怎么回事？”黑炎非但没放她下地，反而抱紧怀中拚命挣扎的人儿。

“快放我下来，我的背好痛，我的背好像火在烧……”小舞强忍著泪水，因为他触痛她背部的伤痕了，好痛！

“你到底抽她几下！”看小舞痛苦难捱的模样，柯宾脸色发白的抓住徐亚宁的手腕。

“他到底是不是男子汉，不过打他几下就痛成这副模样。”徐亚宁丝毫没有悔意，轻蔑的看著黑炎轻柔的放下“雨”。

“她打雨？”黑炎怒火沸腾，身子挺得又僵又直。他慢慢地回过身，冷峻的黑眸里带著明显的杀意。“你要诡计，又用鞭子抽她？”“炎少爷，我……”“闭嘴！”他狂吼，凶猛的怒气如排山倒海般袭来。

不单是柯宾傻眼，就是小舞也被他勃然大怒的吼声给吓呆了，至于那作恶多端的徐家大小姐的反应就更不用说了，这会儿只见她整个人已经软趴趴的滑坐在地板上，不知如何是好。

“站起来！”他吼著徐亚宁。

“当……当初是……是你说可以不……不计一切手段取……取得耳环的。”眼前这个暴怒得像要撕碎她的人，就是令她倾心不已的黑炎吗？“我说过不准伤人的！柯宾，把鞭子给我。”他轻柔的安置好小舞后，随手接过柯宾迟疑地递过来的鞭子。她敢伤他的小舞！

“炎少爷，请三思而后行。”抱著必死的决心，柯宾还是勇敢的说出来了。

“你……你敢打……我。”徐亚宁白著一张脸，不敢相信的瞪著黑炎犹如恶魔般的狞笑。“我堂堂徐派的千金大小姐，你……”慢慢眨回视觉的小舞，也不可思议的看著黑炎紧绷的背部，他好像很生气？“炎老大，我看算了。”

她可是为了顾全大局才饶了徐亚宁。

黑炎头也没回的說著，“她有胆量这么做，就要有胆量承擔后果。”
“你……我就不信你敢打我！”徐亚宁尖叫的直起身。

一眨眼，黑炎已经狠狠挥出鞭子，当场鞭得徐亚宁飞弹出去，“柯宾，即刻送她回家。”他丢下鞭子，转身扛起小舞就要离开。

“你……你真的敢打我，就为了雨，哈哈！难怪我总觉得不对劲，原来青焰门高贵的炎皇先生不喜欢女人，哈哈……”抚著剧痛，徐亚宁凄厉的笑著。

黑炎懒得辩解，倒是被扛在肩上的小舞忍不住了，“柯宾，拿胶带封住她的嘴，顺便警告徐老大，日后倘若青焰门听到什么不利于炎皇的传闻，他们就提徐亚宁的头来赎罪。”好歹黑炎是替她出头的，她总不好让他因此成为笑柄吧！

小舞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黑炎的胸腔在振动，他在笑！为免破功，她乾脆伸出手捂住他的嘴。

“徐小姐，这笔帐我们还没算完，你最好勤练功夫，应付我随时的偷袭。”
“你真卑鄙，”“炎皇”的力道毕竟比她大得多，他仅是随便抽上一鞭就抵上她十来鞭了，“雨”竟然还想寻仇？！“那炎皇刚才的举动算什么？”“他只抽你一鞭，你却抽我四鞭，加减乘除是难不倒中国人的，你以为我会算不出来你欠我几鞭？”好痛，越来越痛了，敢情这个母夜叉是视她为不共戴天的宿仇来鞭打了。

颠簸了下脚步，黑炎愠怒的咬著牙，“她打你四鞭！”或许他该再多加一鞭的。

“走啦！再不洗眼睛，我就要瞎了。”再不上药膏她的背就要烧起来了。小舞好可怜的催著他。

徐亚宁不得不承认，“雨”的威胁很受用。她又恨又恼的朝柯宾吼著，“送我回家！”少爷如果不及早向小舞告白，类似这次的事件将会再重演，而关于他和“雨”之间暧昧不明的关系也一定会再浮上台面，到时候纵使青焰门势力庞大，恐怕也无济于事了。

柯宾忧心忡忡的望著急急远去的人影。

小舞软绵绵的趴在床上，往后数日她都得用这种姿势睡觉了。

“起来。”他怎么老是在帮她处理伤口？黑炎皱紧眉头。

“干嘛！”小舞没好气的瘫著，根本不想动。

“我要帮你上药。”他拉起她，伸手卸去她的面具，拨开她的眼睑探视。

“还会不会痛？”“怎么可能，那个可怜的老医生在你的逼迫下，早把我眼底堆积的陈年污垢给清得乾乾淨净，不留一丝杂质了。”小钱坐直身子，好笑的看著正襟危坐的黑炎。“喂，我现在眼睛是不是很红？”“有点。”他伸手解著她的中山装，心想这套衣服简直是由扣子推成的。

“那我现在就真的有点像兔子了。”想起以前曾对好友舒荷——现贵为“云天盟”的帮主夫人——说过，她就差红眼睛和长耳朵来配了，没想到……嘻！真有趣。”黑炎，我想吃新鲜的红萝卜，不用去皮，也不用切片。”这次她要整根啃，以补偿比试后所消耗的体力。

终于解开最后一颗扣子，她的中山装下却尚有件厚厚的运动衫，难怪她能把曲线遮成直线。

他怎么闷不吭声？“黑炎，我……”她看到他干的好事了，“你干嘛脱我衣服！”这人怎么推不动。“你色性复发，放开我。”这些天因雷雨之故，她拉下自尊寄宿在他这边，原以为这个品行不端的大色魔会乘机吃她豆腐，没想到他每天倒头就睡，除了偶尔她半夜醒来时，会发现他那双深邃的眼眸炯炯有神的盯著她瞧，瞧得她心慌外，他几乎真称得上君子了。

“我……我要回房睡。”她挣扎的推著他纠缠不清的手。

“住手。”黑炎乾脆一鼓作气拉起她的运动衫，让小舞那仅著内衣的玲珑身躯毫无遮掩的展现在眼前。

“你……你……你……”手忙脚乱的，两只手乱拍乱打，小舞慌张的找著棉被，早忘记那床棉被正被他们给压在底下。“你……别乱看！”黑炎好气又好笑的抓住她漫天飞舞的小手，“好了，别再乱动了，等我帮你上好药方可以吃红萝卜。”他竟然得用哄的。

吃红萝卜！她现在哪有心情吃啊，身子都快被他给看光了。“你这个该死的色狼、浑球、王八蛋……”黑炎用力的扳过她的身子，让她贴著棉被尽情发泄她的不满。惨不忍睹，他阴沉的看著小舞原本白皙、漂亮的背，浮现了四条红肿不一、错综交杂的鞭痕，无法强忍的怒气又突然窜升，他只恨当时没杀了徐亚宁。

色魔在摸她的背！小舞吃驾的弓起身子，侧过头正想开骂，黑炎却动作迅速的解开了内衣的钩子，褪去了她的小衣服。大吃一惊的她为免曝光，只得赶紧又乖乖的贴回棉被。

“你！我这个清白的身子都给你看光了，那以后我老公看什么？”她显然已气得不知所云了。

沿著红肿的痕迹，黑炎轻轻的爱抚著她的肌肤，“该看的我自然会看。”她是他的。

“你……”好险，差点就曝光了。咦？好凉又好香哦！“黑炎，你帮我擦什么药膏？很好闻耶。”“药膏比你的声誉更重要？”他讥讽。

“得了便宜还卖乖，该死的笨蛋！”小钱愤恨的踢他。

黑炎为了顺利进行上药工作，只得坐在她的小腿，轻轻的压著她了。

“不想失身就闭嘴。”一双大手温柔的抚遍那柔软、带著些缺憾的肌肤。

这下子真的没戏唱了。进退两难的小舞火大的把脸埋在棉被里，恨不能闷死自己。

“这药膏是由两种草药炼制的，而这两种草药只有黑岛才有。”他满足她的好奇心。

“抹了它，就不会留下疤痕了。”“黑岛？！”这话题又勾起她的兴趣了。

“听说黑岛四季如春是不是真的？”“嗯。”他不甚感兴趣的游移著双手。

“黑岛真的产钻石？”“你喜欢钻石？”黑炎冷淡的问著，并观察她的反应。

小舞皱起眉，肯定的摇摇头，“不喜欢。”“是吗？”他不信。

“黑炎，我不喜欢别人怀疑我的话。”她警告。

“你……想不想去黑岛？”“想啊！”他的邀请难道不能心甘情愿点吗？真是的。“可是黑岛不对外开放，非黑氏家族人员不是不得进入吗？”幸好她对传闻尚有几分了解，不然这下岂不是被他耍著玩了。

“你一定会去的。”上好了药膏，他细心的替她缠著纱布。

“我又不姓黑。”小舞信口胡诌，任由他一双巧手穿梭在棉被和她的肌肤

间。等他包好，我不成了木乃伊才有鬼！她看著逐渐绕高的纱布。

“等等……” 纱布越缠越接近它的禁地，“等等！” 小舞伸手护著胸，“剩下的我自己来就行了。” 该死的徐亚宁，我恨你！

“你放心，我对发育不良的身体没有丝毫兴趣。” 他竟然抓起她，神色自若的替她缠纱布，仿佛她真是发育不良的小女生。天知道，他得费多大的力气才能阻止心中泛滥的情欲，才能阻止亟欲将她拥入怀中爱她的冲动。

是谁刚才威胁要侵犯她，这会儿又说她发育不良的！小舞低头愣愣的看著飞梭在她胸部的双手，恨不得剁了它们泄恨。

旋过身，小钱昂起下巴阴沉沉的瞅著略带讶异的黑炎，“我哪里发育不良？” 反正摸都让他摸了，难道她还会怕他看啊！

唉！实在冲动。不过是小小的刺激她，也值得她气成这样？黑炎暗暗的笑著。

他状似无趣的瞥了她被包得紧紧的胸部一眼，不愿作回答。

“说啊！” 她紧紧的抓住他的衣服，非听到答案不可。

大功告成！黑炎把纱布和药膏甩到一旁，轻轻将她压在身下，压进棉被里，双手抓著她挥舞的小手，猛然的覆上她的唇，狂热的吻著她，释放情欲的吻进她的嘴里，吻上她的心。

若不是念在她的身体此刻经不起折磨，小舞说不定就这么成为他的人

了。
为什么每次只要他使出这一招，她就得乖乖的投降？好难得过这种太平、既无风雨也无晴的好日子。啊！但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坐在草坪上呼吸著新鲜空气，潮湿的泥土味，雨感动的望著晴朗、万里无云的天空，不禁感谢起上苍的慈悲，让她安然度过这次的灾难。

“雨，你的鞭伤没事了？” 柯宾好担心的坐在小舞身边。

“没事，有你主子这么殷勤的换药，我怎么会有事？” 她不由自主的又想起那个饱含色情的亲吻。他的吻越来越火热，越来越色情，也越来越教她不安。

她看起来似乎很不安，又好像有点心神不宁……太好了，莫非炎少爷已经采取主动了？！

“雨，你喜欢炎少爷吗？” 小舞闻言差点喷血。柯宾发神经了，怎么突然问她这种无聊的问题？“不喜欢。” “为什么？” 这可不行，炎少爷可是相当执著的人。

“他是个大……” 不对，柯宾不知道她的身分，她不能不打自招。“反正不喜欢就是了，问那么多做什么。” 难得放晴的好天气，她可不想因为想起某个不受欢迎的小子而坏了好兴致。

可是他喜欢你啊！柯宾苦著脸。

“柯宾，别难过啦！我不喜欢他又不代表什么。” 她以为柯宾是为他家主子不得人缘苦恼，“他那种个性本来就不讨喜啊！又不是你的错。” “雨，你听我说，其实我家少爷是个重情重义的人，他虽然不兴花言巧语那一套，可是他真的很痴情。” 越说越离谱了，黑炎痴情干“雨”什么事？柯宾不是一直担心他家主子和“雨”过分亲近吗？怎么这会儿又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停！柯宾，你有没有搞错，你家主子痴不痴情好像与我无关吧！” 会不会是因为这次的“红妆宴”流标，所以柯宾大受刺激，脑筋“秀逗”了？不会吧！他心目中的天使应该是个很聪明的女孩呀！“红妆宴办几次都一样，炎

少爷早有意中人了。”“他有意中人了……”奇怪，心裏怎么有点闷闷的，又有点难过？“对啊！所以他才会对那些红妆美人视若无睹。”柯宾意有所指的瞄著她。“你不想知道她是谁吗？”“我认识吗？”她一副无精打彩、提不起劲的模样。

“你和她很熟。”“很熟？！”不会吧！“青焰门”有这号人物存在吗？“是青焰人？”“嗯！”柯宾直点头，他不能眼睁睁看炎少爷的痴心付诸流水。

“白玲？”“忠”长老的留孙女。

“不对。”“席佩？”“仁”长老的外曾孙女。

“不是。”他神秘的笑著。

“好！我不猜了，也不想知道。”耐性磨光，小舞气愤的往草地上一躺，随即惊呼一声的弹坐起来。她忘了重创的背部了，该死！

“是小舞。”柯宾公布答案。

“什么？！”她好大声的叫道，“你再说……说一遍。”“我说炎少爷的意中人是你的表妹——小舞。”很满意的加重音节，柯宾笑逐颜开。

“小舞？！他怎么可能喜欢小舞，他又没看过她。”黑炎喜欢的会是她？天啊！不会吧！

“他看过，而且有一张她的照片。”照片后面那几行字才真教人感动涕零呢！

“他有小舞的照片？”目瞪口呆的望著柯宾，小舞真的傻了。

五年前炎少爷对小舞的照片一见锺情，从此天涯绝芳草，就恋小舞一枝花。”柯宾戏剧化的比著，心里暗笑不已。

“五……五年前，一……一见锺情！”她的嘴巴再也合不拢了。五年前她在干什么？那时不是正值“四剑客”风光、轻狂的全盛时期吗？那时候就有个男人在暗恋她了？！

不对！她还是觉得不对，说黑炎会对人一见锺情，她是怎么也不肯相信。他又不是没见过她的真面目，也老早就知道“雨”就是小舞了，可是他却不曾表示过什么，对她也总是冷冷淡淡的，而且姿态永远那么高，对人又好冷漠……小舞扳著手指，嗯……综合以上观察所得，她有理由怀疑柯宾说谎，恶意欺骗她。

“你不信！”看她扁嘴斜视著自己，柯宾正义凛然的挺直胸膛，“我以我的人格发誓，刚才我所说绝无半字虚假。”“问题是，我怀疑的刚好是你的人格啊！”她皮笑肉不笑。

“雨！”柯宾的脸涨成猪肝色，“柯家人最重的就是人格，请不要随便开玩笑。”“哟！好严肃，柯宾生气了。”她调侃著。

一想到天使的脸孔就藏在那张面具下，他的怒气自然而然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炎少爷喜欢的人真的是小舞，不信你可以找出那张他随身携带的照片就明白了。”再怎么铁石心肠的人看到那些字也不免要动容，更何况小舞的性子比别人刚烈——虽然是迟钝了点。可是，这种人不都是感情比别人丰沛吗？“怎么可能？”他怎会有自己的照片？她向来不拍照的。当然啦！这又是她那几位哥哥处心积虑保护她的结果。可是柯宾又说得煞有其事，她到底要不要相信他？“再怀疑我可真的要生气了！柯宾垮著脸不悦的传出“切勿造次”的讯息。

“好吧！纵使黑炎……咳……有点不讨厌小舞，”她就是不觉得黑炎会喜欢她，他前天还讥讽她发育不良呢！怎么可能一个昼夜间就变了样。“小舞

却未必会不讨厌他。”他是“青焰门”的“炎皇”哪！开玩笑，委身于“青焰门”耗掉近十年的青春岁月已经够多了，她可不想赔上一辈子。

“你能不能不要说得那么不顺口，直接把『喜欢』这两个字带进句子里。”柯宾感叹的吐了一大口气，他原以为长老和“太上皇”那两关已经够难过了，没想到小舞更固执。可怜的少爷，他的感情路真是崎岖坎坷。

“嫁给炎少爷有什么不好？”唉！少爷喜欢上这种迟钝的女人也真够受的。

“当然不好！不自由、不能随心所欲、不能到处乱逛……”数著数著，奇怪！八字都没个影，怎么就论到婚嫁了。“反正就是不自由！”她下了结论。

“你没试过，怎么知道不自由？”柯宾急了。

“一试就完了，你怎么这么笨。”她也烦了。

“你不给少爷一次机会就否定他，实在太不公平了。”他振振有词，气愤不已。

“一失足成千古恨，你懂不懂？”万一她真不幸喜欢上黑炎，岂不是得悲惨一辈子了。

“慢著……有没有搞错？听你的口吻好像真把我当小舞在说教耶！”难怪她总觉得不对劲。

你本来就是小舞！柯宾没好气的瞪著她。若不是炎少爷一再交代不可当面揭穿她的乔装，他岂会这么轻易放过她。

“我只是心急，”他激动的拉著小舞，“雨，你帮我劝劝小舞，要她接受炎少爷的感情。”“免谈。”快刀斩乱麻，省得他日春风吹又生。“而且我早说过等红妆宴告一个段落，就要退出青焰门；既然退出，我就不想再理这些是是非非。所以一切免谈，你自己去找小舞说。”如果他找得到的话，小舞邪笑。

“找小舞？！”这不是摆明了刁难人吗？亏她说得出口。

“好啦，柯宾，人家皇帝都不急了，你这太监乾著急又有什麼用？不如放轻松点，走，陪我打网球如何？”面对她那灿烂的笑容，柯宾实在无法拒绝。

照片，哪里有照片？小舞趁黑炎洗澡的时候偷偷摸摸溜进了他的房间。在那些借住的日子里，她当然有些了解黑炎的习惯和作息。

就像现在，时间刚好十一点整，每天晚上他都差不多是这个时候洗澡，所以她贴在墙壁上很努力的听出他进浴室关门的声音，才掂起脚尖轻声的混进他的房间，搜著他丢置在椅子上的长裤。虽然表面上她对柯宾的话不予置评，可是实际上她却好奇得要命，直想探个究竟。所以，她来了，她混进黑炎的房间干这种偷鸡摸狗的勾当。她甚至有点看不起自己。

有了！小舞抽出皮夹，心跳加速，抖著手摊开它……。她差点惊呼出声，照片里的人真的是她！

柯宾没骗她。她十分惊讶的抽出照片，想看个仔细。夜行衣，这身装扮一定是她准备溜出去疯的时候穿的。是谁那么高杆能够把她拍得这么自然、美丽，毫不做作？好喜欢这张照片，小舞温柔的抚这护贝的表面，很自然的翻过背面看著。天！这苍劲有力的字是黑炎写的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他那种人会用情这么深，对她一往情深，无心再追寻别的恋情，无法再爱上别的女人吗？她眨眨湿濡的睫毛，讶异的发现手上的水珠。眼泪，好

久不见了。

她为什么会觉得很难过、很舍不得，所有埋藏在心中的情感全都涌现了呢？唉唉唉，心好乱、好乱，负担好重，早知道就不该偷看的。轻巧的把照片归还原位，小舞百般苦涩的责怪柯宾。他一定早就看过后面的字，真贼！她有气无力的叹著。

承认吧！阙舞雨，你真的被他抓住了。早在他细心的为你上药，为你挡去雷声之时，你便渐渐的喜欢上他了。为什么抗拒著他？不过是因为他显赫的身分使你却步罢了，你早在不知不觉中爱上这个反覆无常的怪家伙了。

难道爱恨真只有一线之隔？她并不恨黑炎，可是她讨厌为他选妻，讨厌因他而困坐愁城，讨厌他惯带的讥诮，讨厌她为他所受的一切……她有这许多的讨厌他，是不是表示她正因为这些因素而慢慢被他吸引呢？“『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人最笨了。”她低喃，理智和情感不停的交战。她很想放任自己勇敢的去爱他，可是她不喜欢他的身分，也不愿意面对可能的束缚与责任，她是个逃避现实的人。

黑炎只圈了条浴巾，抓著条毛巾擦著湿发，心不在焉的走出来，闭著眼睛神色自若的游走在自己的房间内。坐在地上犹烦恼得不知如何是好的小舞，当然看到几乎裸著身体稳健的直朝她踩来的黑炎了，眼看他就快踩到自己，她实在懒得提醒他。或许这一踩能把所有的烦恼都解决也说不定，她学他也闭上眼睛，任凭命运摆布了。

“你坐在这里干什么？”黑炎及时煞车，不悦的吼著。

他老是对她大眼瞪小眼的，这种人怎么会写出那么深情的诗句呢？她实在好纳闷。

黑炎弯身抱起她，颇讶异她没有反抗的乖乖坐在床上。“刚才不是才换药吗？”这回似乎多了那么点担心。

“我很好。”想起那几句诗词，她的心不由自主的又给揪得好紧。“黑炎……”为什么这么看他？黑炎向来冷静的心“卜通、卜通”急速的跳动。

“不要这样看我。”他严厉的说著，不想她用这么温柔又似多情的眸光看著他，他已经无法自抑了。奇怪，她不是一向很讨厌他吗？“黑炎，你有意中人吗？”她头一次用温柔的语气对他说话，也头一次任由心里那股爱慕自由的奔放。是因为照片的关系，让她不得不正视自己的情感吧！

“你问这个做什么？”不能再看她了，黑炎转过身背对著她，极力控制的握紧拳头。

小舞拾起他遗落的毛巾，跪起身帮他擦著湿发，“你有病啊！什么天气还逞英雄。”嘴上是不舍的骂著，心里却是好甜蜜的享受著这种难得的温馨。

“不。”黑炎无力的抗拒。

“要。”小舞坚决的擦著他的头发。

“别闹了。”“偏要。”她到底怎么了，难道不知道他的忍耐已经到极限了吗？黑炎松开紧握的双手，缓缓的覆住他头上的那双小手后，急急的转过身，不顾一切的猎取她的唇，火热、纠缠的熨烫她的肩、她的脸，饥渴得像是饿了几千年的人。

她想……想成为他的。小舞十分肯定的回吻他，明确的传达出她的意愿，温柔的搂著他；这一刻她只想单纯地沉溺在两人的世界里，不考虑未来，将一切都留给明天吧……“你不后悔？”黑炎拉开小小的空隙，困难的抵著她的唇，鼻息浓重的问道。事已至此，他能容得她后悔吗？“不！”她坚定

的摇摇头，然后身子徐缓的向后仰，柔柔的拉下了他。

即使现在她要后悔，他也没办法回头了。这一刻，他已经等了一辈子，绝不想再放开；他要她成为他的，迫切的需要。有了她，他的生命将呈现完整，再无缺陷。

小舞温柔的承受他的重量，回报以深情的搂著他。她有丝羞涩却毫不畏惧，因为她知道今晚将是自己告别少女时代，蜕变成女人的重要日子。

你侬我侬，钗煞情多；情多处，热如火……没有雷声，没有雨声，这个花好月圆的晚上，有的只是两情相悦的呢喃爱语。

第九章

台湾，台北“天啊！我真不敢相信你会这么做！”纪莎蓝笑岔了气，拚老命的糗著好友。“咱们四人里面就属你最保守了，没想到……哈哈！”泪水溢出了她的眼眶。

龙游浅水遭虾戏，悲哀啊！

“你够了没？做人要懂得适可而止，不要得寸进尺。”躺在大红沙发里，恢复女儿身的小舞，慵懶的伸直紧裹在牛仔窄裙里洁白无瑕的美腿，漫不经心的伸展娇躯，台湾的天气就是比温哥华潮湿许多。

“小舞，如果说舒荷是属于后知后觉的人，你就是不知不觉了。”她仍不在意的放肆狂笑，“高中时，你们两个对感情的事一向最迟钝，不像我和裴絮，我们是先知先觉者。”“对啊，你们是花痴嘛！”谁教她从自己到达后就一直笑到现在，她已经够烦了。

面对她的侮辱，纪莎蓝非但不以为意，反而笑得更大声了。“出口伤人了，哈哈！小舞，你八成真的爱上你家头子了。”“又不是强盗，什么头子。”烦躁的躺平在沙发里，她目光迷蒙的向好友求救，“莎蓝，我拜托你，别再笑了，我特地跑回台湾不是来供你消遣的，是要你帮我想法子。”“想法子？！哪有什么法子好想，谁教你无缘无故睡了人家以后就开溜。”她逗著。

“这下子你可得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以防人家杀上门来了。”“我睡了他！”她狠狠的瞪著不知死活的纪莎蓝，“有没有搞错，你说得好像我平白占了他便宜。吃亏的是我，是我耶！你多年的挚友，生死相交的『四剑客』之一。还有，能不能请你遣词用字文雅一点？”睡！多难听的字眼。

“好好好，是是是，小女子这就改进。”正经八百的纪莎蓝，美艳的脸上满是小心翼翼、看似同情的笑容，不敢再惹火她了。“你真的爱他？”“嗯……大概吧！”好迟疑、好矜持的中国女性。

“唔……”纪莎蓝差点又笑出来。在小舞火辣的怒视下，她很识相的抿紧笑意，把已经涌上喉头的笑声一古脑地给吞了进去，差点呛死。

“好吧！我们的阙舞雨小姐有那么一点点喜欢那个鼎鼎大名的黑炎先生……”她小心的看到好友满意的点头，才敢继续，“而黑炎先生适巧又有那么一点点喜欢我们小舞小姐……奇怪，这样不是皆大欢喜吗？你还有什么好苦恼的。”“莎蓝”她眯起眼睛，冷冷的瞅著她。

“好吧，好吧！就算你不想继续待在青焰门好了，你为什么把你的想

法告诉黑炎？他既然爱了你五年，就表示他是个很坚持、很固执的男人，我想这种人绝不会坐以待毙，等你想通了以后才行动的。”纪莎蓝总算有些同情好友了。

“他又没有说过喜欢我。”她满脸不悦。

“他没说过或表示过？”纪莎蓝有点讶异。这人不是找小舞找了好些年了吗？“没有！”小舞不情愿的答著。“要不是我偷看到照片，根本就不相信柯宾所说的一切。”黑炎真拙！纪莎蓝无奈的暗笑。“好啦，好啦！既然都已经献身了，想那么多也无济于事。不过你也真是的，一声不响的溜回台湾，你不担心黑炎抓到你以后会怎么对付你吗？”小舞实在太大胆了。

事实上，如果关于“炎皇”的传闻没错，小舞根本就别想溜出他的手掌心。他真如外传的是个阴狠、冷漠、做事不择手段的人吗？恐怕是的。过去亚洲几个大帮派因世代交替的关系，械斗频传，若不是人称黑道仲裁的“青焰门”出面干涉，这会儿说不定道上早已腥风血雨，人人自危了。

而“炎皇”目前是“青焰门”的掌理者，这种人若没有魄力、行动力，恐怕就不会赢得这个尊称了。

唉！小舞谁不好惹，偏偏去惹上这么一号难缠的家伙。

“我已经够提心吊胆了，你能不能说些比较有营养的建议？”自从那天早上匆匆忙忙的离开黑炎后，她就一路直奔台北，不敢稍作留停，深怕一个逗留就给逮著。

“面对现实吧！你以为以青焰门目前的能力会查不出你潜逃至哪里吗？”纪莎蓝实是求是的摆摆手，“更何况你们阙家又有一套独门的情报系统，再加上阙家人锲而不舍的追踪精神，我看你还是弃械投降算了。”“你怎么老泼我冷水。”她嘟高嘴不服气的丢开手上的红萝卜，“放心啦！这次我敢打赌我家那三个情报员找不到我。”“才怪！”她不信。

“莎蓝，对我有点信心好不好？”“很难。”阙家那三个人只要联手，绝没有查不到的事。“就算你再怎么故怖疑阵，他们不消三大就能够嗅出你的藏身之所，而且可能联手卯起来揍你一顿。”“不……不会的，如果黑炎没告诉他们我偷溜的事，他们就不会发火了。”说真的，她那三个哥哥如果真的联手对付她，她绝对会死得很难看。

“你既然在利用了人家之后逃得无影无踪，人家又何必为你保密。”纪莎蓝残忍的提醒她。

莎蓝真的一点都不留情面，唉！真是交友不慎。

“我……我只是需要一个人独处，厘清一下思绪，并不是真的……想逃。”她轻喃。当时她脑中一片空白，只是想好好的思索一下她和黑炎之间的纠葛，谁知道会就这么飞回台湾了。

“小舞，我不懂男孩子的想法，可是每个人的个性不同，有的人擅于花言巧语，天生长袖善舞；偏偏就有些人呆若木鸡，宁愿一辈子隐藏自己的爱意，死也不肯向对方透露。”唉！她哥哥浪平对小舞不就是如此？现在可好了，爱了这么久，人家已经捷足先登了。

“莎蓝，你怎么咬牙切齿的？”她好像很生气耶。

感情这种事是勉强不来的，她又怎能要求小舞去爱浪平哥呢！

“没有，我只是希望你想清楚点，不要一味否认他人，自由真的很重要吗？”她挑高眉头，好笑的眨眨眼。

“唉！你不懂。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小舞好感叹。

“敢情你是被关在铁幕里太久了。”“反正我不能嫁给黑炎，因为我不是老人们挑出来的红妆新娘，而且我对炎后的位子也没兴趣。”甚至敬鬼神而远之。她在心里补充一句。

“这事恐怕由不得你了。”莎蓝哈哈大笑，“不过，你敢一声不响的偷溜掉已经很令人佩服了。”“事……事实上我……”她清了清喉咙，“我留了一张纸条……”和“青焰带金”耳环。小舞不习惯的看著光秃秃的手指，那只耳环生死与共的附著在她手上也近一个月了，现在突然取下来，还真的有些不习惯。

不知道黑炎看到纸条和耳环后会不会生气？耳朵好痒，从抵达台湾后，她的眼皮就直跳个不停，好像有什么不好的事要发生似的。

“留纸条？”这不像小舞的风格嘛！“你写了些什么？”她著实好奇。

小舞有丝害羞的坐起来，拿起桌上的纸笔，龙飞凤舞的写完，随即目不斜视的直瞅著桌面，笔直的将纸条递给纪莎蓝。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她吟完，竟然前仰后合的笑弯了腰，“小……小舞，我保证黑炎一定不会放过你的。”她不留纸条还好，这一留下场更惨。黑炎这个刚硬不屈的男性怎么可能接受拒绝？所以，小舞这下惨了，哈哈……“你！”顾不得窄裙的活动范围有限，小舞起身朝好友踢去，犹笑得不可自拔的纪莎蓝则是不在意的一面笑一面躲。

两人你踢我躲的，倒也挽回了不少流逝的青春岁月。

“别跑，我就不信你躲得过我。”小舞阴阴的测量著所在位置到木门的距离，纵身耍了记回旋踢，却不料木门正悄然打开，她的脚稳稳地命中来人的脸部。

纪浪平被突来的美腿给踢得头晕目眩，当场流鼻血。

“浪平哥！”小舞好愧疚的蹲在他身边，拉著袖子拭去他的血。“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本来我是……”“没关系。”只要是小舞踢的，他情愿用生命去承受。“小舞，你好……好久没来了。”他深情流露的看著直逼近的俏脸。

本来还担心她哥哥会不会有脑震荡之度的，这会儿只见他直勾勾、贪婪的偷觑小舞，纪莎蓝便知她这位斯文、正攻读硕士班的哥哥已无大碍了。

“小舞，你真粗鲁。”纪莎蓝弯著身子取笑著。

“哪有，我的动作很轻盈，根本不会有流血事件发生，是浪平哥太弱不禁风了。你看！

他的皮肤比我还白嫩，根本是个典型的书生嘛！”她为自己抱不平。

被小舞批评得一无是处的弱书生，警扭的警了眼妹妹，要她少说话。“莎蓝，小舞不是故意的，别再说了。”“还是浪平哥了解我。”小舞笑嚙嚙的瞧著他，“浪平哥，你现在知道我鞋子穿几号了吧！”“鞋子？”他不明白。

这个书呆子！纪莎蓝感叹。

“这里啊！”小舞在他的脸上轻轻的画出个鞋子的形状，“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了。”“小舞，别再戏弄我可怜的哥哥好吗？”她拉起小舞，将她拉离开她哥哥远远的，“我哥哥还在读硕士，你想把他的脑袋踢笨啊！”“什么？！他还没毕业？怎么读那么久？”纪浪平的脸红成一片，好可怜的欲辩无词。

“他才读一年而已，我的小姐。”只有她哥哥这么老实、木讷的人才会被欺负。奇怪！

一样是爸妈生的，他和她的个性怎么南辕北辙，差别如此之大。

“呵呵呵，浪平哥的脸又红了，真好玩。”没见过男孩子这么会脸红的。

这个感觉迟钝的大白痴！纪莎蓝没好气的拿起皮包，“我要去看你二哥那房子装修的情形，你要不要一起去？”“我又不是飞蛾，怎会自投罗网。”她摇头。“对了，那间泡水的房子装潢得快好了吗？”“下次如果你再捅出这种楼子，我绝不再帮你收尾了。明知道我和那个超级洁癖合不来，还教我做这种苦差事。”她忿忿不平的话里有太多的抱怨。

“对不起嘛！我二哥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除了你，根本没人敢接这个工作。你若不帮我，我一定会死得很惨。”谁教她没事跑去试他那幢别墅的防火系统，结果把那间别墅弄得惨不忍睹，水淹得半天高。

“知道就好。”她冷冷的睥睨她，“你二哥又砸掉我设在主卧室的镜子了，如果他再不妥协，我一定会教他好看。”“又砸了，第……第几面了？”唉！真固执。

“第三面了！”她的忍耐已到达底限，准备施展高压手段了。

“你就不能退让点，别坚持在他的卧室装镜子吗？”是她理亏在先，实在不得不低声下气。

莎蓝的牛脾气也不是盖的，明知道尚火哥因脸上的疤，尊颜严重受创，所以将镜子视为大忌，她却偏要将镜子纳入她为他的别墅设计装潢的蓝图里，而且刻意在他的主卧室装了面特大号的镜子，分明是故意激怒他嘛！难怪从装潢至今已经快三个月了，那间房子的内部摆设仍斑斑驳驳毫无进展。他和莎蓝更是三天两头为了这件事找她抱怨，极能愤怒的威胁她。

上次尚火哥还暴怒的直嚷著要宰了莎蓝，唉！照这种情形看来，两败俱伤是在所难免了。

“免谈，如果他不能尊重原创精神，只有另请高明。”她绝不妥协。

“好，请勿动怒。”如果莎蓝一怒之下，像上次一样闹罢工或一走了之，她可就惨了。

“我会和家兄沟通一下。”“最好是如此。”纪莎蓝随后嘟哝，“一道疤痕而已，又不是什么要命的事，这么死要面子。”她的话声里掺进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柔情。

如果他能这么想早就天下太平了！兀自烦恼不已的小舞并没有发现莎蓝眼中闪过的感情，“你等下去别墅，不能告诉尚火哥我来台湾的事哦！”

“好。”提起包包，她好笑的拍拍仍呆呆的站在客厅盯著小舞的男人，“哥，爸和妈不在，你可要尽地主之谊，帮我招待一下远方来的娇客。”“别担心了，浪平哥会请我吃顿丰盛的晚餐的。”她食指大动，想起士林夜市里的台湾小吃。“我想吃麻辣火锅。”嗯，辣得大快人心！

纪浪平只是一迳附和的傻笑，看得纪莎蓝频频摇头，“哥，把握良机，有话就坦白的告诉小舞，不然就后悔莫及罗！”她低声奉劝完即摆摆手，准备赴战场了。

“莎蓝，”小舞讨好的笑得好甜蜜，“麻烦你口下留情，不要再惹我二哥生气了。”每次他一生气，头一个算帐的人一定是自己。“他这人有些蛮，你就好心点别再和他拗了。”“办不到！”砰！门好大力的阖上，差点震碎她的耳膜。

唉！这对旗鼓相当的烈火冤家战鼓频传，到最后不知鹿死谁手？“小……小舞，你肚子饿了吗？”纪浪平仿佛看够了，斯文的打断她的冥想。

“浪平哥，你不说话，我差点忘了屋子里还有人呢。”小舞展开笑靥，开

怀的望著他。

莎蓝真好命，有个这么斯文的哥哥。“走吧！我肚子饿了。”她勾起他的手，饥肠辘辘的拉著他觅食去。

明明知道小舞的动作是出于自然，纪浪平的心仍不免悸动不已。

“炎少爷，你不先去青焰山庄休息吗？”柯宾从车里探出头，朝车头问著第N次的废话。明知道他不会回答，他就是忍不住想提醒他，人除了生气还有吃饭、睡觉等其他事，因为这些事他显然忘了。

他得到的回答果然还是静默。

沉默得太恐怖了，柯宾不得不为小舞感到忧心忡忡。从小舞留下纸条出走开始，炎少爷只开口下达命令要他们在一天之内找出她的行踪，其余的时间他一逢沉著脸，闲话也不多说一句。唉！炎少爷的话本就已经够少了，这两天加起来竟没说超过三句话，实在沉默得太吓人了。

根据调查，小舞在今天中午抵达她的好友纪莎蓝家，一个小时前和纪莎蓝的哥哥纪浪平去士林夜市吃火锅了。

她应该快回来了吧！柯宾望著前方约一百公尺的纪家，一幢很雅致的小洋房。看著看著，他不经意的瞄到后视镜里映出远方的一对情侣。

如果炎少爷真能和小舞有结果的话，一定会比这对情侣还快乐、幸福吧！柯宾欣羡著……不对啊！那个女孩的身影越看越眼熟……她不就是……？！柯宾望向坐在车头的人，希望他没看见，可是太迟了，他的头已经被那清新、悠扬的笑声给吸引，改换了方向——惨了！看到炎少爷挺直原本半坐的石化身躯，柯宾恨不能立刻化成泡沫消失飘散在空气中，免得里外不是人。

唉，可怜了那不知死活的小舞……“浪平哥，你喝完了没，冰块可不可以给我？”看不出来他这般斯文样，食量却大得惊人，一杯重量杯的可乐不到三、两下就喝光了，真吓人。

“当……当然好。”她的眼睛好亮，整个人神采飞扬的样子好漂亮。“你还渴不渴？”他把冰块倒给她，顺便比比她手中特大杯的可乐。

她摇头，“我最喜欢吃这家火锅店的麻辣锅了。”好满足，呵！

“我……也是。”他就是无法很流畅的对答，毕竟小舞是他暗恋已久的人啊！

“浪平哥，你的结巴好像一年比一年严重。”她笑著。“上一次见面时已经很严重了，怎么这次更糟？”“我……我……我是……”他喘著气，清秀如小男生的脸上慢慢的爬上红晕。

“真的很糟。”她担心的瞅著他，“浪平哥，你有没有意中人？”他突然绊了一下，幸亏小舞及时拉著他。“小心！”“你……你怎么突然问我这……这个问题？”纪浪平脸红得跟关公似的。难道是她终于发现他对她的感情了？

“我只是想了解一下男孩子的想法。”黑炎从来不曾向她诉过情，他到底都在想些什么？他真的喜欢她吗？“有没有？”“有……有。”他好艰辛的吐出话。

“真的吗？”看他木讷、内向的个性，她实在好替他担心。“你曾向她表白过吗？”这下他就真答不出来了，只能不断的摇头。

“没有。”她挽著他的手臂，缓缓的走著，嘴巴抵著可乐杯，开始研究男性的心理。

“有没有想要向对方表白？”仍是摇头。

“为什么？”要命的男性自尊！

“因……因……因为……说……说不……出……口。”好不容易说完了，纪浪平松了好大一口气。

“说不出口！”他的结巴好像越来越厉害了。小舞斜睨他，“你若不告诉她，她怎么会明白你对她的心，又怎么会知道你在喜欢她？”太专心于她的研究，小舞没留意到对面阴影处有一双阴沉沉的眼睛正一瞬也不瞬的盯著她和她的同伴。

“我……我……”想起莎蓝临出门前的叮咛，再加上小舞的鼓励，纪浪平不禁信心大增。

“别犹豫不决了，要拿出勇气啊！”小舞拍著他的背替他打气，“我相信以浪平哥的条件，绝不会被拒绝的。”“你……真的这么……认为？”为什么在补习班他可以滔滔不绝的授课，偏偏面对她时，就会惊惶失措。

“到了。”小舞挽著他站定，然后好妹妹似的点头，“浪平哥很温柔、体贴，绝对会是个好老公的，不知道那个幸运儿是谁？”严格来说，浪平哥称得上是一表人材，只不过稍嫌单薄了些。或许是因为他是个老师，所以比一般人多了那么点书卷味，不若“青焰门”那些阳刚、充满男子气概的血性汉子，即使冷漠如黑炎也是如此。

同样是男人，差别竟是这么多。

纪浪平就这么凝视著她，眼底的爱意越堆越高，“真的？”“没有结巴耶！”她笑著又打气似的拍拍他的背，“好现象，加油！”“小……小舞。”他必须拿出勇气表白这份隐藏多年的爱恋。

“别担心，你一定会成功的。”小舞仰著头笑得好灿烂。

“我……我是……”又开始了，唉！

“不能结巴，不然成功机率会减半哦！”小舞“咕嚕、咕嚕”大口的灌著可乐，按著好过瘾的挑著冰块。

“我……我想……”他真的好害羞。“浪平哥，有话就说，不要吞吞吐吐的，我听了有些……”“小舞，我喜欢你！”他突然鼓足勇气大吼。

“嘎！”咬著冰块，她瞬间定住了。

“我……我爱你，你……愿不愿意嫁给我，让我……让我有机会当你的好老公？”他豁出去的搭著她的双肩。

他喜欢、迟迟不敢表态的对……对象就是她！天啊！她到底做了什么好事？为什么她会迟钝得没发现他眼底那两簇迷恋的火花？为什么她要鼓吹他？这下真的把自己逼得进退维谷了。

柯宾不敢看的闭上眼睛，这下任谁也救不了天使了。

够了！他看够也听够了，她竟敢亲热的挽著别的男人的手，鼓励别人向她示爱？！

“小舞，我对你是真心的，我会疼你、爱你一辈子，你愿不愿意给我这个机会？”那个笔直朝他们走来的男人怎么满脸怒气？他不认识这号阴森森的人物啊！

背对著马路，此刻正烦躁不已的小舞，没有发现纪浪平越过她头顶的视线，当然也就不可能发现气冲冲朝他们快步杀来的黑炎。

“我……我……我……”“她不会嫁给你。”黑炎拍开他搭在小舞肩上的手，将小舞揽进怀里。

“黑……黑炎。”老天，别又来了！她战战兢兢的抬起头，随即又很快的低下头，他看起来好生气！

“小舞，你认识他吗？”和黑炎的气势比起来，他硬是矮了一大截。

“我……”她张口欲言，却被怒气冲天的黑炎给打断，“老实回答。”“认识。”她赶紧说。

“他是谁？”“他……”腰间的手一紧，小舞就知道她若答得不恰当，就得自理后果。“他是我的……呃”她停顿了。

“你的什么？”虽然纪浪平已经从黑炎的眼里得到答案，但是他仍坚持要听到小舞的回答。

“说！”黑炎吼著。

“别吵，我还在想。”这人真莫名其妙，从来也没向她表示过什么，充其量也不过和她有过一夜情，这样就算爱人了么？恐怕不是吧！可是又不能告诉浪平哥黑炎的真实身分，免得吓坏了这个善良老百姓。那么黑炎到底算她的什么人？“这事还需要想吗？”黑炎不敢相信的咆哮，她到现在还不明白他的心！

不好，浪平哥的脸色发白了。“他是我的老板啦！”也算是了。她总算找到一个适当的答案。

“老板？！”是柯宾的笑声。

“柯宾，闭上嘴巴。”她惦脚尖，越过黑炎的肩膀，不悦的吼著。

“小舞，他真的只是你的老板吗？”纪浪平怀疑的瞧著黑炎放在小舞腰间的手，他的占有欲是那么强烈，怎么可能仅是上司对下属的关怀而已。

“你敢答是？”黑炎怒道。

“本来就是。”小舞也火大了。今晚真是一团糟。

“这位先生，希望你不要强人所难。”纪浪平为心爱的女人出头了。

“给我闭上嘴！”黑炎冷冷的瞪了他一眼。

“浪平哥，对不起，他的脾气不太好。”他以为他是谁呀！竟敢用这种口气对浪平哥说话。

“何止不好而已，”他冷笑，“必要时我还会动手。”“他是小人，浪平哥，别理他。”小舞不得不适时插嘴，不然拳不能打、脚不能踢的文弱书生就可怜了。

“你也闭嘴。”开口、闭口全是浪平哥，她一点都不知道他听得有多难受。真是凶暴。

“小舞，我看还是叫警察来好了。”纪浪平伸手要拉她，却被黑炎的冷眼硬生生给瞪了回去。

“不！”她惊慌的叫了声，“呃……不必了，我想他有公事要问我，所以……”“我们是有一笔帐未清。”黑炎懒得再和他废话，搂著小舞转身就走。

“小舞……你真的没事……”纪浪平不放心的跟在后面。

“没事。”她想看她，被黑炎给搂得死死的，连动一下都有困难。“我会打电话给你们的……”她话都还没交代完就被硬推上车。

柯宾一见她和黑炎上了车，那开车的速度可快得惊人，他甚至不用黑炎指示哩！

“柯宾，谢谢你动作这么快，让我连再见都没来得及说。”她挖苦的移向门边，不愿离黑炎太近。

柯宾但笑不语，识时务者为俊杰。

“有什么话，到了山庄以后你可以尽情的说。”黑炎抓过她，直直的瞪进她的心坎里，瞪得她心底发颤。

“哪个山庄？”其实她心里有数，“青焰门”在世界各地所拥有的产权、房屋，不都是以“青焰”为名吗？“台北的青焰山庄啊！雨，你的记性真差。”这个柯宾倒很乐意回答。

“你叫我什么？”小舞看著身上的装扮，短裙和运动衫，这是道地小舞的装扮啊！

“雨啊！”柯宾笑著。

“你早就知道了。”从他得意的奸笑里，不难得出答案。她撤回视线，恨恨的瞅著黑炎。过分！说话不算话，竟然告诉柯宾她的真实身分。

“别瞪了，事实就是如此，再瞪也改变不了你就是雨的事实。”柯宾坦率的大笑。

“娃娃脸，你没格，竟然骗我！”他那天跟她说那堆话时，一定早就知道“雨”是谁了。

反常的，柯宾这次竟然没生气，还有些得意。“纯属不得已。”“别理她，快到青焰山庄。”为了找她，他已经两天没好好休息了，他得储备足够体力，才能好好的和她算帐。

想到“青焰山庄”里还住著一个火爆的哥哥，她就没心力去计较柯宾的所作所为了。

“我能不能不去？”她一定会被尚火哥给打死的。阙家人最重视的便是“青焰门”了，要是他们知道她不告而别，而且打算脱离“青焰门”，一定会杀了她的。

“怕了？”黑炎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你有没有告诉我哥哥们这件事？”小舞好担心的拉著他。

“你说呢？”她活该提心吊胆，才能体会他这两天是怎么过的。

小舞气岔的瞪著闭上眼睛不问俗事的黑炎。

第十章

她为什么得乖乖的陪他躺在床上睡觉？一直到翌日清晨，她好舒服的窝进他的怀里，慵懶的伸展四肢，左手不小心撞上了黑炎布满细须的下巴，直到他下意识的抓住她的手，然后低头给她个要命的早安吻，她仍在质疑。

基本上，她已经无法再骂他色狼了，因为她更色，是她勾引他，然后春风从此，便薰梅染柳了。老天啊！好个让人脸红心跳的绮丽时刻。

黑炎越吻越上瘾，竟然沿著耳朵、鼻子、颈项一路往下延伸。

“你.....你.....干什么？”她含糊不清的推拒著他不安分的双手。“现在是大清早耶！”对黑炎而言，爱她从来是不需分黑夜或白昼的。爱就是爱，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也不加任何附带条件。

“大清早又如何？”他撑著身子，缓缓的叠上她，将全身的重量都交给了她。

“不……不适合剧烈……运动。”她全身通红的垂下视线，不敢直视他。

“是吗？”黑炎好笑的勾起她的下巴，深情的覆上他的答案。

于是乎，柔和的春风轻轻地吹呀吹，缓缓地吹动树枝头，渐渐地抖落一地愁……激情过后，当真什么烦恼都没了。

小舞娇羞的偎在黑炎的怀里，允许自己暂时沉溺在两人的世界里，快乐的品尝这幸福时刻。

可是偏偏就有人会杀风景……“该算帐了吧！”黑炎搂著她坐了起来，不慌不忙的抓起自己的衬衫替她穿上，自己则随便的套上长裤以示公平。

身无寸缕的她太迷人，令人怦然心动，面对这么性感的她只会让他想搂她、爱她，根本无心秋后算帐。

“为什么你不把衣服穿上？”她指控。

“等我先把你的问题解决完后，再来讨论我的。”此刻沉著脸、犹如撒旦的他，再也不是刚才那个温柔多情、一心只想拥抱她的男人了。

哼！说翻脸就翻脸，好无情哪。小舞坐在被单上，光裸的双腿坐成外八字，嘟高了嘴，“我……我又没有做错事。”虽然有些气短，她仍一口咬定。

黑炎冷冰冰的瞥她一眼，“还说没有。”“哪有！”不公平！他可以裸著身子 腰部以上 和她对质，扰乱她的心，她为什么不可以？“你竟然一声不响的偷溜！”终于切入主题了。

“我……我没有一声不响啊！我有留纸……纸条嘛！”真气人！他的身体该死的健美，无一丝赘肉，教她看得两眼发直，口水差点当场淌下来。

“纸条？”她若不提及纸条，他的火气或许还不会那么旺盛。“你留这是什么鬼话！”“中国话啊！你不懂意思吗？”小舞抓过他手中的纸条，忿忿的念著：“『我欲乘风归去』的意思就是……”“如果不想挨打就闭嘴。”她真的以为他看不懂她的意思？“是你自己看不懂的，我是好心想解释给你听嘛！”真是狗咬吕洞宾。

“你偷看过照片了？”柯宾在小舞走的那天早上已经将之前和她的对话都告诉他了，难怪那天晚上她的行为怪异，出人意料的……温柔。

“什么照片？”假装什么都不知道，是否可以延迟处决？黑炎火冒三丈的从口袋里掏出照片，直直的放在她眼前，看她还有什么话说。

“哇！好漂亮的我，你哪来这张照片？”她的演技好得可以得奥斯卡金像奖了。

“唔……好啦！好啦！我不小心看过啦！”老是拿那张冷脸压人。

“背后的字也看过？”他要知道她对他的心，在自己为她付出那么多感情后，他绝不容许她不爱他。

“看……过。”好不容易才逼自己淡忘那种刻骨铭心的感情，他却又提起。

“然后？”“然后？”这回她可就真的不懂了。

“你真的不愤？”黑炎气愤的抓起她的手。

“懂什么？！”小舞生气的甩开他的手。

“柯宾不是把一切都告诉你了。”她竟然能够若无其事的和他打哈哈。

“柯宾？”哦……她总算懂了。“他只是告诉我，有个无聊男子无意中拥有我的照片而已，其他就没说什么了。”大白痴！自己不会表达，要可怜的柯宾为他乾著急。

“无聊男子？”他火大。

“是啊！而且胆小如鼠，比浪平哥还糟。”且不管她会不会嫁他，至少他

也要当面表示一下他对她的感情，好让她更犹豫点。“不要在我面前提起这个人，他不会比我更在乎你。”吃醋的滋味太难受了。

令人惊讶的，他真的有点进步了。看来用浪平哥来刺激他，才能收到她要听的话。

“是吗？为什么我没有感觉。”“你！你明明知道我对你的感觉。”“我知道，怎会不知道？对我厌之入骨嘛！”太好了，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了。

“唉！”

浪平哥对我可好了，他不仅对我一往情深，而且承诺会当个好老公。我就想要这种平凡的老公，可以随时疼我、爱我，处处关心我，不会动不动就摆脸色给我看。”“你不会真的想嫁给那个小白脸吧！”心痛如绞，她不会真的对那个弱不禁风的男人动情了吧！“我对你难道不好，对你的爱难道会少于他？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比我更爱你，为你魂萦梦牵。你这么好动、纰漏百出，除了我，还有谁能保护得了你。”他好激动的吼著，积压多年的怨气一古脑全都宣泄出来。“你难道不知道为了你，我也可以是个好老公、体贴的情人。你以为我守著一张照片五年，为的是什麼？”说好不被他感动的，可以阙舞雨还是忍不住投入他的怀里呜咽不已。“既然爱我，为什么以前不曾听你表示过。”“我有！”黑炎低下头，怒火沸腾的对上她的眼眸。

“什么时候？”她情难自己地轻啄著他的脸，想消弭他的怒气。

“你第一天跑到我床上借宿的时候。”尽管气愤的瞪著她，对她的温存黑炎却很难无动于衷。

忙碌的贴著黑炎脸颊的红唇蓦然停住了，小舞极力的搜寻著记忆，“有吗？”“你忘了！”黑炎愤怒的接替她的工作，温柔的吻上她的唇。

“忘了……”她嚶吟。

“你还答应嫁给我。”虽然这一招稍嫌卑鄙了些，不过为了得到她只好背水一战了。

“哦……”心慌意乱、情欲奔窜……不对！“嫁给他”这几个字缓缓的映在她的脑海里，又大又刺眼，小舞使劲全力推开他，“我不要嫁给你！”“不嫁给我？”他的反应比小舞快多了。

“对，不嫁。”自由对她而言真的太重要了。

“你要嫁给那个男人？”“哪个？”“纪浪平！”这个名字让人痛恨。

“对哦，你不提醒我还真忘了他曾向我求婚。”她偷笑。

“我说过『青焰带金』一旦送出，就不会收回来了。”他再度把耳环套上她的手指，“你是我的炎后，这一点谁都不能改变。”“黑炎，我真的不想当什么炎后，我不想，你听到了吗？”她气愤的想拔下耳环掷回他脸上，抹去他那阴森森的笑容。

“太迟了。”“什么太迟了？”她有股不祥的预感。

“我已经对外公告了。”黑炎好深沉的说著。

“公告什麼？”该死的，他难道不能一次说清楚，别吊她的胃口吗？“公告我的炎后就是雨，也就是阙家兄弟唯一的妹妹——阙舞雨。”他难掩得意的搂著她，低头就覆上她微张的小嘴。

天啊！这下她插翅也难飞了。

“我不……要嫁……给你，听……到了……没，不……嫁。”要闪躲他的嘴唇还要发出不平之鸣实在困难。

黑炎乾脆托住她的头，结结实实的堵住她的嘴。

“雨是女的？”“忠”好惊讶的端详著椅子上的美人儿。

“她是雨？”“孝”啧啧有声的叹了一口气，转身对“仁”说著，“长得好标致。”就这么著，八位老人家开始围著话题人物打转，一面彼此互相交换、探讨心得。

“炎皇要娶她？”“义”的老脸有著不满。

“是啊！他好像很喜欢她呢！”好一对璧人，“爱”的眼里只有那对天地无双的小俩口。

“可是她不是经由红妆宴选出来的，这样不太好吧！”这时，“信”也适时加入了七嘴八舌的行列。

一堆老人为了“炎后”的问题各持己见。

“能不能想法子叫他们休息一下。”被列为本年度最稀有的保育类动物小舞，业经这团长老们评头论足，再加疲劳轰炸后，已经有些体力不支。

她怎么也想不到黑炎如此狡狴、奸诈。好无奈的坐在“炎皇居”的客厅内，小舞快要被一堆惊叹号和问号给淹没了。

“这些老家伙为什么不去雷霆居找尚火哥？”基本上，全世界的“青焰山庄”都划分为六居，所以老家伙也同样拥有自由居住权。“还有，你为什么通知他们来？”她屈起手肘撞著身边的人。

黑炎也被吵得频频蹙眉，“不是我。”他看向柯宾。

“是长老们硬逼我说出你们的下落……”柯宾屈服在他凌厉的目光下，当下招供了。

“原来是你这个内应。”小舞愤然。“为什么我要坐在这里活受罪？”她站起来想藉机偷溜，却被天地间最了解她的炎老大给拉住。

“坐下。”“我不要。”她双手环胸，昂起下巴。

“雨，太好了，再让我们好好的看看她。”支持她的“忠”一把将她拖进是非圈里，“你们看，这姓儿长得多俊啊！我说她配炎再适合不过了。”“我说不好，她没有在红妆帖的名单上，我们如果随随便便的将他们拉在一起，一定会引起轩然大波的。”“义”反对道。

咦？看情形她好像可以利用“长老团”来脱身。太好了！如果长老们极力反对她问鼎后座，黑炎就是态度再强硬也没用。

“对对对，人家会耻笑青焰门没规矩的。”小舞附和的勾住“义”长老的手肘。

她在干什么？黑炎隔岸观虎斗，想看看她又在玩什么把戏。

“我也赞成雨所说的。”“和”好欣赏的拍著她的肩膀，“这娃儿能够识大体，实在难得。”她根本不想嫁给他，当然就识大体罗！

“不成！我顶喜欢雨的，她心地善良，虽然脾气坏了点，可是绝对配得上咱们炎。”“孝”大力声援她。

“不不不，孝长老所言差矣，小女子仅是一介粗鄙的平民，怎么高攀得上炎皇呢！再说本人又没有经过你们的测验，长老们如此轻率的决定，定会难以服众。”如何？她这番话够义正辞严了吧！

“炎少爷，你不阻止小舞吗？”眼见情势就要扭转，柯宾不禁替他的少爷担心了。

“让她说。”他不在意的瞅著唱作俱佳的可人儿，淡淡的笑著。反正他决定的事谁也不能改变，就随她去翻云覆雨吧。

“雨的话不无几分道理，这事的确得经过深思熟虑，不可妄下决定。”
“平”摸著他雪白的胡子。

“对啊！试想，当各位长老们为了红妆宴忙得人仰马翻后，你们敬爱的炎皇不仅没有选上各位长老们为他所挑选的新娘，还随便散播谣言说什么要娶我，这分明是瞧不起各位老人家，向你们的威信挑战嘛！”她现在是唯恐天下不乱。

“嗯……”言之有理，八位长老中有四位脸色凝重，一位深思，两位含笑，另一位则打著盹。

“所以罗，依我说，应该再举办一次红妆宴为炎皇另觅新娘。”然后她就可以到世界各地乐逍遥了。

“炎少爷……”柯宾心急。“没关系。”黑炎仍是悠悠哉哉的。

“红妆宴有再举行的必要。”长老国的权威“忠”开口了。

“我同意。”“赞成。”“没意见。”此起彼落的声音教小舞的嘴巴越咧越大。太好了，经过这番挑拨，她终于快拨云见日了。“忠长老英明！”“炎少爷，这……”“忠自有主张，别担心。”老狐狸，黑炎紧盯著他。

知“忠”者，莫若黑炎也。果然……“这次的红妆新娘只有一个建议人选。”“忠”双眼发亮。

“面试通过。”“孝”了解的大笑。

“仁”也笑了，“口试通过。”“比试没问题。”“爱”和他们笑成一团。

“同意！”其余四人异口同声。只有小舞听得莫名其妙，他们是不是练就了心电感应，怎么什么也没说，就全体通过了？“到底是谁？”真急死人了。

“当然是你。”八个老人一致指向她，新任的红妆新娘由“雨”一人荣膺，免测试，免发帖，他们虽然年逾古稀，思想可是相当开通的，当然不会拆散有情人。再说，炎不自觉对这娃儿所流露的深情实在太明显，由不得他们漠视，恐怕炎也由不得他们不同意吧！

唉！这个孤僻的小子原来早有心上人，难怪他百般推拒举办“红妆宴”。

“我？！”别开玩笑了！“我哪有资格，你们看清楚点，我很野的。”该死的，真想骂三字经。

“你是有个性，这种人最适合炎了。”“义”朗声大笑。刚才之所以不同意，只是应老大哥的要求演了场戏而已，其实他们早有默契不干涉并全力支持炎的决定。

“谢谢大家的支持，请大家等著喝喜酒。柯宾，带长老们去休息。”黑炎的话引发了一片笑声，柯宾更是笑得合不拢嘴。同样是合不拢嘴的小舞只觉得满天星光，而现在还是白天呢！

“很快又可以听到婴儿的哭声了。”小舞听见某一个人这么说着。

“炎要当爸爸了。”太离谱了！

“好快，想想那时候他还在学走路。”这些人哟！又开始在回忆往昔了。

“炎当爸爸后，炙和焰也快了。”面对他们惊人的想像力，小舞快发疯了。

“等太上皇来了以后，一定会很高兴他要当爷爷了。”“什么！”她大喊。可惜那团慢慢移走的老人堆，只顾著作他们的美梦，一点也没听到她的惊呼。你爸爸也要来？”她转向黑炎。

“可能。”“什么叫可能？他到这里干什么，你这个该死的……”“小舞！”推门而入的不正是阙家老大吗？“我就说她太久没修理了。”阙尚火狠狠的瞪著她。

“炎，好久不见。” 阙尚雷朝黑炎点头。

“完了，真的完了。” 小舞倒进沙发里，怨恨的瞅著黑炎。都是他害的！

“都来了。” 刻意忽略那道哀怨的眸光，黑炎开心的分别和他们打招呼。

“嗨！儿子。” 重量级人物都是压轴的。俊朗、高大的黑霆挽著一个中年美妇，笑嘻嘻的随著三兄弟身后走了进来。“小舞，好久不见了。”“太上皇？”小舞不敢相信的跌下沙发。

“她就是炎的新娘？！”美妇人和蔼的朝坐在地板上的女孩笑著，很有精神嘛！

“爸，妈。”黑炎弯腰搂起小舞。

“妈？！”连他妈妈都出动了，他不是开玩笑的。

她没见过“太上皇”的老婆，只知道他娶了三个老婆，大老婆是台湾人，生下黑炎；二老婆是香港人，也是黑炎的妈；三老婆是加拿大华裔，也有一个儿子，就是黑家兄弟里排行最小的黑焰，三兄弟各差一岁。

据说“太上皇”的三个老婆情同姊妹，三个儿子的感情甚笃，甚是羨煞旁人。也不知道传闻的可信度有多高？“霆，她叫我妈了！小舞叫我妈了！”黑炎的妈 冷清雅好快乐的倚著老公，眼眶里含著泪水。

“我没……”“她要嫁咱们家老大，当然要叫你一声妈了。”“我没……”

“日子订在什么时候？”这丫头能嫁给黑炎，也算是三生修来的好福气了，阙尚风当然不反对。

“快了。”“没，我没……”小舞开始连打带踢了。

“小舞很野的，你可别太宠她了，最好能好好的修理她一番。”阙尚火眼带警告的瞥著拳打脚踢的妹妹。

阙尚雷则很郑重的拍著黑炎，“烫手山芋就交给你了。”他看得出他对小舞的心，更何况黑炎已经和他们三兄弟长谈过了，黑炎很爱小舞，他们相信小舞也一定会喜欢上他的。若是他没看错的话，小舞怕早已喜欢上黑炎了。

没错，她是很气他，可是她眼神每当望向黑炎时总会不知不觉地放柔，流露出依恋的光芒。所以，他们这个对感情特别迟钝的小妹十成十爱上黑炎了。

他们三个就这样把她给卖了，小舞好伤心的红著眼眶。

“别担心了，”纵使她极力反抗，黑炎就是不在意的笑著。“我相信我爸妈会很疼她的。”“我会的，她叫我妈妈了。”冷清雅的感动一直无法散去。

“小舞，你没叫我爸爸。”黑霆低头逗她。

“我、不、嫁！”含著泪水，她大吼。“听见没，我不要嫁给黑炎。”然后她好伤心的哭了。“唔……我不要做炎后啦！我……我要退出青焰门。”“别哭。”黑炎不为所动的拭去她的泪水，“你一定得嫁我，而且不可以退出青焰门。”“黑伯伯。”轻柔的女音从门口响起。

当小舞看到来人后，眼泪就忘了要流了。“李洛心！”她太吃惊了。

“洛心，来，你应该认识小舞吧！”黑霆走向李洛心，亲热的拥著她。

“幸会，雨。”迷蒙不见了，小舞甚至可以在她眼底看到调皮的光彩。

“她……你……”比比李洛心，又比比黑霆，小舞的心乱成一片。

“事到如今，不说不行了。”黑霆老奸巨猾的呵呵笑。“事实上，小舞才是我为炎内定的新娘，才是唯一的炎后。”他怎么不知道？黑炎沉下脸，“这该死的究竟是怎么回事？”“炎，别生气，听你爸爸说完。”冷清雅会这么说，表示她也知道内情了。

“你还记得国中时无意中救了我那件事吗？”他问小舞。

“记得。”死都记得，要不是那件事，她也不会落得今天这番田地。

“其实那个意外是我故意制造的。”他坦承。

“什么？”阙家兄弟惊吼，十分不解。

“你是说你故意叫人在我们学校门口……不，在我眼前被追杀，明知道那时候尚风哥刚好会来接我，明知道尚风哥不可能不认得你！”她被设计了。

“也明知道我不会坐视不理，绝对会出手救你？”她愠怒的压低嗓音。

“对，我早就知道雨是女的了。”他意有所指的看著汗颜的阙家三兄弟。

“我也知道你的哥哥们为了保护你，让你过著单纯平凡的少女生活，而刻意隐瞒了你的性别。”“既然如此，黑伯伯又为何强人所难呢？”管他“太上皇”不“太上皇”，他都能卑鄙的骗了她这么多年，她又何必对他客气。

“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哈哈！”黑霆不介意的放声大笑。“当年我是以你救了我为名，要胁火带你进青焰门的，实际上那时我便已经内定你为我的儿媳妇了。而且，我会这么做，也是阙兄交代的。”他眼神锐利的盯著她。

“我爸？！别开玩笑。”她压根不信。

“这事我可以作证，因为阙伯伯的确这么和黑伯伯约定过，要将他的女儿嫁给黑大哥的。”李洛心笑吟吟的开口了。

“骗人！你怎么知道？”洛心竟然变了个人似的，她怎么也无法接受这突来的转变。

看出小舞眼里的疑惑，李洛心笑得好乐。“因为当时我和我爸也在场，不信的话可以找我爸作证。”“等等……我还没问你为什么出现在这里。”小舞都搞乱了。

“黑伯伯知道你会怀疑他的话，所以找我来作证。”伯伯的眼光真好，她很喜欢小舞。

“雨，其实这次我会混进红妆宴完全是伯伯安排的，因为他知道黑炎大哥喜欢你，所以要我卧底探探情形。”幸好黑炎从未见过她，这件事才没有穿帮之虞。

“洛心很尽责，她也很喜欢她所认识的雨。”冷清雅很为儿子高兴，可是他怎么一脸臭臭的。

“你知道我喜欢小舞，从五年前就知道了？”他到底是什么样的父亲，竟可以眼睁睁的看儿子饱受相思之苦，而不动声色。

“老婆，你儿子生起气来很吓人。”黑霆仍是笑著。

“伯伯知道，他说黑炎哥的脾气太倔了，需要再多磨练一段时间，而且小舞姊也还在读书，他不想因为你干扰了她的学生生活。”李洛心彷彿万事通般无事不晓。

原来“青焰门”中最可怕、狡猾的人是“太上皇”。阙家三兄弟能不出声就不出声，免得那个精明的中年人把歪主意打到他们身上。

妹妹就这么做牺牲打了，他们可没有意思再任人摆布了。

“爸，你实在太过分了！”黑炎爆发了，他知不知道他找小舞找得身心俱疲，几欲发狂？“那张照片不会也是你一手安排的吧！”“对！”小舞难得和他一条心，“你爸真是过分。”现在她有点心疼黑炎了。

“黑炎，你不觉得现在才是娶小舞的好时机吗？”儿子的怒气实在教人不敢领教。“老婆，快帮我说情。”帮他说情？她都已经快自顾不暇了。“炎，

你爸这么做是为你好，他想先试验小舞几年，不得已才会这么做的。”“小舞姊，恭喜你了。”李洛心一蹦一跳的笑道。

“恭喜？！我被设计了，怎么可能嫁他。”他老爸这么奸，这种家庭焉能人？而且这种藉口来得真适时。

“小舞，这和我娶你没有任何瓜葛。爸，照片到底是不是你安排的？”如果是的话，黑炎就得小心了。

“也……也可以这么说。”不愧是他的儿子，反应灵敏得吓人。

“爸！”黑炎震怒的狂吼，差点掀了屋顶。

“小舞，麻烦你帮我们平息一下我儿子的怒气好吗？”冷清雅几乎发抖了。

室内的人皆用相同的眼光求著她，盼她能善心大发，救苦救难。

“我为什么要帮你们，黑炎这么可怜被你们设计。”想想他真的白白的苦了五年，等了她五年，爱了她五年，也真难为他有这么狠心的父亲了。不过，她的哥哥们何辜，她怎么忍心连累他们？“黑炎，走吧！我带你出去散散心。”她搂著爆怒的他，却是怎么也推不动。

“小舞，我现在没心情散步。”他愤怒的瞪著那双爱之适足以害之的“仁慈父母”。

再瞪下去，大家就给吓死了。“走啦！”“我说过我没心情，听见了没！”他烦躁的吼著。

“你又对我凶，这辈子别指望我会嫁给你了！”小舞恨恨的跑出去。

“还不快追。”黑霆打铁趁热。

“小舞……”他的委屈到底是敌不过她的怒言，这会儿只见黑炎急急忙忙的追了出去，也顺便把屋裏的阴霾给带走了。

飓风走后，室内的众人无不大大的喘了口气，乃至相互祝贺 劫后余生。

尾声

在南太平洋上有座如珍珠般闪亮的岛屿，那儿的物产丰富，居民和善，风景优美，是个人世间难求的乌托邦，这颗珍珠呢，有个很吓人的岛名，世人唤之 黑岛。

五月的风夹杂著浓郁的花香，徐徐的飘散在岛上，迎风摇曳的椰子树、成群的热带鱼、细细的白沙滩，和绵延至天边的海岸线，这是个道地的热带岛屿，人间仙境啊！

“儿子，下午雷雨将至，要好好把握机会。”黑霆尽力的赎罪，冷汗一把一把的挥著。

冷著脸的黑炎慵懶的躺在木制躺椅中，对于老父的羞愧样视若无睹，仅是淡淡的哼著，“嗯。”“黑炎，”小舞著泳装的姣好身影，远远的从沙滩跑上木屋沁凉的长廊，快乐的靠在黑炎的身边嚷嚷，“海水好清澈，你要不要下来潜水？”“不了，你也休息一下……”她笑了，好温柔的拨著她的长发。“喝些椰子汁。”“差别真多。”黑霆嘟哝著。

“黑伯伯，别感叹了，谁教你这么毒害你儿子。”小舞坐进他们中间的躺椅，接过黑炎递过来的椰子，“嗯，很甜耶，没想到黑岛这么漂亮。”当初要不是见黑炎被欺负得著实很可怜，自己也好心疼，她才不会答应陪他回黑岛散心呢！不过好奇怪，他们来黑岛也有一个月了吧！他反常的绝口不提婚姻，只是每天陪她玩水、散步、捡贝壳，偶尔他会驾游艇带她出海野餐，或者在被她吵得不耐烦时才会好小心的教她冲浪。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不是她渴求以久的吗？黑炎很爱她，从他那经常流露出深情的眼眸，她的的确确感觉到他无时不在的爱与关怀，这点她无法否认，必要时他甚至可以为她牺牲一切，只求与她相伴一生。那么，她到底在犹豫些什么？说真的，这些日子相处下来，她发现嫁给他似乎没有她想像中那么可怕，甚至可以说比以前更自由。这座岛是那么的美丽，岛上的居民又是那么的和善，再多待一阵子，她一定会主动向黑炎求婚的。

“儿子，老爸要回去了，记住我的提醒。”黑霆很满意的看了眼他未来的儿媳妇。

“你爸又在玩什么把戏了？”“没什么。中午又没吃饭了，你饿不饿？”他看到桌上的食物，不高兴的瞪著她。

“我有吃，你看，这只龙虾就是我吃的。”她把剩余的一半抓起来吃，“好吃。”说著，她撕一点点塞进他的嘴里，不好意思自个儿独享。

她那略带红晕的笑脸令人炫惑，他发现自己一天比一天爱她，一天比一天需要她的陪伴，他是那么渴望拥有她，但是她呢？“小舞，嫁给我？”他实在忍不住了。

“也好。”想通了，她要嫁给他，每天在岛上轻松快活的过日子。这不正是黑炎带她到岛上住的目的吗？是啊！既然爱了，就不能只爱一部分的他，这样对他太不公平，自己也太自私了。

“反正你一定要.....什么？”黑炎挤进她的躺椅，将她抱在身上，“你真的愿意嫁给我？”甚至不用使出绝招，她就答应了。

“愿意。”她笑嘻嘻的舐著他的唇，“你不是硬把你的『青焰带金』塞给我了吗？”他如释重负，心中那块千斤重的大石一旦摧毁，那舒服的感觉让人直想欢呼。黑炎竟然真的抱著她转著圈圈大吼大叫。

哟喝！

“你看他是不是疯了？”远远的，一对长发兄弟不敢苟同的摇著头，那酷似黑炎的脸上有双同样冷酷的东方眼眸。

“女人是祸水。”其中一个不屑的揽著兄弟走向自己的木屋。

“黑炎，那两个高高束著长发的男子是谁？”小舞拍拍他。

黑炎停下了旋转的身子，顺著她比的方向张望，“是炙和焰，你没看过他们吗？”不会吧！她来岛上已经一个月了。

“前几天有两个留著长发的男子，莫名其妙的跑到我跟前无礼的上下打量我，那一定是他们了。”黑家人都是这么狂妄的吗？“小舞，他们没有恶意，你就别和他们计较了。”听起来的确像他两个弟弟会做的好事。

“什么没有恶意，你没有见他们那对眼神有多么不屑。”下次再让她看见这两个瞧不起人的笨蛋，她一定狠狠的踹他们几脚。

“小舞，他们将来可是你的小叔，你要爱屋及乌.....”她从没有说过爱他！黑炎欢喜的脸色倏然又变冷了。

“下雨了，快进屋。”没发现异状的她，一迳的拉著他进屋，因为她看到

闪电了，而有闪电就会有雷声。

轰隆！

“小舞，你怎么突然答应要嫁给我了？”他摊开双臂等著她投入他怀中。

“啊——！”小舞躲进他的怀里，被雷声给吓得魂飞魄散。

“你为什么答应嫁给我？”他其实是想问她爱不爱他？可是不知道怎么搞的，话出了口就整个变了。

“黑炎，你若不想娶我就算了吧，何必大呼小叫的，嫌雷声不够大啊？”她又更偎进他的怀里。

黑炎冷冷的拉开她，“不告诉我原因，就别指望我当你的避雷港。”“你——！”她气极了。“不当就不当！”她逞强不到三分钟，立刻弃暗投明了，直拉著他的手。唉！一时的气愤终究敌不过根深柢固的心理障碍。

“还不快说？”“好……啦！”小舞吓得浑身发抖。这个岛上的雷雨比其他地方还凶还大，真恐怖！

看她抖成那样，黑炎不忍心再折磨她，只得认命的将她带入怀里，紧紧的搂著她。

“因为……你可以替我挡去雷声。”她温吞的说著。

“还有呢？”干嘛那副紧张的模样？真是怪人。“你到底想听什么，请直接截了当告诉我好吗？”“告诉我你……对我的感觉啊！”话好不容易说出口了，却冷汗直流。

“什么感觉？不就是爱你罗！”小舞不解的回搂他。

“爱……爱……爱我。”为了这句话，他可以死上一万次。

“废话！”她抬起头白了他一眼，“请不要问这种很白痴的问题好吗？”“再说一次。”他想听，想再品尝一下心中簇拥而上的雀跃、几近窒息的幸福感。

“请不要问这种很白痴的问题好吗？”奇怪，这句话有什么值得回味的地方吗？黑炎差点仰天长笑，“不是这句。”“是『废话』这一句？”“不是！”他在考虑要不要掐死她。

小舞火得忘记雷声了。“到底是哪一句，你能不能直接告诉我！”“就是『爱你』那一句！”黑炎咆哮。

哦……原来这个任性的家伙在闹别扭啊！她恍然大悟。

“笨蛋！”她笑骂。

“你还没说！”他抵著她的脸，一定要听她说。

他是这么的执著，小舞只好说了，而且是好大声、好大声的说了。

“我 爱 你 笨 蛋 ！”她这一记宏亮的叫声不仅惊天地泣鬼神，更狠狠地逼退了隆隆不绝于耳的雷声，逼出了这个执拗男人感动不已的笑容和深情的凝眸。

所以，柔和的春风又开始徐徐的吹送著。

那凉凉的风，凉凉的吹，凉凉的吹啊！

《全书完》

